

心田上的百合花

林清玄

在一个偏僻、遥远的山谷，有一个高达数千尺的断崖。不知道什么时候，断崖边上长出了一株小小的百合。百合刚刚诞生的时候，长得和杂草一模一样。但是，它心里知道自己并不是一株野草。它的内心深处，有一个纯洁的念头：“我是一株百合，不是一株野草。唯一能证明我是百合的方法，就是开出美丽的花朵。”有了这个念头，百合努力地吸收水分和阳光，深深地扎根，直直地挺着胸膛。终于，在一个春天的清晨，百合的顶部结出了第一个花苞。

百合心里很高兴，附近的杂草却很不屑，它们在私下嘲笑着百合：“这家伙明明是一株草，偏偏说自己是一株花。我看它顶上结的不是花苞，而是头脑长瘤了。”公开场合，它们则讥讽百合：“你不要做梦了，即使你真的会开花，在这荒郊野外，你的价值还不是跟我们一样！”

百合说：“我要开花，是因为我知道自己有美丽的花；我要开花，是为了完成作为一株花的庄严使命；我要开花，是由于喜欢以花来证明自己的存在。不管有没有人欣赏，不管你们怎么看我，我都要开花！”

在野草的鄙夷下，野百合努力地释放着自身的能量。有一天，它终于开花了。它以自己灵性的洁白和秀挺的风姿，成为断崖上最美丽的花。这时候，野草再也不敢嘲笑它了。

百合花一朵两朵地盛开着，花朵上每天都有晶莹的水珠，野草们以为那是昨夜的露水，只有百合自己知道，那是极深沉的欢喜所结的泪滴。年年春天，野百合努力地开花、结籽。它的种子随着风，落在山谷和悬崖上，到处都开满洁白的野百合。

几十年后，无数的人，从城市，从乡村，千里迢迢赶来欣赏百合开花。许多孩童跪下来，闻嗅百合花的芬芳；许多情侣互相拥抱，许下了“百年好合”的誓言；无数的人们看到这从未见过的美，感动得落泪，触动内心那纯净温柔的一角。

不管别人怎么欣赏，满山的百合花都谨记着第一株百合的教导：

“我们要全心全意默默地开花，以花来证明自己的存在。”

林清玄，台湾高雄人。连续七次获台湾《中国时报》文学奖、散文优秀奖和报导文学优等奖、台湾报纸副刊专栏金鼎奖等。作品有散文集《莲花开落》《冷月钟笛》《温一壶月光下的酒》《鸳鸯香炉》《金色印象》《白雪少年》等。

创造文艺精品，建设“文化强区”

——在武清区文联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郭宝琴

同志们：

区文联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各位代表的共同努力下圆满完成了各项议程。在此，我代表区委、区人大、区政府、区政协向刚刚选出的文联第三届组织机构的同志们表示祝贺！

过去的五年，在区委、区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区文联组织和全区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我区文化事业取得了长足进步和丰硕成果，成功举办了一系列在全国、全市具有影响力的文化活动，获得了“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全国文化先进区”和“天津市社区文化先进区”、“天津市民间特色艺术之乡”等荣誉称号，为武清加快建设文化强区奠定了坚实基础。在此，我代表区委、区政府向大家，并通过你们向全区广大文艺工作者致以崇高的敬意！

下面，围绕做好新时期文化工作，推动全区文化事业蓬勃发展，讲三点意见：

一、深刻认识做好新时期文化工作的重要性

从国家看，党的十八大把文化建设纳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的总布局，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这既体现了中央对文化建设的高度重视，也给我们做好新时期文化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

当前是武清开发开放、跨越发展的关键时期，我们围绕提升全区发展软实力、扩大全区对外知名度影响力，提出了建设“文化强区”的目标。实现这一目标，离不开文联组织和全区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努力。这就要求我们切实增强做好新时期文化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认真履行好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重要职责，不断提高文化工作水平，为全区跨越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二、文联组织要切实发挥好自身作用

文联和各个专业协会是全区广大文艺工作者的根据地，是政府文化部门与广大文艺工作者的桥梁纽带。文联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直接反映着全区文化工作建设水平。新一届文联组织要在继承和发扬过来良好传统的基础上，进一步解放思想、创新思路、主动作为，努力推动各项工作实现新突破。一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要结合武清发展实际，积极探索具有武清特色的文化品牌活动，把活动办好、办实、办出特色，真正把全区建设发展中的典型、

亮点反映出来。同时，积极开展民间文化交流，推动武清文化走向更广阔的天地，展示武清良好的形象。二是要调动好广大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要利用文联这个平台，尽力为广大文艺工作者提供更多相互切磋、相互交流的机会，取长补短、共同进步，营造有利于优秀文艺人才健康成长、脱颖而出的良好环境，形成各类文艺人才不断涌现、文艺创造活力竞相迸发的生动局面。三是要面向基层搞好服务。要结合文化惠民、文化下乡等活动，团结带领广大文艺工作者深入基层、深入实际，把最好的文化作品送下去，把基层生动、鲜活的素材挖掘出来，形成更加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高质量成果作品。

三、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奋发努力、实现价值

创作生产更多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是文化繁荣发展的重要标志，也是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崇高使命。希望广大文艺工作者牢牢把握时代精神，与时俱进，加强学习，不断更新完善自己，提升自己的思想境界和精神追求，为创造更多文艺精品打好基础。同时，继续支持全区文化事业发展，积极创作出更多符合时代要求、符合群众期待的优秀作品。通过作品反映全区经济社会的新变化、人民生活的新改善，唱响时代主旋律，建设好全区人民的精神家园，为推动全区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加快建设“文化强区”贡献自己的力量。

谢谢大家！

（责编：孙玉茹）

武清区文联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

武清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三次代表大会暨换届选举大会，3月28日在雍阳宾馆召开。200余位文艺工作者欢聚一堂，共谋文艺事业发展大计，新一届领导机构同时产生，副区长李伯怀连任武清文联主席。区委副书记郭宝琴出席会议并讲话。

目前，武清区文联共有8个协会，650多位会员。大会期间，按有关规定和程序，选举产生了新一届文联组织机构，选出名誉主席1名，主席1名，常务副主席1名，副主席3名，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1名，理事50名；选举产生文联各协会领导，其中名誉主席、顾问、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副秘书长共计49人。

副区长、文联主席李伯怀在大会上做工作报告，总结第二届文联工作，并对第三届文联工作做出了部署。区委副书记郭宝琴在大会上讲话，对文联的下一届工作提出了希望，希望广大文艺工作者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站在新时代的高度，开拓进取、务实创新，切实增强发展繁荣文艺事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要通过各种形式，努力创作更多更好、贴近群众的文艺作品和彰显地域特色的文艺精品力作。

（李福菊）

增强凝聚力 彰显影响力

努力实现繁荣发展武清文艺的新跨越

——武清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三次代表大会工作报告

李伯怀

各位代表、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同志们：

全区文艺界盼望已久的第三次文代会，今天隆重开幕了！这是一次重要的会议，是文联工作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一次群英会；更是我区文艺工作者满怀豪情、同心同德、推动文艺工作大发展大繁荣的一次动员大会。大会的主要任务是：认真学习党的十八大精神，以科学发展观统领文学艺术工作全局，总结过去，规划未来，修改《武清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章程》，选举产生区文联新一届领导机构，动员和组织广大文艺工作者，进一步增强凝聚力，彰显影响力，努力实现繁荣发展武清文艺的新跨越，为建设和谐社会，推进武清文化强区建设作出新的贡献。

下面，我受第二届武清文联理事会的委托，向大会做工作报告，请予审议。

过去五年主要工作回顾

过去五年，武清文联在区委、区政府的领导下，在市文联的指导下，积极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科学发展观，认真履行“联络、协调、指导、服务”的工作职能，团结和带领广大文艺工作者，圆满完成了二届代表大会确定的各项任务，为促进我区文艺事业繁荣发展，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营造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

一、抓重点、拓优势，“书画之乡”品牌作用更趋明显

为提高书画艺术水平，相互切磋技艺，从而使书画艺术活动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自2008年以来，武清积极开展和举办书画展览、对外交流、培训辅导全区书画人才等活动，提高会员的艺术修养，助推优秀的书画人才脱颖而出。春节、消夏书画作品展览，“庆奥运”书画作品展，“庆祝撤县建区十周年”书法、绘画、摄影展，北碑巨匠孙伯翔先生回乡汇报展，李洪海回乡汇报展，“卓达杯”书画大赛优秀成果展，“道法自然——刘炳森先生艺术研讨会”，台湾艺术交流总会书画家到武清交流访问，九月画会写生汇报展等专题性书画活动15次，小型展及个展50余次，吸引观众150余万人，全国众多媒体都进行了报道，给予了高度评价。

2009年《书法报》副总编兰干武一行走进武清，对武清书画人才创作的50幅书法作品逐一

点评，并在《书法报》整版刊登介绍武清的书法作品20余幅，而创建于2007年的书法研讨班——“与古人对话”的先进经验也获得了天津市书协的充分肯定，并在武清召开现场会向全市推广，充分显示了书法大区的强劲实力。2010年末，举办了著名军旅书法家李洪海先生回乡汇报展，李先生把展出的70多幅书法精品全部捐献给了家乡，并捐资100万元设立了“坚净文化艺术奖励基金”，用于奖励家乡在书画方面取得成就的艺术人才。2011年，与天津市文联、天津书协共同主办“鲜于璜碑”全国书法名家作品展。包括中国书协主席团成员、各专业委员会、中国书协理事、各省市自治区直辖市书协主席在内的129名著名书法家的优秀作品参展，也是武清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次高规格的展览。展出期间，吸引了包括香港、澳门、台湾在内的数以万计书法爱好者前来观展。引起了《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中国文化报》等数十家省市级以上新闻媒体和专业报刊，以及中华网、人民网、新浪网、凤凰网、文联网、书协网等500余家网站的编辑记者关注，并予以宣传（转载）报道。

这些独具特色的活动，形成了武清的文化符号，扩大着武清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成为一张叫得响的城市名片。更可喜的是武清分别于2008、2011年两次被国家文化部授予“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书画）之乡”称号，这是武清文化艺术发展史上一个里程碑，标志着经久不衰的武清书画形成了浓郁的地方特色，得到了世人的关注和承认。

二、抓创作、重活动，文学事业进一步繁荣

开展文学创作、比赛、评奖等各种活动，是发挥文学作用、繁荣文学事业、促进人才成长和精品生产的重要方面。五年来，文联作家协会发挥自身优势，配合区委、区政府中心工作开展创作，举办有影响力的重大赛事，体现出以下特点：

一是，文学创作势头强劲，硕果累累。我区作者出版和发表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在国家、省、市级群文创作赛事中取得了骄人成绩。武清的群众性文学创作历来有着良好的传统和基础。面对火热的变革时代，多年来，我区老、中、青三代文学作者一起努力，深入生活，深入实践，采访、创作、编辑出版《春华秋实》《热土铸警魂》《武清开发区二十年发展纪实》《新农村建设领头雁》等6部计100多万字的纪实文学作品集。以一种坚守本土、关注武清发展的精神、勤奋写作并且卓有成就，成为天津文坛一支不容忽视的生力军，在此基础上，创作的小说、散文、诗歌等各类文学作品，受到读者欢迎和喜爱。有17位作者出版个人专著25部，特别是青年作家张春雷创作的《四面墙》《黑马甲》等4部计100余万字的长篇小说分别由四川文艺、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在全国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网上点击率超千万，为武清群众文学事业赢得了荣誉。在一年一度的天津市“文化杯”文学作品大赛中有45人次摘得一、二、三等奖，2009年8月，参加天津市区县文学擂台赛，在20个参赛区县中，我区老作协会员李克山一举夺得散文擂主奖，2007至2009年，有3名作者获得市作家协会颁发的“文学新人”奖；1人获得园丁奖；2009年5月，《运河》获得市作家协会最佳编辑奖。2010年10月，《运河》获天津市群众艺术馆颁发的“优秀期刊奖”。

二是，活动创新，影响巨大。2011年与天津市作家协会、商道传媒有限公司共同主办的“商道文艺奖”首届全国小小说创作大赛，得到了全国各地作者广泛参与，踊跃投稿，共收到全国22个省、市作者来稿2368篇。被众多网友称作“史上最牛小小说大赛”，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蒋子龙先生称此项活动为“近年来文学界规模最大的一次盛会”。吸引了《天津日

报》、《今晚报》、新浪、搜狐、网易、中国文化艺术网、小小说作家网等400家媒体的报道。

三是，协会会刊《运河》杂志影响力进一步增强。多年来，文联坚持办好协会会刊——《运河》杂志。《运河》虽是区级刊物，也要上水平，办出特色，打造品牌，追求高质量、高品位，力求为读者提供尽善尽美的精神食粮。从征稿到编辑，从封面设计到排版，从校对到印刷，每一道关节都做到严格、细致。特别是对文字稿，实行了“三审一校制”，从栏目编辑到责任编辑再到执行主编，层层审核，集思广益，同时请专业校对把关。尽管我们是一家区级刊物，但我们的刊物定位突破了地域限制，无论是稿件质量还是作者分布面，无论是版面设计还是印刷质量，可以说是上档次的。自2010年起，会刊增加容量，扩大发行，从原来的64页增加到了88页，并采用胶印和国际流行的A4开本，发行范围扩大到全国22个省市文联、作协、投稿作者，本区发行范围扩大发行到新建成的文体中心，以及覆盖武清全区的村、街农家书屋，使之成为“作者之声”、“政府平台”、“协会窗口”。为适应网络发展的新形式，从2008年始，先后在“武清在线”、武清图书馆、武清信息网网站上开辟《运河》电子阅读版，与刊物出版同步，读者可以轻而易举地在网上阅读。此做法，在天津市文学期刊会议上做了典型经验发言，得到了同行的好评，许多区县来此取经交流，扩大了在国内同类文学期刊中的影响，得到了区内外广大业余作家、作者的关注和支持。一季度来稿量就达到500篇，大部分是省、市作协会员，作者涉及湖南、四川、甘肃、黑龙江、新疆、北京、重庆、海南、云南、江西、安徽、福建、广东、广西等21个省市，并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应，成为影响运河沿线七省市和深受广大读者喜爱的“绿色刊物”。

三、重服务，唱主旋，文艺服务中心的作用进一步发挥

文联紧紧把握时代脉搏，与时俱进，积极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为新武清的精神文明建设出谋划策。2008年奥运年，文联作家协会举办了以“庆奥运颂武清”为主题的征文大赛活动，得到区内外广大文学爱好者和社会各界人士的热情参与，共收到了来自全国14个省、市来稿700余篇（首）。通过各自不同的视角、不同的细节，共同描绘和谐的新武清，和全民企盼奥运的热切心情，为进一步扩大武清的知名度作了有益的尝试，收到了良好的效果。2009年值新中国六十周年华诞，举办了“庆祝祖国华诞，讴歌美好生活”为主题的征文活动，紧贴时代主题，弘扬时代精神。

音乐、舞蹈、戏剧、曲艺家协会，不断探索文艺面向基层、面向群众的新路子，紧紧围绕全区各阶段的工作重点，服务武清改革开放大局，唱响时代主旋律，举办异彩纷呈的文艺演出，开展丰富多彩的文艺活动，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尤其是下乡辅导获得了广大群众的欢迎，带动了音乐、舞蹈、戏剧在群众中的传播与发展。所编排、辅导的节目作品受到社会各界的好评。在此基层上，积极组织骨干会员参加我区及省市以上部门组织的大型活动和各种赛事并屡创佳绩。如一年一度的春节、消夏两大活动，市委宣传部为庆祝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组织的全市性的群众歌咏展演活动等20余次。2009年，举办了“激情放歌”——庆祝新中国六十华诞全区群众歌咏大赛，在全区各单位反响强烈。这一赛事活动的举办对丰富全区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挖掘和发现音乐新人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受到群众的广泛好评。

2010年舞蹈协会编排的舞蹈《我们的新生活》《相约北京》在天津市首届舞蹈大赛获得一等奖。辅导的“枫之梦”舞蹈队《欢乐草原》参加了天津市三八健康杯广场舞大赛，获一

等奖。戏剧协会组织参加天津市和平杯京剧票友大赛，会员曹亮获得金奖，组织参加天津市宝坻杯评剧票友大赛，李荣琴获得优秀表演奖。会员高福门还参加了央视星光大道的才艺展示。

四、抓创新、重人才，书法美术群英荟萃、摄影成绩斐然

多年来，书法、美术、摄影等协会，积极组织会员进行创作、展览活动并编辑出版了《武清书法作品集》《武清摄影集》，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自2008年以来，全区参加区以上展览5000余人次，在市、省和国家级报刊发表作品者300多人次，五年中，武清书画摄影人才进行了一系列的写生、交流、培训等活动，围绕国家重大事件以及市、区中心和重点工程创作了2000余幅的优秀书画作品，特别是书协举办的书法研讨班，长年坚持周六、日创作研习交流，使武清书画人才的艺术水平得到了较快的提升。

区级书美协会会员由原来的200人增加到了300余人，市级书美协会会员也由原来的20人增加到了现在的30人。有5名书法作者被中国书法家协会吸收为会员。武清书画人才的作品在参加全市乃至全国的各类书画展或比赛中，有100多幅作品入围、入展或获奖，其中，刘士来的作品多次入选“全国书法大展”；王士生、王绍棠的国画作品分别入选全国两次美展并获奖；在中国（天津）第四届书法艺术节上，武清11人57幅书法作品入展，2人作品在全国首届草书展中顺利入围；1人作品入选了由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办的首届中国册页展；8人入选第三届天津市新人展。项金钟获得江西省第三届楹联书法展一等奖，李福明获得全国第三届“梁披云”杯书法大赛优秀奖。李宁、李福明、刘建成等在天津市第三届“双十佳”评选中获得“十佳优秀”青年书法家称号。武清书协主席贾玉山、副主席门玉华分别被中国书协评为“中国书法进万家先进个人”。

目前，已经形成一支规模浩大的民间书画队伍。上至古稀老人，下至学龄儿童，爱书画、学书画、求书画、藏书画、挂书画、办书画展等现象不断升温，呈现出协会热、展览热、交流热、收藏热、学书画热“五热”现象。形成了老、中、青、妇、少、幼六个层次的庞大书画阵容。

同志们，回顾过去五年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这一切，得益于区委、区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正确领导，得益于市文联、其他兄弟区县文联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得益于文联各协会会员的共同努力。在此，我代表区文联，向为武清文艺事业做出贡献的全体会员、向给予文联工作鼎力支持的各级领导和各界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

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我区文艺工作与区委、区政府的要求和全区人民的期望还有很大差距。对照文化强区的目标，我们的工作还存在着许多不足，我们的文艺事业还显滞后。首先是文艺人才的素质和文艺创作水平有待于进一步提升；二是整合社会资源繁荣发展文艺的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三是文联、协会的组织、协调和活动机制有待进一步健全；四是文艺界在社会上的影响力还要进一步拓展。要争取文学艺术的进一步繁荣和发展，有待于文艺界和全社会持续不懈的共同努力。

今后五年的工作任务

各位代表：今后五年，是我区加快实现新跨越的五年，也是我区文学艺术事业迎来大发展大繁荣的关键五年。今后五年文联工作的指导思想是：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围绕区委、区政府中心工作和本次文代会的部署，调动文艺工作者的创作热情，创造一批高水平、高层次、高品位的反映时代精神风貌的文艺精品，逐步提升武清的文化软实力，为实现我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有力的文化支持，为武清文艺的大发展大繁荣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一、抓创作，出精品。我们要把抓创作放在一个更加重要的位置，通过抓创作，推动文艺事业的全面繁荣，引导和组织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把握时代脉搏，不断进行生活和艺术积累。在抓创作中，要确定重点作品，给予积极支持。同时，要创造更多的条件扩大对外文化交流，加强内联和外联，千方百计地营造创作氛围，促进艺术精品生产。

二、抓队伍，出人才。在人才培养上要抓好两个方面：一是抓好当前骨干文艺工作者队伍建设，努力为他们创设良好的艺术环境。二是抓好后备人才的发现和培养。如加强培训，老少帮带，薪火相传等，早日建立起合理的人才梯队结构。

三、抓阵地，创品牌。文联要继续办好会刊《运河》，明确办刊方向，精益求精，努力把它办成富有特色的综合性刊物。要积极培养文学新人，为文艺创作队伍的健康成长提供富饶的园地条件。

四、抓管理，出活力。一是要抓好文联各协会的工作。首先要确定以协会为重心的工作思想。文联要围绕协会开展联络、协调服务工作，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根据以上工作思路，提出下列工作任务：

一是继续办好《运河》杂志。在坚持纯文学的办刊宗旨前提下，进一步提高质量、办出特色，不断推出在全国有影响的精品力作，稳固读者群，扩大在国内同类文学期刊中的影响，打造品牌文艺刊物。同时要发挥杂志在培养人才、发现新人、提升文化品位等多方面的作用，使之成为我区培养文学创作人才的主要阵地。

二是以中国书画之乡建设为依托，通过大赛、办展、作品研讨、学术研究等多种形式，与国内外艺术家开展交流，促进相互了解和合作。如与中国书法家协会联合举办“鲜于璜杯”全国汉书大赛，组织武清有影响的书画家作品进京展等，加强与团体会员、文艺家和社会之间的沟通联络，搭建交流平台。

三是加强与各地文艺界交流。利用参加市、区文联系统有关交流活动，加强与兄弟城市、区县文联交流与合作，扩大影响。有计划地组织出访团，到友好文联、先进文联等地学习考察，相互交流，共同提高，增进友谊。

四是适时召开文艺工作者创作座谈会。邀请全区各艺术门类文艺创作骨干交流创作经验；邀请全国知名专家举办讲座，与我区作家艺术家进行交流；安排采风等活动。通过召开会议，进一步开阔他们的创作思路，提高创作水平。

五是继续组织文艺家采风，积累创作素材，增强文艺创作厚度。丰富他们的生活阅历和创作素材，为他们多出成果创造条件。还要把优秀的文学、音乐、舞蹈、戏剧等作品带入社区、部队、集市、乡村，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

六是继续做好协会的社团登记、会员艺术档案搜集整理和统一制定各协会会员表、会员证件等工作。今后，我们要特别加强与新闻媒体的联系，强化与新闻媒体的合作，充分运用现代传播手段，为文艺插上腾飞的翅膀。

各位代表：随着这次文代会的胜利召开，我区的文学艺术事业必将站在新的起点，开启新的征程。区委、区政府和全区人民寄厚望于我们，我们是美的创造者、时代精神的弘扬者、先进文化的传播者。让我们在区委、区政府的正确领导下，高举大团结、大发展、大繁荣的旗帜，牢记使命，积极投身武清的改革和建设的伟大实践，充分发挥主动性、创造性，为全面提升我区文化软实力而努力奋斗！

（责编：孙玉茹）

武清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第三届组织机构名单

名 誉 主 席	何俊田							
主 席	李伯怀							
常务副主席	尤鑫栋							
副 主 席	贾玉山 陈平 门玉华							
秘 书 长	李蔚兰（兼办公室主任）							
理 事	（按姓氏笔画为序）（共50人）							
	马克平	马宝合	马国强	门玉华	王宏志	尤鑫栋	方纪民	艾玉田
	兰 静	兰永芬						
	朱庆祝	刘士来	刘永吉	刘宪廷	杜庆余	杨东风	杨振关	李 宁
	李 海	李华山						
	李伯怀	李蔚兰	李福菊	吴树俊	张宏瑛	张建云	张英明	张学亮
	张笑倩	陈 平						
	陈 玫	尚海燕	周淑艳	赵 磊	赵克坤	赵志林	赵学安	赵淑红
	秦万丽	贾玉山						

徐术新 郭玉广 高元勃 曹 亮 黄德龙 崔振生 商维新 焦砚绘
褚宝君 翟树全

各协会领导名单

作家协会：名誉主席 冯品清 王 毅

张有德

顾 问 李克山

主 席 李蔚兰

副 主 席 杨振关 张建云

秦万丽 周淑艳

秘 书 长 李福菊

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 何俊田

顾 问 李华钧

主 席 贾玉山

副 主 席 门玉华 马克平

杜庆余 刘士来

李 宁

秘 书 长 门玉华（兼）

副秘书长 李华山 赵 磊

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 赵志林

顾 问 王士生 王绍棠

主 席 刘永吉

副 主 席 郭玉广 吴树俊

褚宝君 张英明

王宏志 杨东风

秘 书 长 兰 静

音乐家协会：名誉主席 艾甫田 李葆春 李明扬

主 席 朱庆祝
副 主 席 尚海燕
秘 书 长 尚海燕（兼）

舞蹈家协会：主 席 张笑倩
副 主 席 赵淑红 陈 玫
秘 书 长 赵淑红（兼）

戏剧家协会：主 席 赵克坤
副 主 席 徐术新 翟树全
秘 书 长 曹 亮

摄影家协会：名誉主席 高元勃
主 席 陈 平
副 主 席 马国强 马宝合
秘 书 长 赵学安

曲艺家协会：主 席 兰永芬
副 主 席 刘宪廷
秘 书 长 刘宪廷（兼）

三爷的故事

徐睿

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最后一年，饥饿像瘟疫一样在四周的村庄蔓延，死人的消息像天上的淫雨不断飘传。但彭三当队长的马武队却一个人也没有饿死，这个粮食亩产最低公粮上缴最少的落后村庄，竟然创造了饿不死人的神话。

有一天，警车呼啸而至，停在彭三家门口的刺槐树下，车上跳下来几个公安人员，不问青红皂白就铐了黑瘦矮小的彭三，拖着往警车里塞，彭三沾满泥巴的破球鞋被拖落在长满野草的场院里。村里的跛子马大炮在捡那鞋的时候，两只手抖得像得了鸡爪风。他在心里不停地说：“我会断子绝孙吗？我真的会断子绝孙？我会遭报应吗？”

去年秋天，彭三当了队长。因为年成很不好，生产队只收了很少的稻子，会计武呆子拨拉着算盘算了半天，得出结论：就是全部分给各户，每人平均每天只有半斤粮，彭三即使吃了豹子胆，也不敢把收上来的稻子全分了。粮食收齐的那天晚上，彭三一夜没合眼，他翻来覆去折腾到天明，才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第二天夜晚，队里开了农户家长会，在幽暗的煤油灯下，彭三沙哑着嗓子说：“我这个队长当得窝心，我知道目前国家很困难，但我不能看着全村人活活饿死，就这点粮食，我想把它的一半按人口分了，将来年成好了，我们一定再多交给国家。杀头的罪我一个人承当，求大家保守秘密，如果真的被枪毙了，你们不要嫌弃我家里人。”许多男人低着头落了泪，人高马大的急性子马大炮高声说：“谁要是说出去就断子绝孙。”庄稼汉们压低声音点头附和。当夜，各家悄悄扛回了粮食，严严实实地藏了起来。

工作队不相信马武队就收那么一点粮食，但大家众口一词，没露出一丁点破绽，彭三被大会小会地批，他低着头挨过，人人都知道他是最落后的队长。那一年他25岁，正是要脸的年龄，但为了保乡亲们的命，他把脸丢了。

公粮是必须要交的。交公粮的时候，彭三看见马大炮往卷起的裤管里装了几把稻谷，想到他儿女众多，彭三忍着气没有作声。分剩下的粮食几乎都交完了，仓库里剩下几十担秕谷，马大炮贪心不足，夜里去行窃，被看仓库的彭三逮着了，想起白天的情形，彭三忍无可忍，报告了大队，马大炮被背枪的民兵抓走了。

马武队的粮食问题本来就惹得工作队十分恼火，现在捉到了偷粮的老鼠，当然是人人喊打。马大炮回来时左腿就折了，走路很是艰难，彭三每每看到，心里隐隐作痛。

1960年夏天，马大炮暗地把彭三告了，这时已过了青黄不接的季节，上年私分的粮食已经吃完，小麦收上来了，田地里的水稻已抽穗了，马大炮觉得自己虽然破了誓作了孽，但还有些良心。他只害了彭三一人，没有害众乡亲。

这样私分公粮的大案，全县还是头一宗，彭三被判了十年。在听到判决的时候，彭三哭了，他没有想到政府对他这样宽大。在看守所的那些天，他做了几十个梦，都是被拉出去枪毙，四边围满看热闹的人，马大炮拉着棺材，浑身筛糠，垂泪站在最外边。

劳改农场的人知道彭三的生产队没有饿死一个人，都认为当队长的彭三是条汉子，对他刮目相看，非常礼遇。彭三本来就是种庄稼的行家里手，又年轻力壮，一身好力气，就任了劳改种粮小分队的队长。因为表现突出，加上乡亲们年年到县里求情，他不断减刑，到1965年春天就释放回家了。

1966年秋天，彭三生了个儿子，取名稻子。

马大炮家这时已有四男四女，队里人始终不明白他为什么要生这么多的儿女，马大炮把彭三告进了监狱，到彭三出来，也没有任何人怀疑是他搞的鬼。

稻子和马大炮的四儿子马小鱼同龄，上学就在一个班里。那时候学习的任务不重，书包和肚子一样总是瘪瘪的。上学来去的路上，他们就想方设法到生产队的庄稼地里偷吃的，山芋、花生、西瓜，什么能吃就偷什么。稻子不敢下地，全是马小鱼偷来和他分享，他们成了好朋友。小学五年马小鱼是靠抄彭稻子的作业过来的，而稻子则是吃着马小鱼的粮食成长的。

上初中要推荐，稻子的爸爸坐过牢，中学不愿意培养资本主义的苗，就把社会主义的草马小鱼收了去。稻子白天挣四分工，晚上就看小鱼白天都不看的课本。

口粮依然很紧张，许多人家吃了上顿无下顿。上学不中用的马小鱼对粮食却十分敏感，放学后拎着个竹篮到收获过的地里总能找到些残余。种粮食的稻子多数时候依靠读书的小鱼给点粮食补贴。

武呆子还是队里的会计，随着年龄的增长更呆了。除了算账不错，做什么事都可能出错。现在队长是马大炮了，他个子细长，嗓门特高，队里人起的绰号“大炮”逼真而形象，以致完全取代了他的大名马世钱。他能说会道，且特别喜欢讲大话，与那个时代很是合拍，所以就跛着脚举着拳头入了党。

这一年风调雨顺，水稻获得了少有的丰收，公场上堆满了小山一样的谷堆，武呆子那天晚上看场，为防止偷盗，按规定要在每个谷堆的表面盖上青灰印，生产队自制了木盒，底部“马武”两字镂成反字，只要将烧过的稻草草木灰装进去，挨个盖在稻堆上，就显出“马武”灰黑的正字印记。但武呆子盖漏了一个谷堆，精明的马大炮在检查时就发现了。他若无其事地转了一圈，默默地走了。等到夜深人静，马大炮拿了稻箩轻手轻脚地装了一担，摇着身子悄悄挑到了前村，送进了大队书记的家。活该马大炮倒霉，回来时遇见了半夜下地耕田的彭三，彭三高声一喊，来了六个耕地的社员。但马大炮担的是空箩，证据不是很确凿，又是给书记送的粮，结果是不了了之。

第二天，马大炮把当年捡的彭三那双破球鞋找出来，用剪刀把它剪了个稀巴烂，他暗自发誓与彭三不共戴天，非要治治这个跟他年龄相仿始终与他过不去的犟种。

马小鱼和稻子也不来往了。

夏种时节，彭三被安排撒化肥，那天中午收工的时候，因为有一袋化肥才拆了口，口袋挺重，彭三想：大白天肥料又不会丢，就放在田埂上。结果下午肥料少了半口袋，马大炮咆哮着执意要彭三赔偿，三百个工分打了水漂，彭三白干了一个月不说，还背着不清不白的名声。人们都不知道那化肥在光天化日之下被什么样的贼偷走了。稻子看过马小鱼的化学书，他说是被阳光晒着挥发掉了，人们似懂非懂，马大炮说那是放狗屁，是为他爸爸狡辩。

恢复高考以后，稻子考了两年，都名落孙山。1981年田地分到户了，彭三对儿子说：“稻子，你不是做田的料，好好看书再考，田里的事我和你妈包了。”

水稻成熟的时候，武呆子从乡里回来，见稻子正在烈日下看场，就对稻子说：“伢子呀，别晒黑了，你以后是城里人了。”不几天，稻子真的收到了师范学校的录取通知书。彭三在用板车拉粮食去粮站为儿子办农转非粮油关系那天，人们正式称呼他为彭三爷。彭三爽朗地应着这个与年龄不相称却于他长相十分般配的尊称，想到儿子从此脱离苦海吃上计划粮，成了城里人，他差点落下眼泪。

马大炮在羡慕了三年以后，就不再羡慕彭三爷了。因为稻子毕业后在学校教书，每月才拿三四十元钱的工资，不抵他家马小鱼一晚上电鱼的收入。马小鱼买了蓄电池捕鱼器，每晚天擦黑出门，将电线往沟塘里一插，大小鱼儿就连洞里的黄鳝都挣扎着昏死过去，漂满了水面。马小鱼的成功吸引着马大炮的儿子女婿都加入到电鱼的行列中来。他们白天种地，晚上捕鱼，财源滚滚。相继都在村里盖起了楼房。村里人也不知是嫉妒心理还是怎的，背地里说马家干的断子绝孙的事，用电杀鱼是过度掠夺，是不可持续的营生，河塘里的水族就要绝迹了。

后来粮食不值钱了，马大炮把土地转包给邻居，带着儿女到南方做生意去了。只有三爷还恋着自己的田地，虽然收入微薄，但每年都把庄稼种成了一枝花。“将来年成好了，我们一定多交给国家。”他没有忘记当年的誓言，除了自己的口粮，他把粮食全送进了粮站，粮贩给的价再高他也不卖。然而国家似乎已经不稀罕他的粮食了，有好几年普通杂交水稻粮站根本就不不要，要么就是价格低得吓人。村里人都说，三爷他是带着一种赎罪心理在拼命种田，弥补困难时期对国家的亏欠。

村里外出的人越来越多，没人种的良田都荒芜了。彭三爷老了，他看着那些抛荒地，心痛。他自言自语：“都不种粮食，还会饿死人的。”然而现实告诉他，只要有了钱什么都能买到，谁也饿不着，更不会饿死。似乎他的担心是多余的。有见识的村民告诉他运外国粮食来的大轮船就停在不远的码头。三爷就继续忧虑道：“这么多人靠吃外国粮，那得多少钱？”没有人有兴趣再和他讨论粮食问题。

外出回来的乡亲说着外面世界的种种奇遇，悲喜交加。有发财的，有受骗的，有受伤的，有死亡的。彭三爷静静地听，像听遥远的故事。人们特地告诉三爷，马大炮被关起来了，他参与了传销活动，还骗了亲戚朋友不少钱。现在众叛亲离，债台高筑。彭三爷半晌无语。

稻子的学校学生数直线下降，在剩下17个孩子的时候，撤并到乡中心小学了，稻子也随着调到那所比较大的学校去了。爱读书爱教书的稻子，发现学生越来越难教了。许多孩子对五花八门的饮食记得清清楚楚，却连最短的小诗都不会背。他们吃起来眉开眼笑，而一叫读书就愁眉苦脸。更不可思议的是口里在念“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却随手把馒头米饭扔了一地。稻子就把父辈和自己饥饿年代的生活讲给学生听，学生像在听天书，左耳听右耳出，只当是童话或神话，全不往心里去。

彭三爷决定去讲一堂粮食金贵要爱惜的课，他跟校长说了，校长也尝过饥饿的滋味，很重视，全校师生都参加了。黑瘦的彭三爷讲得声情并茂，老泪纵横。大家听完，当然体会不同，一个很小的孩子问：“三爷爷，你们总是吃糠咽菜啃树皮，那米给谁吃了呢？”这问题三爷三言两语无法回答出来，因此孩子们更加不相信当年一亩地就收那么一点粮食，人真的

会被饿死。甚至有孩子对三爷说：“没有粮吃，吃肉不行吗？也不会饿死的。真傻。”

从学校回来的路上，三爷对儿子稻子说：“这些孩子都不缺粮食，营养过剩，但好像书都没读好，要让他们多读书，读书才能明理。不然吃得再好，也只能长成傻大个。”

稻子说：“学校的书校长舍不得让孩子看，怕弄坏了，检查组来了，图书册数达不到标准不行。办学经费困难，也怪不得校长这样做。农村学生家里基本就没有书。我家访时了解过的。”

三爷至此才知道，学校的图书根本就不是给孩子看，是用来供检查组领导数数的。老人叹了一口气，再没有说话。

新千年的钟声响过，新世纪的第一缕阳光就带来了好消息：要修铁路了，铁路就从马武村民组的旁边穿过，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迅速传开。不久，就来了勘测队，渐渐开始征地了，每亩地都有可观的补偿。

马大炮恰好被放出来了，回乡了，他要回了转包出去的田地，主动支持铁路建设，征地费拆迁费使他的腰包很快又鼓了起来。他还把早年盖起来的几栋楼房租给了工程队，又是财源滚滚。儿女们也都回来了，但没有一个是种粮食的。

马小鱼兄弟姐妹又拾起老行当，拿上了放置多年的电鱼工具。村里休养生息刚恢复的水族又面临着灭顶之灾。

一天凌晨，马大炮寒冷而变调的嚎啕声把乡亲从梦中惊醒。马小鱼兄弟们大约是电鱼工具年久失修出了故障，不知怎么就电着了人，三个大人和一个跟去背鱼笼的孩子一死三伤。

祸不单行，时隔二十天，马大炮开出租车的女儿女婿出了车祸，都留下了残疾。

不久一桩更奇怪的事情发生了，马大炮的小孙子在铁路工地推土机上玩耍时，衣服被履带钢齿挂住，驾驶员没在意，把他绞死了，其状惨不忍睹。

办完小孙子的丧事，马大炮跪在彭三爷的家门口哭喊着：“老天啊，报应啊，当年队里分粮食的事是我报告的，我该断子绝孙。我早就担心报应，生了一大堆孩子，求三爷仁慈，恳求苍天开眼啊，我大炮不是人啊。”人们以为马大炮疯了，除了几个上了岁数的老年人，谁还记得那些陈年往事呢。

只有三爷知道，民以食为天，粮食曾经多么地让人揪心，粮食能扭曲人的灵魂泯灭人的善良。他早就怀疑告密毁誓的人是马大炮，但直到今天亲耳听说他才确信。“都是粮食惹的祸，节哀顺变，好自为之。”彭三说着，面无表情地挽起泪滚成河的大炮。

村里人还在不断地盖楼，说拆迁国家会有更多的补助。彭三爷对国家是有感情的，他很痛心，现在的大人孩子怎么都不爱国了呢？沾上公家的就揩油。一个村民说：“国家就是大草堆，哪个不拔哪个吃亏。”彭三爷发火了，骂他：“你这是放狗屁，没有国家你就是杂种了。”这是彭三有生以来说的最难听的话。三爷自己不但没有盖房，还把铁路占地的青苗费存进了信用社。稻子他娘劝他为儿子盖一栋小楼，不揩国家的油，不损国家的利，就自己住。三爷说：“他是国家教师，每月有一千多元的固定工资，家属每月在玩具厂还有上千元的收入，要我们操心吗？”稻子他娘想想也是，再没提盖楼的事。冬天的乡村黑的早，人老病多

瞌睡少，三爷靠在床上总也睡不着。他翻来覆去地想着自己的一生，想着陈年往事，想着粮食。田地都被占用的差不多了，年轻人高高兴兴去城里打工，村里就剩下了老头老太和不能带走的娃娃了。这个年代的孩子真是什么也不缺，真是聪明伶俐，个个长得天仙一般，但三爷心里总不是滋味，总觉得孩子们缺种东西。孩子们不缺粮食，他们多数时候是吃喝一半糟蹋一半。孩子们到底缺什么呢？想了几天几夜，三爷明白了，孩子们缺少对文化知识的敬重和崇拜，村里大人一味地钻进钱眼里，农忙做田，农闲赌钱，从不读书，影响了娃娃。三爷恍然大悟：这些孩子缺的是精神粮食啊。这不比缺大米白面更危险吗？

彭家突然盖楼了。按照三爷自己的设计，两间两层加一个隔热层。施工的匠人们有些奇怪，现在都时兴盖套间了，三爷家为什么就不随潮流呢？马大炮跛着脚来献计献策，说要盖就跟城里一样，马上就通自来水了。厨房、卫生间都要带上。三爷没有采纳，只是对他说我盖的是粮食仓库，马大炮以为他开玩笑。

三爷人缘好，几十年的威信凝成的兴旺人气，帮工的很多，小楼很快就盖好了。简单装修之后，村里人等着喝他乔迁新居的喜酒，但只见三爷和稻子不停地把一个个大纸箱往里搬。直到拉来了书架，乡亲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三爷盖的是图书室，是私人图书馆——精神食粮的仓库。

当大大小小花花绿绿的书籍都上了架，三爷却病倒了。医院很快做出诊断，是胃癌晚期。如果是早期的话还可以做切除手术，现在回天无力了。这大约也是饥饿留下的后遗症吧。三爷的年轮在六十八的刻度跟前就要变成了生命的句号。在医院里的三爷执意要回家，他对稻子说：“别糟蹋钱了，你的孝心我知道。你如果真孝顺，就帮我完成心愿。”稻子清楚父亲的意思，默默地为老爸办了出院手续。

马大炮真心实意地没日没夜陪着彭三爷。他们现在说的最多的不是粮食，而是书和读书。三爷弥留之际对大炮说：“大炮，我死了，你就像这些天没日没夜守着我一样守着这些书好吗？不要钱，就睡在图书室里行不？不管是村里的什么人，他想看什么书就拿什么书，只要他看完了送回来就行，不能要他们一分钱。你做不到吗？就算我求你，以后你到地下见到我，我会问你这事的。如果我们都读过很多很多书，即使在那样的饥饿年代也会活得好一些，你说是吗？”

“是啊是啊，大老粗不行啊，我在外面晃荡那几年，不知吃了多少哑巴亏。文盲加法盲，盲人骑瞎马，要多危险有多危险。兄弟你放心走吧，我一定帮你看好这些书，直到死为止。积点德行些善，就算我赎罪，我乐意。”三爷听完，眼睛闭上了，被大炮握着的那只手渐渐变凉变僵了。屋外的乔木，叶子哗哗铺天盖地落满了场院。

转眼到了第二年四月。清明这一天，马大炮拄着拐棍随着儿孙们上完自家的坟，就径自来到彭三爷墓前，一直呆呆地枯坐着。直到周围的大人小孩都走完了，他才跪着放声痛哭：“彭三，大炮对不住你，这些狗日的东西都不想看书，不是我马大炮人缘不好，我还买了很多好吃的食品，凡是来看书的，我都奖赏。可是你知道有几个人来读书吗？一个也没有，最多也只是来看看稀罕。我们吃尽了没有文化的苦，可这些狗东西自认为识了几个字，能认得男女厕所了，根本不愿看书。兄弟，我知道你的良苦用心，现在不缺粮食了，你想让他们的脑子也吃得饱饱的。可是，可是，大人小孩都不想读书，这些猪脑子！”哭得累了，马大炮直起僵硬的身子，像个做了错事的孩子，摇摇摆摆慢慢腾腾往家里走去。

马大炮没日没夜地守着那些书，依然没人来借书看书，但他准备的那些好吃的糖果总是被孩子们吃得精光。每当这时候，马大炮就像乞丐一样对孩子们说：“拿几本书回家去看吧，书比糖好，吃到心里就是你自己的了，不会化的，一生一世就是你的。”“我的作业还做不完呢，有时间再来看你的书。”聪明心善的孩子觉得马大爷可怜，每回都这样安慰他；粗野蛮横的孩子就冲他说：“那你怎不看？”他们知道马大炮不识字，故意奚落他，然后一溜烟笑着跑远了。马大炮只好低低地忧郁地骂一句粗俗的下流话。

五月的一天，马大炮在图书室里逮到一只老鼠，有几本书被它咬坏了。放学的小学生刚好路过这里，大家一致要求马大爷把老鼠处死，还贡献了几十种方案。马大爷阴阳怪气地笑着，把那只惊慌失措的老鼠放了，并对大惑不解的娃娃们说：“它比你们好，它还啃了几本书，你们呢？除了课本，书边都没摸过，连老鼠都不如！”他生气的样子把孩子们全吓跑了。孩子们回家就对大人说马大炮脑子被老鼠咬坏了，有毛病了。

过了小满，村里人几乎都知道马大炮精神失常了。他看到人就拉进图书室，硬往人家手里塞书。弄得一些爱搓麻将的闲人十分恼火：“你塞书给我干什么？你这不是叫我输吗？”谁要是不要、不看，马大炮就高嗓门地破口大骂，咒遍谁家七祖八代。大人和孩子都不敢从那座两层小楼门口经过了。

刺槐的叶子落光的时候，马大炮被送进了医院，他每天无数次重复着同一句话：“兄弟，大炮不是人，他们不看你的书，并不是我人缘不好。”飘第一朵雪花的那一天，马大炮死了，他在天堂里见到了彭三爷。

现在只有稻子每晚睡在图书室里。他娘说：“你还看它干什么？没有人偷这些书，你送给人家，人家还不要呢。”稻子说：“我看的是爸爸留给我们的粮食，精神的粮食。这么多的好书闲置着，真可惜呀。”

乡村寂寞的夜晚，也只有稻子静静地在吃那些粮食，吃得津津有味，吃得如痴如醉，泪滚满面。

稻子本想等新农村建设工作队来了，把父亲的那些“粮食”捐给村里。那几间仓库也借给村里，但县里规划的好几个建设试点都在公路边，马武队缩在山包后面，与繁忙发达的交通线尚有一定的距离，在这里建设新农村影响很有限，因此工作队也不会来了。

稻子去过建成的几个新农村建设试点村，农庄的外部面貌焕然一新，粉饰一新。但依然没有一个文化室，更不要说图书馆了。他捐献图书的愿望又落空了。回家的路上稻子想：所谓的新农村建设，不过是穿了一件新外衣而已，骨子里的东西依然如故。看来新农村的文化建设还得靠我们自己。后来，他几次想把那些书送给学校，考虑到会增加检查团来数数的时间，怕给评估的领导增添麻烦，就打消了献书的念头。

深秋时节，稻子突发奇想，去村里的公墓看看父亲和马大炮的墓。待他走上坡岗，透过枯黄的野草，远远看到两位老人的墓基墓碑对峙，左右静静地卧着，恰似一本打开的书，那么寂寞，那么悲凉。那上面都只写着的一行简单的字“***之墓”，其余的内容都深深埋在了地下，仿佛深入泥土就能长出庄稼，就能成为粮食。

（责编：杨振关）

城里城外

郭威

（一）

走出火车站的大门，一阵冷风吹来，杜芳不禁打了个寒战。几天来一直身处热浪滚滚的亚热带地区，乍回到冰天雪地的江北市，多少有点不适应。她又紧了紧羽绒服，把帽子戴上，拖着拉杆箱走到马路对面打出租。

这些年，杜芳也走过不少城市，每到一个地方，呆了没几天，就不舒服，就特别想回家。回到这座长江边上的小城市，她的心才踏实，才知道在外面的时候那颗心一直吊在半空的。

这是她的家乡，这里有她太多的记忆，童年的欢乐、少年的羞涩、青年的浪漫，或许还有中年的忙碌和老年的温馨，以后的事谁知道呢？不过，她一直喜欢这座小城市的静谧和安宁。

今天却有些反常，一下火车，杜芳没来由地感觉胸口堵得慌，几天来的好心情一下子烟飞云散，好像随火车飞远了。

黄昏时分，太阳斜斜地挂在西边，像醉汉的眼，有气无力地泛着红晕。马路上东一撮、西一撮堆着些残雪。正是下班的时候，街上是匆匆往家赶的人群。不知丈夫小海到家了没有？他在准备晚饭吗？

她想给他打个电话，又想起昨晚给他发的短信，到现在也没有回。“可能忙忘了吧。”她寻思着，自己出去玩，把上初三的儿子丢给他一个人照顾，心中多少有点愧疚。

云南她是第二次去了，前年春节的时候，他们全家随旅游团去过一次，玩得很开心，东东都不想回来了。今年单位组织优秀公务员再去云南，想着正是儿子升学的关键时期，她心里已经放弃了，后来听说是副局长魏然带队，才稍稍提起点兴致。

魏然是她的老朋友了，见她不大想去，魏然便做她的思想工作。魏然说，孩子大了，学习上的事你也帮不上忙，小海照顾孩子吃喝拉撒也没问题，不如出去散散心吧，她才最后确定下来。

回到家中，小海正在厨房忙活，看到杜芳，露了个头，打了个招呼，又忙着做饭了。结婚后，他很少下厨，家务事多是杜芳张罗，更多的时候，他不是抱着电视看球赛，就是和一帮狐朋狗友喝酒、打牌、K歌、打球，业余生活丰富着呢。这么些年，杜芳也习惯了，知道他爱玩，硬让他在家呆着，也不自在，不如给他自由，她也乐得清静。

杜芳是个聪慧而美丽的女人，在管理家庭、管理男人上有她自己的一套理念。她在大学学的是国学，平常喜欢看一些儒家和道家的书，老子不是说“无为而治”吗？她认为管理国家是这样，管理家庭也是一个道理，男人就像是握在手中的沙，抓得越紧流得越快，不如顺其自然，给他充分的空间。凭心而论，谁喜欢整天被拴着勒着的呢？一天行，一月行，一辈子行吗？他不反戈一击、绝地反击才怪呢！

对杜芳的谬论，闺蜜洁茹嗤之以鼻，经常咬着她的耳朵教导她，别纸上谈兵了，现在的男人，哪像你想得那样简单，花花肠子多着呢！两天不骂，提拎甩褂，三天不打，上房揭瓦！天天放在眼皮子底下还不放心，你倒好，常年大撒手，有你后悔的时候！

结果，洁茹的老公被她看跑了，找了小蜜，再也不回来了。而杜芳的小日子越过越滋润，丈夫小海在保险公司升任为财险部经理，年薪十几万，她自己也从一所中学选调到市教育局机关当上了公务员，这两年买了房子，添了车子。东东也大了，遗传爸妈的优点，自小聪明又漂亮，洋娃娃似的，人见人爱。今年已经初三了，个头一下子窜到一米八，长相也越发英俊起来。

杜芳是个知足常乐的女人，看着周边的朋友抹眼泪，闹离婚，水深火热的，感觉自己很幸福，小海爱她，她也爱小海，孩子也可爱，工作也顺利，该有的都有了，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呢？想着上天对自己的厚待，“太完美了！”她情不自禁地对自己说，几乎同时她的心脏跳出了忐忑，怎么可以把“完美”这个词说出口呢？

看到妈妈回来，东东最开心了，个头长得人高马大的，还是小孩子心思。杜芳怜爱地摸摸他的脸，十多天不见，好像瘦了一圈，杜芳有点心疼了。

十四、五岁的年纪，正是逆反心理最强的时候，像鼓足了气的皮球，碰不得，摸不得，总和杜芳对着干。学习也不上心，每次考试，都在班级中等位置晃悠，杜芳急得上火，天天拎着他的耳朵，让他往重点高中努力，他却没事人似的，一副天蹋下来有人顶着的样子。

杜芳在沙发上歇了几分钟，想着该给老妈打个电话了。杜芳还有个哥哥，在外地工作，平常照顾老爸老妈的事就落在杜芳头上，好在杜芳本就是乖乖女，也不觉是个负担。

杜芳从口袋掏手机，摸了几下没摸着，才想起在飞火车站的时候借给刘明了。杜芳的脑袋顿时大了，虽说手机里也没有什么秘密，但也算是私人的物品，放在别人手上终究不好，再说万一有人找她有事呢？这样想着，她便着急起来，喊着小海，想借他的手机用。喊了好几声，小海才把手机递过来，送到她手上的时候，还稍稍犹豫了一下。

打完电话，想着小海刚才迟疑的样子，杜芳暗暗留了个心眼，她偷偷地翻开收件箱，“亲爱的，我整夜地想你，你快来吧！”一句突出其来的话像天外来客一般，“轰”地一声在她心头炸开了，一股恶心直往上翻，好像上火车前在路边吃的猪下水的味。她看了看号码，是陌生的，“小美”的名字也是不熟识的。

正想仔细看，感觉一只大手伸过来抢手机，不知何时小海站到了身后，杜芳不给，小海继续使着蛮力。杜芳有点奇怪，扭过头，见到一张近乎陌生的脸，因为着急，因为恼羞成怒，变得铁青，尤其是那眼神，冷漠至极，她的心不禁颤了一下。

抢不过小海，杜芳气急了，对准墙上一家三口的照片框砸过去，碎玻璃落了一地，手机也碎成几块。“啪！”小海随手甩了杜芳一个耳光，杜芳呆住了，一口气憋在嗓子眼，足有半秒种，才“呜……”地一声哭出声来。恰在这时，门铃不早不晚地响了起来。

（二）

杜芳躺在床上，毫无睡意，望着黑沉沉的夜色发呆。她的眼神是空洞的，身体是冰冷的，心中也似无物，好像五脏六腑都是空的，连魂魄也飞远了。只有大脑，异常地清醒。

这些年，无论两人怎么吵架，小海都让着她，哄她开心，什么时候动过她一根指头呢？但今天，他像变了个人，这么无情无义，她都不认识了！更糟的是，她最狼狈、最脆弱的一幕恰被刘明看到了，虽是匆匆的一瞥，那目光却像钢针一般扎得她难受。

杜芳想着，脸颊又痛起来，眼泪夺眶而出，一颗颗无声地落在枕巾上。她一直在等小海的解释，但小海一直在沉默，一个字都不给她。她越想越觉得问题的严重性。

一语成谶，她想起洁茹的玩笑话，不禁害怕起来。

杜芳喜欢平淡安宁的生活。前一阵，她还对小海说，等孩子考完中考，全家放松一下，再出去旅游。这一次走得远一点，到青海或者西藏去。小海虽然不太积极，最终也答应了。这些天，没事的时候，杜芳就上网查资料，筹划行程，想不到，这样平静而安宁的生活也要被打乱了，她的心又一阵阵地揪起来疼，酸甜苦辣一齐涌上心头。

当年，杜芳和洁茹到南京师范大学报到，在新生部最先遇到的便是前来帮忙的老生蒋小海和魏然，巧得很，他们也是江北市人，只是高她们一届。魏然稍矮一点，白白净净的，眉眼透着机灵气，有点像当年“小虎队”中的乖乖虎，是个很乖巧懂事的大男孩。

小海是校园里的一颗明星，瘦而高的身材，长而卷的长发，一副放荡不羁的样子。以后在晚会上经常看到他，斜背着吉他，迷离的眼神，扯着略带嘶哑的嗓音喊“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走在无垠的旷野中，凄厉的北风吹过，漫漫的黄沙……”下面掌声雷动，尤其是那些女生，近乎疯狂，大声叫喊他的名字，和他套近乎，惹得其他的男生眼睛都红了。小海的诗也写得不错，还会作曲，是个难得的才子。

因为老乡的关系，四个人便经常相聚，一起喝个酒，打个牌，或是节假日到外地玩。一般都是魏然张罗。魏然是个细心缜密的人，出去的时候，往往设计出最经济便捷的出游路线，因为他的巧妙安排，他们也玩了几次，花费不多，却很尽兴。

渐渐地，杜芳发觉魏然在排座位的时候，有意无意地把他俩排在一起，出游的时候，也常常照顾她，给她背东西、削水果。杜芳于是开始躲着他，坐的时候，离他很远，把洁茹推在他边上。渐渐地，气氛有点尴尬起来，四人也就很少一起出去了。

这一切小海都蒙在鼓里，虽然喜欢他的女生很多，但他好像都没上心。他沉迷在自己的小王国中，作诗、填词、作曲、唱歌，整天忙得不亦乐乎，别看他外表一副桀骜不驯的样子，其实内心很纯正。

(三)

小海家在江北市农村，他的父亲曾是上海下放的知青，琴棋书画，无所不通，因娶妻生子，没能返城。小海领悟力特别强，自小得父亲真传，在艺术上一点就通。他是家中长子，下面还有三个弟妹，家境的贫寒可想而知，听说上大学的钱还是大家七拼八凑的。寒暑假的时候，小海便很少回去，为了省路费，也为了去挣钱。他的歌唱得很好，各个小歌厅也都欢迎，课余时间，他常背着吉他，四处赶场子挣钱，也基本能够养活自己。

在小海身上，既有因家贫导致的莫名的自卑感，也有一种孤芳自赏的傲气，这种自卑又自傲的心理夹杂在一起，形成了笼罩在他身上的独特的气场，一般人很难穿越，直到后来遇到杜芳。

第一眼看到杜芳，小海便喜欢上了她。以后看着那些作家、诗人连篇累牍地描写爱情，小海总是嗤之以鼻。什么叫爱情？爱情就是第一眼的印象，就像他和杜芳一样。王八对绿豆，第一眼对上了，什么都不是问题；第一眼看不上，神马都是浮云。

杜芳长得真精致，瓜子脸，柳叶眉，杏仁目，樱桃口，宛如古代仕女图中走出的女子。在她面前，小海小心翼翼地，大气都不敢出，唯恐惊扰了她。

渐渐地，小海有意无意间，常常感觉有双亮晶晶的眼眸注视着他，一扭头，原来是杜芳。视线一对接，她又立马挪开，假装看着他处。一起玩的时候，小海兜中也会突如其来地多出一叠饭菜票，有一次，小海明明看到是她放进去，她却不承认。

小海一直本能地排斥一切感情。家境的贫寒造就的自卑感以及生活的重压使他像个茧子一般，把自己重重包裹起来，自顾不暇，哪里还有心情和精力去追求风花雪月呢？

看到杜芳，一切都变了。在她面前，他卑微得像上帝脚下的仆人，手足无措；看不到杜芳，更是六神无主，吃不好，睡不香，好像她已侵入他的脑髓，他的胸腔，他的四肢，他的五脏六腑，已经无处不在了。终于有一天，小海鼓起勇气，集全身的才力，给杜芳写了一封二十多页纸的热情洋溢的求爱信，信的内容不得而知，但精彩程度绝对不亚于徐志摩写给陆小曼的情书。

谈恋爱的那段日子，是小海此生最幸福的时光。即使什么也不做，只要和杜芳静静地呆着，他也觉得是普天下最幸福的男人了。那几年，也是小海创作的高峰期，每天激情澎湃，灵感一触即发，美妙的诗句如山间清澈的泉水，喷涌而出，源源不断。杜芳至今还收藏着他为她而写的五大本诗集和几十首原创歌曲。近年来，却很少写诗，激情已被繁忙的工作和琐屑的生活消耗殆尽。

毕业的时候，小海被分回山村当中学老师，他没去，选择了留在市区，应聘进了一家保险公司。小海看了网上的一些资料，他认定这个产业在中国一定会发展得很好，就像欧美等一些发达国家的一样。

小海从最底层的保险销售员做起，和伶牙俐齿的同事比起来，不善言辞的小海是笨拙的，第一个月他没能签上一个单，这对生性孤傲的小海打击是致命的，他开始怀疑自己能否吃这

碗饭。但他又是韧性的，既然选择了，他便决定一条道走到黑。第二个月，业务开始有些起色，一些朋友和熟人主动打电话找小海买保险，后来越来越好，越做越顺，每年一个台阶向上爬，现在已经做到财险理赔处的经理了。

若干年后的某一天，朋友说漏了嘴，小海才知道，在他事业最困顿的时候，是杜芳求亲戚朋友们帮他一把。

（四）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现在小海充分领悟到了这句古话的正确性。一直担惊受怕的事就这么轻易地被揭开了，而且发生这么迅速，这么突然！他打了她，第一次，恐怕也是最后一次了。为什么呢，为了掩盖自己的心虚，先发制人？他望着自己打人的那只手，打开又合上，这是他的手吗？真应该剁掉了。

恋爱四年，结婚十六年，在一起整整二十年了。随着岁月的流逝，亲情已经取代了激情，网上不是说吗，拉着老婆的手，就像左手拉右手。相处了这么多年，彼此间太熟悉了，一个眼神，一个动作，都知道什么意思。

和杜芳结婚这么多年，小海是满足的，杜芳是个外表柔弱内心坚强的女人，这些年来，家里家外操持得很好，没让自己费过什么神。小海好玩，杜芳几乎没有干涉过他，这和那些难缠的妻子比起来，真的是一个天一个地了。

这些年，除了母亲，杜芳依然是他心中最珍惜的女人。所以小海在和朋友们聚会的时候，就很有分寸，出格的事他从来不做。每晚到了十一、二点，他就会如归巢的燕子般往家赶。

远远地，望见家中窗口透出的灯光，感觉很温馨，他知道杜芳还没睡，还在等自己。他常想着，一天一天，一年一年，就这样和杜芳慢慢变老，也挺好的。

小海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一片安宁和幸福会被葬送在他自己手上。

后来发生的一切就像是鬼使神差，小海多年来精心设置的心理防线轻而易举地被攻破了。小海也曾无数次地想，难道真是命中注定的劫数？是老天冥冥之中的安排？

那天下班的时候，小海的车被撞了，撞车的是个二十多岁的女孩，是个新手，车子一多，一下就慌了，把油门当成了刹车，直直地撞了上来。

两辆车都有损失，小海关照手下人作了处理。女孩受了些轻伤，额头蹭破了，软组织也受了伤，需要到医院去做进一步检查。其实那天责任全在女孩，小海没必要亲自去，自己该干吗干吗去。不知什么原因，最终他还是决定自己陪女孩去医院，或许是他的责任心在作怪，或许这便是所谓的缘分吧。

女孩是无锡人，圆脸，圆眼睛，翘鼻子，蛮可爱的，爱说爱笑，和天性安静的杜芳是两种性格。因为喜欢江北市，大学毕业后便没回去，在市区南部开了个咖啡店定

居下来，生意不好也不坏。

那天陪她去医院，女孩依然说着，笑着，好像车撞了，受伤了，与她一点关系也没有。女孩的热情、活泼感染着他，使他感觉自己也年轻起来，其实他并不老，只有四十五岁，这个年纪的男性正是最有男性魅力的时候。

以后，他又去了几次咖啡厅，有时候是为了保险理赔的事，有时候是为了给她帮忙，有时候纯粹只是找个借口去看她。

那个女孩便是小美。

（五）

小美外表好像很强势，其实内心很脆弱。一个小姑娘，孤身一人，在一所陌生的城市打拼，也挺不容易的。白天，咖啡厅很热闹，人来人往的，倒没什么；夜里，小美孤单的一个人，感觉很落寞，常常没来由地落泪。

这几年，也有好多人明的暗的对她示好，她却找不到那种感觉。古今中外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看得多了，受那些文字的蛊惑，爱情在她心中是世间最美好、最纯洁的一种情愫。所以，她要把爱情交付给那个自己真正喜欢的人。她时常想，那个人在哪呢，在云端吗？

看到小海，她知道自己等的那个人终于出现了。小海的成熟、幽默、睿智都是她喜欢的，在他身边她觉得很踏实，很开心。这两年，她太累了，她想靠着他的肩膀好好歇一歇了。

小美对小海的依赖，小海也感觉到了。这些年，杜芳不大依赖他，有什么事都喜欢自己扛着，反而处处把他照顾得妥妥贴贴的。日子久了，他也习以为常了，有时还会无端地生烦，想逃离这一切。

小美对他的依赖，让他自信满满，觉得这种照顾人、呵护人的感觉挺美妙的。时间长了，小海内心深处最柔软的地方被触动了，如冬眠的火山般慢慢复苏，他又渐渐找到了那种久违的激情。

那天晚上，小海和小美聊得很晚，咖啡厅已经打烊，空无一人，他不得不走了，小美过来送他，但那眼睛里写满了不舍。

小海被她的目光所吸引，他不由自主地走过去，轻轻吻着她，小美也迎合着她。女孩的舌头很柔软，像哈根达斯般细腻和香甜，他贪婪地吮吸着，舍不得离开。他解开小美的外衣，小美竟然默许了。小海用舌尖一点点试探着，从嘴唇吻过她那天鹅般白皙光滑的脖颈，又轻轻解开她的内衣，吻上那高耸的精致的乳峰，滑落在平坦紧实的平原地带，接着，又探索那一片神秘的沼泽区域，他仿佛嗅到一股清香，像雨后的森林，植物的气息。他体内的那团火苗倏地一下窜开了，他猛地抱紧小美，他想彻底疯狂一回，想和小美燃烧在一起！那天晚上，他俩极尽欢愉，小海情不自禁地沉迷在小美带给他的青春和快乐中，不能自拔。

这是半年前的事了，半年来，小海常常找借口和小美在一起，杜芳的心思全都放在东东

身上，竟然丝毫没有察觉。面对杜芳的时候，小海很内疚，觉得对不起她，于是对杜芳更加地好。

他知道自己在玩火，总有一天这把火会毁掉自己，毁掉小美，也毁掉这个原本幸福的家，但他欲罢不能了，就像吸毒者尝试过飘飘欲仙的感觉，再也离不开鸦片一般。

（六）

已经两个星期了，杜芳每天像往常一样，上班、做饭、照顾孩子，机械地重复着每天都做的事。小海也像没事人似的，仿佛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只有他们自己知道，相互之间那份相濡以沫的情感已经渐行渐远，再也回不去了。

如今的家，对小海来说，好像是旅馆。他比以前更长时间地在外边应酬，也更晚地回家。每次回家，也只是象征性地睡上几小时的觉，好像尽一下义务，证实自己还是这个家的成员。

回到家中，屋里黑洞洞的，冰窖一般，他没来由地觉得寒冷，已经七九天了，怎么还会这么冷？

杜芳不再为他准备烫得平平整整的衬衣，也不再留一盏灯光守候他，更不再搂着他的脖颈撒娇，缠着他喋喋不休了。她视他为无物，是空气，是隐身人，从他身边走过，目不斜视，更不要说跟他说一个字了。

其实，每次小海回来的时候，杜芳都是醒着的，她竖着耳朵，听着他蹑手蹑脚地走进卫生间，简单洗漱，又轻轻地走到客房去睡觉。

小海不在身边，杜芳睡得不踏实，二米二的大床感觉空荡荡的，被窝里也是冷冰冰的。半夜里，她常常地从恶梦中惊醒，泪水涓涓涌出，直到东方露出鱼肚白。几天下来，昔日明艳动人的脸庞失去了光泽，眼窝变得青黑，整个人也蔫儿巴叽的，如同霜打的茄子。

老师又打电话让家长去一下，东东的学习成绩明显下降，上课不遵守纪律，还看动漫书。杜芳听了，也是又气又急，眼看还有三个月就要中考了，可怎么办呢？半大的孩子，打不得，骂不得，和他讲道理也不听，杜芳真是急疯了。

站在办公室的窗前，种种烦恼涌上心头，杜芳真想从这十二层楼上跳下去，一了百了，就像她喜欢的张国荣那样。她想象着，自己像一只巨大的白蝴蝶，慢慢飘落到地面……她真想彻底来个解脱，这样的日子太难熬了。

前天晚上，她在客厅等小海，她要亲耳听他的解释。直到夜里两点钟，小海才回来，在她的追问下，迫不得已说出了他和小美的事。

几天来，她翻来覆去想，想着他们相爱的点点滴滴，也彻底想开了。这二十年，她一直过得很幸福，她不想因为一个突如其来的人毁掉这一切。尤其是现在，东东升学的关键时刻，她更不想再折腾了，她要为孩子营造一个安静的港湾，让孩子顺利地考上高中。她决定只要小海离开小美，她就不再追究他。

这几天，小海也瘦了一圈，饭吃得很少，脸色腊黄，知道他的老胃病又犯了，杜芳心里不由得又有点心疼他了。往常这个时候，她会叮嘱他按时吃药，但这一次，她什么也没说，也不想说，哀莫大于心死吧。

第二天是星期六，以往这个时候，小海都会推掉一切应酬，尽量回家吃饭。杜芳也会特地做几道拿手菜，调剂一下生活。结婚后，杜芳在烹饪上下了不少功夫，如今手艺不错了。

这天早上，杜芳早早来到菜场，买了一条大草鱼。小海最喜欢吃鱼头凤爪这道菜了，逢年过节的时候她都会做。先把鸡爪煮开，又将鸡爪炸成金黄色，将草鱼头放入油锅，炸成三分熟，又换上一口大锅，倒入鸡汤，放入鱼头、鸡爪、蘑菇、豆皮等物，各种食料再仔细搭配，用文火炖，然后焖，再炖再焖，至少要半天时间，打开锅盖，浓香扑鼻，这道菜便成了。

中午，她把“鱼头凤爪”端上桌，等着小海回来吃饭。到了一点钟，小海还没有回家。菜已经凉了，她又拿到厨房去热，东东等不及，简单吃了一口饭，就去老师家补课了。杜芳一点胃口也没有，她知道小海的心已经飞远了，不在这个家了。

小海一夜未归。

第二天，将近中午的时候，小海才回来，脸色煞白，好像一夜未睡的样子。他什么也不说，只是拿出两页纸，递给杜芳。杜芳接过来一看，《离婚协议书》几个字首先映入眼帘，杜芳眼前一黑，差点晕过去。

“为什么要离婚，一个家好好的，为何要拆散呢？”拿着那两页纸，她突然失去了控制，声音在颤抖，手也在抖，她憎恨这种颤抖，但她控制不住。

“对你说是家，对我是牢宠。”小海一支一支不停地抽烟，在烟雾中他长叹一声，转过身看着她，目光中带有几分同情，宛若旁观者对身陷困境的人的同情，杜芳顿时泪流满面。

“我怎么做你才能不离婚呢？”像陷入深渊一般，杜芳哽咽着说不出话来，只是捂着脸，仿佛不愿看到这一切。

“是我错了，对不起你，我也努力过，但回不来了。”现在是小海在劝杜芳，语气中却透着不容置疑的无情。

“我还是不想离婚，东东马上要中考了，他会怎么想？”杜芳抛出了最后一根救命的稻草。

“先别告诉他，等他考完试再说。”顿了顿，他轻轻地吐出几个字：“小美怀孕了。”他的话像刀子一般戳向她的胸口，使杜芳感到了致命的一击。

在感情上，杜芳相信缘分。茫茫人海中，能够相遇、相知是缘；能够相爱、相守也是缘；如果已经缘尽了，心中没有你了，还守着一具没有爱的躯壳有何意义呢？

杜芳在协议书上签了字，彻底了结了这一段二十年的情缘。她也曾多次设想过这个场景，她以为自己会崩溃，但那一刻，她的心中非常平静，她一笔一划地写着自己的名字，写完后，仿佛卸下了千斤重担。

(七)

小海把所有的东西都留给了她和东东。连工作也辞了，人也消失得无影无踪。杜芳有时想，他和小美在一起吧，在小美的家乡吗？有几次还做梦梦见他，梦见他老胃病又犯了，痛得在床上打滚，满脑袋是豆大的汗珠……

离婚后，杜芳大病了一场。她躺在床上，全身烫得吓人，像在平底锅被煎被烤的大鱼。她能感觉自己的灵魂已经游离出身体，跳在半空中俯视着她。她还见到了死去的外公外婆，还是那么慈眉善目，他们朝她招手，还对她喊着什么，于是她慢慢地朝他们飘过去，飘呀飘呀，怎么也飘不到，她急得什么似的。

魏然的到来将她从与幽灵的纠结中拉回到现实中，见她烧得像煮熟的大虾，近乎昏迷，魏然心痛得无法言说，抱起她就往医院跑。

魏然是她和小海最好的朋友，处得像兄妹一般。与小海比起来，魏然更细心，更体贴，如果当初选择魏然，也许此生会幸福地度过。但是，和魏然在一起，杜芳没有那种怦然心动的感觉，在她的心目中，魏然更像是她的哥哥。

魏然在事业上很顺，大学毕业后进了机关，一步一步稳打稳扎的，不久前还被提拔当了教育局的副局长。但感情方面却颇为坎坷。学习的时候只顾学习，上班后又一头扎进工作里。直到三十岁，才和一位市领导的千金匆匆结婚了，两人生活得并不和谐。几年前，那女人丢下魏然和年幼的女儿出国了，又找到了新的归宿，两人也彻底拜拜了。

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一个多月后，杜芳才慢慢痊愈，身子还是发软，直冒虚汗。病中的时候，魏然经常带着小女儿来看她，乐乐只有五岁，像个小精灵，聪明伶俐。

乐乐的妈妈出国以后，周末魏然常把她带来，让杜芳带她去澡堂去洗澡。收票的阿姨认得乐乐，问她：“乐乐，妈妈呢？”小丫头抬头看着杜芳，两人的眼光对上了，又一起对着收票员笑笑，算作回答，这种默契让杜芳一下子就喜欢上了她。洗澡的时候，乐乐很乖巧，一声不吭地让她搓灰，杜芳搂着她，怜惜得像自己的小女儿。

洗完澡，杜芳经常带乐乐去吃冰淇淋，有一次，乐乐闷闷不乐地说：“幼儿园的小朋友都有妈妈，可我没有，爸爸说她去外国了？外国远吗，她怎么不来看我呢？你要是我妈妈就好了！”看着孩子委屈的大眼睛蓄满泪水，杜芳心疼得把她一把搂在怀里。

这天，阳光明媚，魏然和乐乐陪她去郊外踏春，严冬已经过去，阳光格外明媚，风中带着暖暖的、甜甜的春的气息，迎春花儿正开得灿烂，一簇簇一丛丛的，柳条儿也鼓起了苞芽，杜芳的心情也像春天一般，慢慢朗润起来。经过这场病，她仿佛经过了炼狱一般，脱胎换骨，极地重生了。

她很感激魏然，如果没有他和乐乐的陪伴，我真不知如何打发这段难熬的日子。

（八）

杜芳望着镜中的自己，面容有些消瘦，稍稍恢复了红润，眼袋深了，添了些细细的皱纹。她打了点粉底，抹了些腮红，又在略显苍白的唇上涂些唇膏，整个脸庞立即生动、明艳起来。半年来，杜芳第一次这么仔细地端详自己。

上大学的时候，杜芳留一头披肩长发，乌黑油亮，像丝缎般爽滑，小海常常抚着她的秀发，缠在手上，舍不得放开。有一次，他认真地对她说：“杜芳，我最喜欢看你走路的样子，长发飘飘，美极了！”因为他喜欢，她就一直留着。离婚后，杜芳把长发剪去了，毅然决然的，像剪去了一生的烦恼丝。

这半年来发生了太多的事情：魏然当上了教育局的一把手；在他的辅导下，东东顺利地考上了新海重点中学；小乐乐也背起书包，走进了小学校的大门。只有小海，音讯全无，好像人间蒸发了一般。

杜芳已经不大想他了。

也许人类有一种天生的自我保护的功能，对一些惨淡的记忆，不想触及，就会像蚌一样，把它层层包裹起来，深埋在记忆深处。

魏然向杜芳求婚了。经过近二十年的相处，他们已经非常熟识了。直到那天，魏然向她敞开了整个心扉，杜芳才明白，这么多年，让魏然一直放心不下，难以割舍的，不是别人，而是自己。如果杜芳幸福，他会把这份感情深埋在心底。现在，杜芳恢复自由了，看着她在痛苦中挣扎，他的心也陪着一起煎熬。他恳求杜芳给他个机会，让他好好照顾她，照顾她的后半生。

离开小海，杜芳感觉自己的心也死了，再也不会动情了。在感情方面，她是个失败者，败得那么彻底，那么绝望。和小海在一起的时候，她一直仰视着他，除了他，她仿佛看不到任何人。她心甘情愿地为他付出，付出她所有的时间、精力和情感，却一无所获，只有累累伤痕。她已经怕了，不敢再言及爱了。

对魏然，她却不忍心拒绝。除了他，她不知道她还能相信谁？她不敢再拿自己的感情去赌一把，只能顺其自然了。曾经沧海难为水，爱情已覆水难收，此生恐怕也不会再爱了，那么，就找一个真正爱自己的人来关心、照顾自己吧。也许魏然的怀抱，是她此生最好的归宿。更何况还有个小小乐乐让她怜爱，割舍不下。

杜芳答应了魏然的求婚。

他们约好去拿结婚证，杜芳特地换上了一件淡粉色的毛衣，又套了件米色的风衣，显得知性而美丽。

他们约好十点半在婚姻登记所见面。婚姻登记所在新区地段，江北市的南部，杜芳很少去。杜芳打出租车到的时候，时间还早，杜芳便沿着街道边走边逛。

这是一处新兴的商业街，店面一个挨着一个，只是人气不旺。忽然，她看到一个不大的店面，静静地矗立在商铺中间，“小美咖啡屋”几个字显得俏皮而生动。

杜芳信步走了进去，她感觉这就是小海所说的那个咖啡屋。也许潜意识中想会会传说中的那个女人，也许是想查询小海的下落。谁知道呢？

店面不大，客人也不多，三三两两的，一个女孩着一件淡蓝的棉质长裙，倚窗站着，眼睛望着窗外出神，很清纯的模样，只是神情有些落寞。

女孩见有人望她，转过头来。杜芳迎上前去，“你认识小海吗？”杜芳开门见山地说，她相信自己的直觉。

女孩先是一惊，又迅速镇定下来。“您是大嫂吧？”话说得很得体，声音也很好听，带着糯软的江南口音。边说边将杜芳引到里面的一个小包间，端上了两杯咖啡，还上了瓜子、水果等一些零食。

（九）

杜芳和小美面对面坐着，两人都沉默着，谁也没有先开口，都在暗暗打量着对方，揣度着对方的用意，气氛一时有些尴尬。

此时杜芳有些后悔自己的莽撞了，事情已经过去这么久了，当时自己不兴师问罪，现在跑来干什么呢？按说她应该恨对面这个女孩，但是看着她那张清秀、单纯的脸庞，她却恨不起来。

“嫂子，您还好吗？”小美先开口了，又低低地说一声：“我一直觉得对不起您。”态度还算诚恳，但现在说这些话，听起来更像是作秀，杜芳淡然一笑，“过去的事我也不想提了，小海还好吗？”

“我也不知道，我们好久没联系了。”小美说着，几颗泪珠滚落出来。

杜芳听了很诧异：“你们不是结婚了吗？”欲言又止，还是忍不住说出来了：“小海说你怀孕了。”

小美哽住了，使劲地摇着头，泪水飙得更猛了，她猛地抓住杜芳的胳膊：“大嫂，您救救小海吧！”

小美边哭边说，好像那些话在心中已经存了太久了，终于有个机会倾吐出来。

“大嫂，你们吵架以后我们就分手了。他的心里一直有你，有孩子，有那个家，他要分手，要回去，我也没办法，我本来也不想拆散你们的，都怪我不好，求你不要再怪他了。

“那时候，他们单位组织体检，他回来的时候脸色很难看，把我吓死了。他说他被查出了胃癌，已经晚期了，医生说顶多再活十个月。他说是报应，是老天对他的惩罚，他认命了。

“我让他治病，我还有点钱，还可以把咖啡屋给转了，他不让，他说我们已经分手了，让我不要再掺和他的事。

“他又不回家了，他要离婚。他说不离婚你一定会让他治病，他不想治了，治也治不好，

白花钱，他已经对不起你们了，不想再花光你们的钱，他也不想让你陪他难过，离婚了你就会恨他，会忘了他。

“他怕你不和他离婚，才胡说我怀孕了。你们离婚的那个晚上，他在咖啡厅呆坐了一夜，默默地流泪，看得我也心痛。第二天，他便走了，他说呆在这个城市太伤心了，他的时间也不多了，他要四处走走……”

小美一口气说了好多好多，说得很急，好像再不说，就没机会似的。

其间，手机响了两次，一次是十点半钟，一次是十一点钟，杜芳忘了接，她什么都忘了。

她早就听傻了，一切的一切，都出乎她的意料之外，小海竟然得了重病，要死了，她却一直蒙在鼓里，那小海呢？他在哪儿？他现在怎么样了？他还活着吗？

小美也不知道小海究竟去了哪里，她拿出了一叠名信片，“大嫂，小海每到一个地方都要寄一张名信片给我，但是只有他的名字，却没有地址。你看看。”

杜芳接过来，有十来张了，这些日子里，他到了北京长城，青海月牙泉、浙江千岛湖，还有香港、澳门等地，真不知道他拖着重病的身子，怎么去的。她翻看了一下日期，最近的一张是江苏南京玄武湖的名信片，时间是五天前，看来他又回到了他们上学的地方。他在那儿找寻什么呢？现在还没走吗？

第二天，杜芳便请了假，坐上了开往南京的班车。

（责编：杨振关）

古井大院

梅梅

小巷原是树头村吴、钱、史三姓大户的屋后巷。小巷很深、很窄，呈九十度，只容二人并排走，因是屋后巷，故门少窗多，只在拐角处开有一个不设防的门，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只有门框、没装门叶的门，其实此门以前曾装有一横栏杆的拉门，俗称栅门。门内有一个大院，院内种有很多的花木，有一口井，这口井人称古井，还有一座木板房的屋子，屋子不大，一厅二房三开间。

据说这口井是树头村的风水宝地，以前这里有很多厕所，四周都是田园。几百年前，一场瘟疫夺走了很多人的生命，乡绅们疑是村的风水不好，到外地专门去请来了一位风水先生。先生来到这里，看后连连叹息，说这里是天地角，村之灵气所在，怎能在此挖厕所，难怪常

损丁绝口。乡绅们一听，大惊失色，忙请先生指点迷津。先生摸着山羊须说：厕所都埋了，挖一口井，乡里自此老少平安。乡绅们半信半疑，有的担心自家的化肥储料库没了。忍不住问，厕所挖在这里已上百年，说不定屎尿汁已浸到阎王殿了，在此挖井，井水能喝吗？先生拍着胸脯说：绝对甘甜无比，而且自此以后，村里世代添丁出贵。

既然能添丁出贵，管它能喝否，填厕挖井，乡绅们经过一番讨论，达成共识，照先生的说法做起来。说了也怪，这井挖好后，真的甘甜清澈。隔年，村里破天荒地出了一位贡爷（举人），虽然是花钱买的，但村民们不管这些，对风水先生的话更是深信不疑，而且越传越神。于是，这口井有了很多美丽的传说，有的说这里的井水喝后能开窍，傻的喝后能变聪明；有的说这里的井水能医百病，无论什么病，一吃就愈；有的说这里的井水能延年益寿，返老还童……总之，自从村里出了一个举人后，这口井可以说是门庭若市，取水者络绎不绝。村里人户户不喝自家井水，争先恐后地来此取水，周边村的人也常常挑着木桶，偷偷来此提水。这样一来，村民中有的不乐意了，怕村里唯一的灵气被偷，于是，便筑起了围墙，装上了栅门，并组织村里青壮人口轮流看护，后来，一些守井者为了驱赶寂寞，便拉起了二弦，吹起了笛子。在那文娱活动少得可怜的年代，这箫弦之声，吸引了很多人到此驻足，慢慢的，村里就有了一支远近闻名的乡间弦乐队，而这井这大院，也就成了练习表演的固定场所，既是一个团队之所在，就该有屋，于是，村民有钱出钱，无钱出力，院里就多了三间木板房，供众人休息和存放乐器和桌椅之所，随着古井名气的远播，这里的人气越来越旺，一些有钱的人家便高价买了这里的园地，盖起了房子，于是，一条奇特的、村民们称为曲尺巷的巷子形成了。

小巷经过上百年的喧哗后，自来水接到树头村，城市也膨胀，村成了城中村，好多人都洗脚上田，成了老板和工人，加上村里分宅基地，好多人都在自家的地上盖上了新楼房，小巷人烟越来越稀少，两边的房也越来越破旧不堪。这条曾名噪一时的小巷，成了一条死气沉沉的天地死角。小巷也因而渐渐被人们淡忘。

一

一辆宝马车徐徐地停在看似古典、实则现代的祠堂广场上，车上走下一位身材魁梧、年逾花甲的老人，他叫钱进，是树头村的首富，是省城球宇房产公司的老总。自从二十多年前离开家乡到省城创业至今，从没有回到村里一次。村里每次要建学校、祠堂什么的，到省城找他，他总是有求必应，慷慨解囊。

他今天回村并没有告诉任何人，下车后的他没走进祠堂这一块念祖怀贤联系乡情乡谊的平台，而是心事重重、表情沉闷地向小巷走去。刚走到巷口，忽然一块瓦片从天而降“叭”的一声，吓了他一跳，抬头一望，见以前堂皇的屋顶上已是杂草丛生、破败不堪，屋脊上那些嵌瓷现已脱落得满屋顶都是，一些瓦片也不知所终，瓦下的杉棱也被风吹日晒雨淋，蛀得差不多要掉了……看到这些，他的心有点疼，内心叹道：真是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径自朝小巷深处走去。

踏着满地泥土、青苔滋生、杂草遍地的小巷，苍凉感油然而生，以前引以为荣的巷子，

如今却是变得如此的陌生，那沉闷的脚步声也似在叩问着他，这是你的故乡、你的旧居吗？是的，这里就是他的故乡，小巷拐角处，那古井、那大院就是他未去省城时住的地方。这里有他儿时的记忆，也有成年后许许多多令他刻骨铭心的往事。

在树头村，你若问起钱进，绝对被问者都摇头，若问起猪屎弟，上了年纪的绝对认识，其实猪屎弟就是钱进，钱进就是猪屎弟。这是因为出生时，算命先生说他命根浅，幼小时灾难多，要求他父母给他取一个不好听的名字，才能逢凶化吉，于是母亲给他起了猪屎这个小名。

钱进出生于富贵人家，祖父是前清秀才，父亲在国民党时期是一位上校军官，家里有良田数百亩、房屋上百间。钱进无姐妹，只有兄弟三人，他排行老三，两位哥哥都大他十余岁。兄弟年龄相差这么远，最大的原因就是他爸是当兵的。他出世时刚好是日本鬼子投降的那一天，据说他出生后的一百天内，他的祖父、祖母相继去世，村里的老辈人都说这是他的时日硬，克死的。

五岁那年家乡解放，临解放前二天的深夜里，身为国民党军官、在胡琏手下任团长的父亲知大势已去，潜回家中准备带他们母子一同逃往台湾，但想不到的是竟有人出手比他父亲快，绑走了钱进。这让他的父亲十分伤心、十分无助，对天连叹祸不单行啊！当时在这附近一带驻扎着很多土匪，他们常常在梅林湖抢劫过往船只的货物，常常到各主要路口抢劫过往旅客财物。在局势十分紧张的日子里，谁还敢带着财物到外面做生意呢？路无富客，江无货船，土匪也就无了猎物，无猎物就无了收获，无收获的土匪便潜入周边乡里的大户人家去绑架人质，留字勒索财物。

钱进恰好是在那天黄昏在自家门口玩耍时被抓走的，他父亲回家时。他母亲正在打点财物，准备前去约定的地点赎人。但因当时局势紧张，他父亲顾不了他，连夜带着他母亲和两个哥哥坐船逃至台湾。当时有一种传闻，说那些被绑架的人如果家里人慢拿钱来赎人，土匪就给被绑架者吃下毒药，吃下后有的双眼失明，有的龟腰，有的哑巴。俗话说儿是母亲心头肉，不说救儿子，最起码让儿子今后少受点苦。舍弃不了儿子的母亲在再三苦求丈夫救孩子回来后再逃走无效的情况下，将一对金手镯和二十个银元交给家里的一个长工，对他说离土匪要的一千块大洋还差得远，无论如何要长工走一趟，求他们网开一面，放过钱进。

长工名叫钱柴，四十多岁，是他家的族亲，他原有一个妻子，因为受不了跟着他过贫穷的生活，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跟邻村一个大他十多岁的汉子私奔了，至今杳无音讯，他也因穷一直没再娶。因是独身，作为乡绅的钱进的爷爷，便把他收在身边，白天在他家打工，晚上就让他住在古井大院看守古井和乐器。钱柴是一位知恩图报的人，一向对钱家忠心耿耿。对钱进的母亲很是尊重，虽然知道与穷凶极恶的土匪打交道有危险，但还是没有犹豫，接过钱物星夜上路。刚走到村子口，便意外地碰到钱进。原来土匪将绑来的钱进装进麻袋后，准备连夜乘船离开，想不到来到渡口却被人发现。当时因全国将要解放，为了便于开展工作，共产党派了好多武工队员和一些进步学生，到城内和一些主要乡村蹲点摸底，为迎接解放做好一切准备。被武工队发现后，土匪舍弃了钱进跳船潜逃。武工队员问明钱进的住址后，便准备将他送回家中，来到村口正好碰到钱柴。钱柴很是意外，高高兴兴地带着钱进往家跑，但此时的钱府已是人去楼空，父母兄弟已不知所终。所谓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钱进哭寻娘亲、钱柴一头雾水的时候，邻居史可走了进来对他说，钱进的父

亲兵败了，带着一家逃走了，现在房屋已卖给了他，边说边拿出了字据。

钱柴呆了，他的呆不为自己今后的饭碗，而是为钱进，也为时局，也为一个家族的沉浮。

如今钱进已从一个衣食无忧的公子变成了一个孤苦无依的孤儿，他今后何去何从呢，谁能给他一个家，谁能给他温暖呢？望着哭哭啼啼的钱进，钱柴心内一酸，眼泪似雨水哗啦啦地下个不停。一旁的史可却嬉皮笑脸地东瞧瞧西瞧瞧，摸这抚那，时不时得意地狂笑，钱柴忍无可忍，咬着牙，抱起小钱进说：少爷，跟我走吧，这里不是你的家，从现在跟我一起过吧。今后，我有吃的，你就不饿，就是乞讨，我也要把你养大。他看也不看史可一眼，大步地走出钱家大院，确切的说是史家大院。

守井虽然是无钱，每天还要打扫卫生和修理花木，但钱柴很乐意，因为他怕寂寞，这里每日都有人来提水和闲坐，很是热闹。还有在这里它可以学习到很多的东西，比如吹箫和拉弦，且有时还能吃上宵夜，还有人家都说这里是风水宝地，能住到这里是三世修来的福气，所以他很知足。

将钱进带到大院里，老人们知道他的事情后，都撮合钱柴认钱进为养子，他听从了，钱进很懂事，认了。

后来村里开始分房分地，作为村里最穷的钱柴有权优先选房。人们估计他会选钱家大院，但他没有，他向农会要求要充公的古井大院里的那三间房子，农会同意了，毕竟古井要有人看护，而钱柴又是属于根正苗红的雇农，还有这大院是人们既爱又怕的鸡肋，虽然这里风水好是不争的事实，但还有一个缺点，也就是人们怕的原因，因为这里井水好，早晚都有人来提水、洗衣、洗米、洗菜什么的。很是嘈杂，今天既有人自告奋勇来要此房子，农会领导做了个顺水人情。

跟养父住进古井大院后，钱进对一切都是新鲜的。特别是午后、夜晚或是农闲，整个大院就像市场，热闹非凡，吹、拉、弹、唱各取所好，品茶、拉家常、谈农事更是老人和主妇的乐事，也有一些年轻人，拿起扁担玩起托手尾（比手力、脚力）、相压（一种接近摔跤的体力较量，能压住对方者胜）等等体力比赛，而他就和的小伙伴们一起喝彩助威，有时也和小伙伴们一起玩起“丢手绢”的游戏。

那时，他常常听大人们谈男女之事和一些咸古（荤故事），虽然他似懂非懂，但觉十分有趣……总之，这古井大院给他留下许多童真和虽苦犹甜的难忘岁月。

二

踏进古井大院，他眼睛一亮，大院里花草簇拥，地面干净无尘，与外面的荒芜判若二个世界，犹如走进桃花源中。他来到他以前住过的房子，门虚掩着，里面一切家具和日用品有序陈列着，跟他当年在此住时几乎完全一样，那一张据他养父说传到他这一辈已是用了五代人的杉木大床，依然静静地卧在房西角。看到大床，与养父一起生活的日子又一幕一幕放电影般地浮现出来。

他清楚地记得，养父可能怕他是少爷出身，不喜农桑，刚跟他生活的时候，常在吃饭之前，特别是睡觉之前向他讲24节气，讲什么时候播种，什么时候插秧，什么时候施肥，什么时候该除草。有时候，养父也会向他讲述他的家史，说他的祖父是村里的大贤人，能写诗也能画画，并写了一手雅字，村里现在还留有他的墨宝，如“钱氏家庙”、“元天上帝庙”等等，都是他祖父当年写的。谈到父亲，养父更是眉飞色舞，说父亲是当时黄埔军校的学生，打仗很了得，曾经在台儿庄阻击日军，将日兵打得落花流水，日寇很怕他，从此不敢进入冒犯。而母亲在养父的心目中不是一位普通女性，更似是一位活观音，养父讲母亲时每次都很动情，说母亲的美丽、善良在当地是皆知的。特别是一九四三年下半年大饥荒时，母亲一连在家门口煮了半个月米粥来救济无饭吃的村民。至今，村民们还念念不忘，常常谈起。有时谈着谈着，养父也会叹声连连说：唉，可惜好人无好报，想不到你一家会落魄到今日的地步，真是老天无眼啊！

.....

五岁就失去家人的钱进，对家史是一点不知的。在养父一点一滴叙述中，慢慢地对祖父、祖母、父母、兄弟有了较深刻的认识，也常常思念着父母兄弟，特别是看到一些同龄人在父母怀中撒娇时，他会情不自禁地想起母亲，多么想母亲能来到他的身边，疼他，爱他。

一天晚上他突然梦见母亲，母亲把他抱在怀里，边摇边唱着“月啊月光光”的歌谣。忽然，母亲越唱越大声，越摇越用力，摇得他几乎要从母亲怀里摔下来，他吓了一跳，醒了过来。心有余悸的他刚刚睁开眼睛，便被他眼前的情景惊呆了。只见养父赤身裸体，喘着粗气压在一个女人身上。这个女人他认识，是同村里叫吴辉嫂的寡妇，吴辉嫂当时已四十来岁，是五个孩子的母亲，她早晚都来大院打水、闲坐，有时也和男人们打打闹闹，也曾在大院里跟好多男人相压，因是男女，为避嫌在相压这游戏过程中，双方约定，无论谁胜只能压横，不能压直，也就是说双方只能压成十字形，不然就有非礼之嫌。此时的钱进想不明白，平时都在大院的土地上相压的大人们，今晚怎么了，相压压到床上来，而且是压直的，衣服也掉了？这个时候吴辉嫂看起来很痛苦，连连呻吟，整个身体看起来似是在反抗，上下摆动着。养父这是怎么啦，难道要把她压死不成？他想开口制止，但最终不敢，十分紧张地闭着眼睛装睡。

过了一会儿，传来吴辉嫂幽幽的一声：好累！

那就多躺一会儿再走吧！

这是养父吗？钱进有点怀疑，因为自己跟养父已有好几年了，从没听到他说话这么动听，这么温柔。

我真的好想再多躺一会儿，但不能呀！天将亮，人家要来打水了，若被人碰到，不枪毙也会被民兵拉去游街，最起码也要去汽灯下站，到那时你我都无脸再做人。吴辉嫂有点不舍，有些伤感地说后便起身穿衣服。

养父叹了一口气后，说：做人真难，真是难为你了！然后下床从大床下拿了几个红薯放进竹篮，低声对吴辉嫂说：等下你走，记得拿回家煮给孩子吃，别饿坏了他们。

吴辉嫂看上去很是高兴，很快地下床，边系裤带边连声说好，临出门时又补了一句：以

后不在初一十五来，逢三、六、九日我就来……

唉！时间过的真快，一转眼就五十多年了，养父和吴辉嫂也已作古多年，但当年的那一幕却永远地烙在他的脑海里，影响着他一生。几十年来他无论走到哪里，只要是空闲或与女人做爱，这一幕总会浮现。

看着眼前这张有百年历史的大床，他的心情是复杂的，因为已有几代人在此床上为了情、为了爱、为了后代、也为了快乐前赴后继地演绎着一幕幕人间情爱剧，包括他自己也曾经在这床上纵横驰骋。

三

我就知你会来，果然不出我所料。一个略带苍老，但很有磁性的女中音把坐在床沿发呆的钱进惊醒过来。紧接着一位年近八旬，腰直面润，头发乌亮，穿着华丽，看上去似是电影里的贵妇人的老太太走了进来。

一见是她，钱进有点不好意思地点点头。站起来低声道：你有命我敢不来吗？

你若不是为这屋，我这七老八十的老太婆能请你回来吗？老太这句话似是在责怪，但语气很温柔。

别这么说，来丽姐，我也老了！钱进边说边拉她的手。

来丽姐看上去很开心，很激动，手在他的手上摸捏着说：你比以前胖多了，比年轻时更加好看。

钱进有点不自在，抽回手站起来对着她说：你真是老来俏，越老越漂亮呀！

听了这话来丽姐很是高兴，微红着脸说：真的？

是啊！钱进此话刚出口，忽然有点意外，大声道：哗，好大！

来丽姐有点不好意思，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胸部说：以前没什么吃的，现在生活好啦，就……

这时钱进急急向她靠近，她下意识地退到床沿，钱进走到她身边蹲下去，从床底下拿出一只拖鞋后匆匆向大床后的墙壁走去，顺着他的身影望去，她吓了一跳，只见一只巴掌大的蜘蛛像地图上的海南岛，静静地与她对视着，才明白钱进口中的大是指那蜘蛛。钱进打死蜘蛛来到她身边，她有点恼羞成怒地说：我说的半点没错，你关注的依然是你的房屋、你的墙壁。

不是这样的。钱进有点紧张，下意识地拉住她的手，柔声道：你的比以前更柔更有肉。

你还记得以前吗？来丽姐有点木讷地问。

钱进来到窗前，注视着古井，刻骨铭心啊！三十年前的那一幕又在他的脑子浮现：钱进刚过而立的那一年，唐山发生了大地震，那时四乡六里一夜之间都有传闻，说本地也要发生

大地震。这传闻如原子弹爆炸，搞得人心惶惶，人们有的屯粮米，有的备干粮，有的将粮食卖掉换成人民币，更有甚者不顾粮食短缺，竟然放开肚子，将一个月的口粮几天时间内就吃个精光……

恐慌归恐慌，但一切农业生产依然正常。十月冬收完后，按惯例生产队都要大会餐。那天晚上一向滴酒不沾的钱柴，竟然也跟其他人一样喝起酒来，而且一喝就是一海碗，同席的人都好心地劝他不要喝得太多，可他不管，边喝还边说：管他娘的，只要能进肚子里的就吃，不然地震来了，埋在土下，还要被阎罗王骂傻！

吃完饭后，好多人都借着酒兴来到大院喝茶，钱柴很是热情，叫钱进点火煽炉，自己到井边提水，不知何故，水桶没落井，他自己却掉了下去，众人大惊，忙上前施救。幸亏这个井的直径较大，他掉进去后翻了个筋斗，头露出水面，众人松了口气，拿了架梯子让他上来。

钱柴边蹬梯边骂骂咧咧：他娘的，明明有一个玉盘，拿到手里却没了！

众人听后望着天上的月亮后，乐了！

可能是受惊吓和着凉，第二天，钱柴便闭着眼睛走了。

钱进成了名正言顺的一人食饱、全家不饿的光棍司令，三十几岁的人本该早为人父了，可他与众不同啊！早在十年前，一些热心人就在忙着为他穿针引线介绍对象，可是每次都是因为他复杂的身世和贫寒的家境而失败。

四

成了单身的他变得异常沉默，幸得村里一些阿婶、阿嫂同情他，在来闲坐或来井边提水洗东西的时候，顺便帮他洗衣服，帮他打扫卫生，收拾庭院居室。特别是来丽姐，一天几乎要来几次，有事无事都来，有时半夜三更也来，换成他人也许人们要说闲话，但对于她人们都说这是应该的。原来来丽姐以前是他家的丫环，在钱进出生前，他的爷爷便买她进府，专门去照料钱进的。随着钱府的破落和解放，她也解放成了自由人，嫁给本村一姓吴男人。后来她男人在一次平地中，被埋在地下几百年的棺木的铁钉刺中了脚后跟，受到感染脚从此便烂了，怎么医也医不好，成了一个废人。幸得当时两个孩子都已长大，能下地干活挣工分，日子过得还可以。但作为丫环出身的她十分怕寂寞，每天照顾丈夫的三餐和换药什么之后，就往大院里跑，跟在那里弹唱闲谈的男女们打闹，毕竟自小就带钱进，感情还是有的，因而每次来的时候总是忘不了为他们父子洗衣服理家务。钱进对她也很依恋，在他的心目中，来丽姐既是大姐姐，也是慈祥的妈妈，若一天见不到她，他就会萌生莫名的惆怅。

初夏的天气十分潮湿闷热。钱进记得很清楚，就在那个闷热的夜晚，他吃完生产队一同龄人的结婚喜宴，闹完洞房后回家，夜已很深，他也很累，但不知怎么搞的总是无法入睡。人一睡不着就胡思乱想，想自己的身世，想同村的同龄人都已有了女人，有的早已成为人父，可自己还是打铁师傅手中的铁夹子：一头热。不由悲从中来，他有点恨自己的父母，也恨养

父的无能。刚想到养父，儿时的那一幕相压戏又在他的脑子里上演，这有如火上加油，让他更加辗转难眠。

忽然，大院里灯光一亮，然后又传来一阵提水声。从声音判断他明白来者是来丽姐，毕竟在此住了近三十年，每一位常来这里提水者，从语气、脚步声到提水习惯，他都是熟悉的，闻其声就知是谁前来。以前夜深听到这声音他从不去理会，但这次不同，在这瞬间他似有千言万语要对她倾诉。他起身下床向房门走去，在无意间向窗口望去的一刹那，他呆了，只见来丽姐正赤着上身，在擦凉，已经四十多岁的她胸部很平，双乳就像两个放在平整广场上晒干的萝卜干。他虽然无女人，但从那些给婴儿喂奶和一些喜欢到溪里洗澡的女人身上见识了很多女人的身体，还没见过这样扁平的奶子。以前见了也就见了，只觉得可笑，没觉得什么，但不知今晚怎么搞的，来丽姐那干瘪的身体却让他热血沸腾，一股本能的欲望火山般在体内喷发，一缕人性独有的奸诈似云雾在灵魂深处缠绕。

他轻轻拉开门栓后回到床上，大声问：外面是谁？

来丽姐倒没感到不好意思，只是有点意外：是我，天太热，睡不着，来擦凉，你还没睡呀？

嗯……有点不舒服。钱进有点心虚，心跳加速，说后按了按胸口装睡。

来丽姐听到他身体不舒服，忙穿好上衣，边走边扣钮扣，来到房里，因为经常来帮他收拾房间，她很熟练地拉开电灯，来到床边问：哪里不舒服，是不是吃喜宴酒喝多了？

你不知道我是不喝酒的吗？钱进装不快。

我知你不会喝酒，但怕你步你养父的后尘。来丽姐说后将手按在他的额头上：不热，真的没喝酒。也不像中暑，哪里不舒服呢？

额头被她一按，钱进有如触电，胆子也大了起来，心跳也加速起来，手如蛇伸向来丽姐的下腹部，在盆地般的小肚上按了几下，说：这里不舒服，有点胀。说后手没离开，而是有意识无意识地摸捏着。

那是你吃的太多，撑着了。来丽姐边说边按摸着他的肚子，接着问：有万金油吗？擦一下就好。

没，蚊叮的狠，抹完了。其实也不用万金油，经你手这么一按，好多了。钱进说到这里，手又再向下滑去，见来丽姐没拒绝，用手指拉起她那橡皮筋的裤头，向丛林深处挺进……

其实，来丽姐早就料到今夜有好事要发生，因为在拉开电灯那一刻，她将目光射向钱进的时候，发现他的裤裆有点异常，似船桅高高竖起，明白他不是身体不舒服，而是在怀春。当钱进手伸向她的时候，她微颤了一下，想拒绝，但想到一个大男人年过三十还未闻过女人味，有点于心不忍的同情。还有自从男人被钉子刺伤后，这近十年的时间里她再也没做过那事。不是她不愿，她很渴望做，只是丈夫无能，她已记不清有多少次对着卧床的丈夫仰天兴叹，有多少次在欲火烧身时走出家门来到井边冲凉降火，她也常常渴望天降男人以解燃眉，可惜钱进不解风情。今晚终于开窍的钱进刚触到她的肌肤，她先是假装不知，接着便倒到大床上……

自此以后来丽姐几乎每晚都来这井边擦凉。钱进整个人也变了，大家来这里闲坐，他爱理不理一改过去的热情，在生产中却变得更卖力，还四处打听有无短工可打，要赚钱啦！可在挣工分的年代，赚钱谈何容易呢？随着包产到户的到来，人们的生活有了较高的改善，盖房修屋的人多了起来，他便跟村里的一个泥水匠干起建筑活。他是一个有心人，不到一年时间便掌握整套泥水活手艺，就能独自操作独自揽活，有活干就有钱赚，他的日子渐渐火起来。

俗话说鸿运逼人来，就在他日子过得滋润的时候，他的两个哥哥回乡找他来了。原来他的父亲到台湾后不久便退役，一家移到香港定居办实业，此间他父母也试图回乡找钱进，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他们明白自己的身份给钱进带来的只有伤害，于是不敢回来。到了取消阶级斗争的时候，他的父母已相继离开人世，临终时再三嘱咐两个哥哥一定要找到他。后来他的大哥见他会搞建筑，便建议他到省城发展，说那里是特区，好发展，而且兄弟要相聚也方便，钱进听从了，临走之时将房屋托来丽姐看管。

五

谁也想不到，包括他的二位兄长也想不到，当初给了他一万元建了支建筑工程队，给人家搞室内装修，想不到十年时间，他已发展到成了一家颇有规模的房地产公司老板。他的成功给村民的震撼很大，有替他高兴的，也有嫉妒的，古井的风水好，又成了热议的话题。特别是近来一些人提出古井大院本来就是众人的，它应归集体所有，说好风水不能让钱进独占，应全村共享。村领导班子考虑到钱进多次斥资修桥铺路建学校，对村里的贡献大，不敢向他开口提出，对一部分村民的强烈要求就用拖的办法敷衍，可史姓人忍不住冲进古井大院想要强行收回。而作为钱进房屋看管人的来丽姐却坚决死守，站在门中央不让他们进去。村民们见她是女的又是老人，最初好语相劝，可来丽姐好似是祠堂前的旗杆直立不动。村民无法，冲上去就把她架开来。来丽姐又气又急，她也顾不上脸皮什么的，倒在地上大喊非礼、强奸。事情到了这么严重的地步，吴家人看不下去了，向史家动武了。钱家也责无旁贷地加入到声讨史家的行列。一场因古井的传说、风水引起的纠纷变成了一场血腥的械斗。史姓因人少势弱便到外村搬人，形势很是危急。幸得县镇领导及时赶到平息风波。

几百年来，一直和睦相处的钱、史、吴三姓因了古井反目成仇。好多次若无县镇来人及时制止，流血事件在所难免。县领导经过调查，知道事件的根源在于古井，而古井的归属又属于钱进。为了让事件快点平息，于是县领导到省城找钱进，把前因后果向他说明，并向他告知村方面要收回该大院建文化中心。他听后很意外，因为这事作为他房屋看管人的来丽姐并无来电来信告知他，他半点情况也不知，当听到村民为这古井的事酿成流血事件，很是过意不去，马上表示无条件归还，他今日回乡就是专门为此事而来。

你在想什么？来丽姐见他傻傻的，关心地问。

来丽姐以为他心痛大院要归还，忙安慰说：既然答应人家归还，就不要想太多，如果你要跟我商议，我是绝对不同意的。

钱进有点意外：归还的事我还没告诉你呀，你怎知？

来丽姐有点不满：全村人人都知道，从小到大都在夸你有胸怀、有大义，我能不知吗？哦！钱进有点意外，叹了口气后说：这古井、这大院本来就是众人的，我无理由占有呀。说后有点愧疚地拉起来丽姐的手。

来丽姐有点动情说：你做得对，只是今后，这里就无立身之地了。

不会的，村领导说给我一块宅基地，我准备以后把它盖起来，到时你可要来相帮呀。钱进把相帮说的很重。

这么说，你以后还回来？来丽姐以为他不会再来，感觉有点意外忙问。

以后我会常来的，儿子已长大能接班了，我也该歇一歇啦！钱进的语气带有点岁月不饶人的苍凉。

那就好，那就好。来丽姐听说他以后会常回来很是高兴，有点像小孩般的手舞足蹈。

噢！钱进想起了什么，转身望向古井说：来之前我就打算好，准备今晚请乡亲们来这里谈唱闲聚叙旧，欢乐一下，你看这事成吗？

成，绝对成，大家都念念不忘过去在这里闲聚的那段岁月，只是近来为这大院搞得大家不太和谐，现在开口有点难。来丽姐有点难为情。

见到来丽姐的时候，本来想责怪她这大院的事没告诉他，还跟人吵架险酿成大祸，但想到这一切她都是为了他的利益便忍了下来。现在见她既高兴又为难，钱进忙引导她说：找老人们行吗？

对，我马上到老人院请老人们去通知大家。她明白钱进请大家来的意思，无非是要让大家和好如初，正愁自己不知如何向众人开口，他指了条能让她下台的途径，她很开心，顾不上问钱进今晚如何安排，便向老人院走去。

钱进望着她的背影嘀咕一声：一大把年纪还这么心急。然后来到古井边，心想几十年难得一次回家，该喝一口家乡水了。想到这里顺手拿起水桶向井里打了满满的一桶，双手掬了一口喝下，这水怎么比以前苦了点，他皱着眉抬头望向明朗的天空。

（责编：周淑艳）

鱼神

甄建波

滋啦——滋啦——树上的蝉烈烈地叫，把春树闹得坐立不安：我这是咋着了？春树心头这样问着自己，却早有一个念头跑到前头去了。春树望着当院那节又长又宽的玉米仓想：即便整个夏天没活儿干，我又怕啥？

可春树毕竟不是那人儿，就又往回想：这要是在往年儿，自己的网队早就闲不住了，也没啥大活儿，今儿给这家鱼坑围一网料台；明儿又帮那户儿倒几筐鱼苗儿，工钱挣得虽然不多，却能拢住这帮队员的心。总是老早就收了工，有些土地多的队员还可以到田地里转转，耖耖地，留留苗儿啥的，即使是在田埂儿上坐一会儿，抽支烟，也觉得塌实啊。可今年就不行了，一进入夏天，网队就一点活儿没有，有的队员说，活儿都让其他网队撬去了。春树总是不太相信这些话：就那几拨儿新成立的，也敢叫网队？他们都会逮鱼吗？白鲢、鲫鱼、拐子（鲤鱼）都分不清，说悬一点儿：鱼自己蹦到手上都攥不住！就他们？

夏天就一个热字，春树就借这个热字发挥。他说，夏天是最容易闹毛病的时候，尤其是皮肤病。这几年的鱼坑都用乱七八糟的鱼药儿，好好的清水都变成了药水儿，沾上皮肤就会起红疙瘩，你还别用手挠，一挠就会泛泛成一大片，刺扭儿着呢！大热的天儿，打网的连衩都穿不了，一下水就浑身湿透，连裤裆都湿得呱嗒呱嗒的，不要说前面的那东西会受病，就连屁眼儿里都灌满了药水……一席话让队员们浑身直起鸡皮疙瘩。春树瞅准时机，大手一挥：走吧走吧，地也该耖了，草也该薅了，别忘了庄稼人还得靠庄稼地！春树天天都这么说，天天春树就凭着这个理由，使那些队员们仍属于春树网队。可是这个理由渐渐失灵了，如今喷雾器一背，滋滋一喷，地里草刺儿不生，种有播种机，收有联合收割机……夏天简直就变成了庄稼人赋闲的季节了，特别是今年的夏天。这几天，春树再为没活找理由时，老七就会噘鼻子说，跟着你没活儿干，还不许我们去别的网队？春树说你去呀，去了就别回来了！老七真格儿就一甩手走了，真带出了几分不回来的样子。说实话春树舍不得老七走，老七是他的左膀或右臂，这家伙有头脑，号召力也挺大的，他再捎带脚儿给你鼓捣走几个人……春树的心里不免“嘭嘭”地敲鼓。

这几天早晨，总有网车由春树家门口路过，春树家守着村头儿，不远处就是一条不太宽的乡间公路，两边是一棵棵高大的杨树。网车一过，突突突将凉气儿砸进了春树家。春树想：这是谁家出坑呢？附近的坑主和自己可是铁哥们，不会用别的网队吧？春树决定跟过去看看。路已经走出很远，春树觉得却很近，回头还能看到那些村庄。春树追到那辆网车时，车就停在那儿，队员们抱着鱼网费劲吧咧地向土坡上爬，春树却轻车熟路地由入口进去，冲那些抱网的长龙轻蔑地一笑：一看就没来过。坑主老九正与网头谈下网的事。到底是老板，人家事儿大，私交再好也得讲究个分寸，春树压了一下火儿，轻轻一碰老九的衣襟。老九一看是春树，脸就红了一下，瞬间就恢复常态。春树说，走，我有话说。老九没动：就这儿说吧，都不是外人。春树就直说，你咋用他们呢？毕竟有些怯，所以声音很低。老九无所谓地笑笑，那个外村儿的网头也不屑地笑笑。老九说，没办法，领车人找的网，我不能放着好价钱不卖啊？春树反问：领车的会为一只破网队，不拉价钱合适的鱼？这次未等老九说话，那个网头

不爱听了：我看你是想活儿干想疯了吧？你还追到坑边来了？春树说，我看你是找挨揍了！网头一耿脖子：你吹呢！两个人眼看就要动手。老九急了：我老九在这片儿也算是个人物，还没看到有敢跑到我这儿来撒野的主儿呢！外来的网头不言语了，赶忙指挥队员们下网去了，春树也悻悻地离开了。春树觉得自己简直就是逃走的，他觉得老九的话多一半是冲着自己说的，既然他和老九是朋友尽可以和他闹的，可是他是一个有身份的朋友，有身份的朋友到了应该显露身份的时候，只要你不想在人中出丑，最好远离他！到了只剩下你们两个人的时候，你再撒娇，想到这里，春树简直就要吐！

晚上，春树还是去了一趟老九家。春树把自己的难处跟老九一念叨，老九就表了态：好吧，谁让我俩哥们弟兄一场，三天以后，就三天以后，上我这坑围料台！由老九那里回来，春树就琢磨：这三天咋过呢？春树坚定地想：没活儿也得给队员们找出点活儿干！正好儿网该补了。

老七打电话来了，说他今天要给老丈人浇地去。春树心说，这个老七！还为前几天的事情和我执气，有本事就赶紧离开我这儿啊？亏得我对他还那么好。可也没办法，自己和他再亲也亲不过他老丈人，即使把他叫回来，就怕他媳妇找过来，就他媳妇那张嘴，春树可领教过，嘟嘟嘟地跟打机关枪似的。

定下了老九家的活儿，春树就想把这信儿告诉队员们，开始他想憋着，可是咋也憋不住，终于在补网时告诉了队员们。他们一听，纷纷告诉春树：那天有雷阵雨啊，天气预报早就说了。春树说，那玩意儿没准！……补完网开始装网。老七从老丈人家回来了。春树就问：老七那天你去吗？老七摇摇头，显出无奈的样子：我去不了了。春树继续装网，心说话：你爱去不去！老七却没走，和队员们说，听说那天还有雨呢？队员们接茬说，雷阵雨！春树心说，老七你少来这套，你要不说有雨，我还寻思寻思，你这一说有雨，我还非去不可了！

春树正在得意时，张松站起来说，老七让我过去帮几天忙。春树问，你也去给他老丈人浇地？张松红着脸说，不是，是——跟着他出几天坑。不知咋搞的，听完张松的话，春树紧绷的神经反倒松弛下来了。春树自言自语：好啊，好啊，终于说实话了。他突然把目光盯向其他人：还有谁去？及早说出来，别让我到时候没法安排！没人言语。春树的心里头热乎乎的。春树说，我去小卖部买些凉东西吃。大步流星地带出坚定的模样，春树是装给队员们看的，就是想让他们明白：你们都走喽，我又有啥害怕的？小卖部的路不是很远，拐了几个弯儿终于没人看着了，春树就像是二万五千里的长征，又似《西游记》里十万八千里的险途，一步一步地朝前蹭，每一步上都缀着一嘟噜心事。春树必须赶在步与步的间或中将这些心事解决掉，啊——好累呀。虽然一路上无妖无怪，更撞不到雪山，雪山？春树一激灵，牵回了神儿，疾步向小卖部奔去……春树搬着一箱子冰镇饮料回来了。只见傻小六不耐烦儿地在那挂被叠得整整齐齐的鱼网旁转悠。春树抱着箱子问：他们呢？傻小六看到春树撒腿就跑：二大爷，他们让我先在这儿看着网，等您来了我就可以走了！春树扯着嗓子再问：他们呢？！傻小六说，去饭馆了，老七请客！一下子就不见了他的影子。噶，一箱子冰镇饮料砸到地上，春树的眼前就横起一座雪山，有一个妖怪藏在雪山的后面——老七！

老七买了一辆新三马车，鱼网买了三挂。出百八十亩的坑有两挂就够了，再大一些的鱼坑用三挂，十几亩几十亩的用一挂。水落到沟槽时就拆下来一截，这样算来老七的三挂网能顶六挂鱼网用。独——毒啊，你老七到底是我一手栽培出来的，身上还残留着我的痕迹呢！气愤过

后春树心里还有点儿小小的得意了。老七招兵买马的那几天，春树一狠心将鱼网捅了几个大口子，春树的女人就数落他：你吃饱了撑的？刚补好几天啊？春树说，你知道啥？说完去喊傻小六。春树敲了半天门，傻小六才开门，揉着双眼问：干啥呀？二大爷。春树吩咐，补网去！哎，啊——傻小六脖子一梗：不是补完了嘛！春树说，你还挺横啥？不想干了就别去了！春树又来到了张松家，张松的老婆刚好出来倒脏水，她告诉春树：张松吃过饭就去老七那了。春树没好气地问：那他还在我这儿干吗？女人说不知道。春树又想去别人家看看，张松的女人说，您别去了，他们都去老七家了。春树的心里咯噔一下，他想去老七家找，可又想了想，也没啥劲。傻小六嚼着方便面赶过来了：二大爷，上哪补网啊？春树说，还补个屁吧！你还不快去老七家，老七领着咱们那拨人去打网了。傻小六一听撒腿就追：这老七婊子养的！

到了出老九家鱼坑的头天晚上，春树这边只剩下傻小六一个人了。老九说，这让我以后咋给你活儿呢？快打电话找金网头吧！老九又说让我跟他跟你联系吧。老九撂了电话一会儿，来电话了。春树抓起电话就问：是金网头吗？电话那头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是我，赵老四！咋连我的声儿都听不出来了？春树就一愣，心里像堵了一块东西。赵老四接着说，明天别晚了噢！你打这个电话跟老金联系吧。说完撂了电话。春树心想：你跟着瞎掺和啥呀！春树就拨通金网头的电话：金头子，明天你就多张罗吧。金网头说，客气啥，咱是熟人儿。春树心说，都说这人们是见面熟，我看听声儿一样熟。

第二天一见面，果真是熟人儿——正是前阵子也是在这地儿跟自己争吵的网头。唉，春树就觉得心里真不是个滋味。金网头说春树头子，今天就听你的了。春树刚应下，金网头就高喊一声：穿衩！春树一惊，忙说，围料台还用穿衩！到时候咋下水踩网绊啊？金网头说，你没看到阴天吗？这大冷的天儿，不能为了几个鱼把身子弄坏了。队员们也跟着附和：又想让我们学你那帮人干活的样子？春树心说，我这头儿还咋当啊？

老九拧开投饵机的开关，饲料射向料台前方，先是一两个长嘴鲤鱼探头探脑，然后一个鱼跃连接一个鱼跃地呼朋引伴儿，越来越多的鱼聚到这里，先聚成个疙瘩，再拧成根绳子，最后汇合成直径十几米的大圈圈，这些金黄色的鱼鳞，要是能在阳光的照射下肯定好看！

那水中仿佛有一棵硕大的树，那些浪花就是树上那些怒放的花朵。春树就坐在岸上数，可是咋数都觉得不舒服不那么顺畅，春树的眼前一亮，想起电视剧里刘罗锅子的那一套，一朵两朵三四朵，五朵六朵七八朵……你别说，还真是那意思，那些鱼开始还真随着春树数数儿的节奏窜来窜去的，然而它们毕竟不是飘落下来的，而且开放得奇快，一会儿春树就跟不上了。便在心里狠骂：那些个作花儿的鱼，到底是畜生脑袋，不解人的心情！春树的双眼却盯住那些人。

有两只蝴蝶在春树的身边嬉戏、打闹，一只粉色一只是黄的。它们由春树的脚跟开始飞舞，到了大腿跟儿，还绕着春树的档部穿梭了一阵，后来径直飞跃到头顶，就在那里盘旋不停。春树觉得这个过程很蹊跷，蝴蝶虽小，却是贼得很，你想碰它都难，今天它们竟敢肆无忌惮地贴着自己飞来飞去？傻小六憋不住了：快看嘿！那两个花风儿（蝴蝶）在我二大爷脑袋上配对儿呢！春树骂，瞧你个傻德性！骂完，春树也笑了，心说，到底是两个畜生，大风大雨就要来临了，还有这份闲情儿！呼——一阵疾风，夹杂着豆粒儿大的雨点，春树打了一个寒战，仰头再找那两只蝴蝶，已经不见了。哦，只见它俩在水里挣扎呢，一会儿就不动了，像两片花瓣儿，荡漾在水面上。它们哪里是在享受啊？在你不让我我不让你的争斗之中死去

了。不值，真的不值啊！春树狠狠地向那两具小尸体瞪了瞪眼睛。

这阵子在村里起了一个争论：春树和老七到底哪一个是鱼神？春树说，这不吃饱了撑的吗？在鱼坑里逮鱼，不就是瓮中捉鳖嘛！会神到哪儿呢？春树嘴上这么说，心里却想：他老七有啥资格和我比？这些马屁手们，就因为老七也做了网头吗？以后再有人提及此事春树就说，春树是春树，老七是老七，咋总把我俩往一块扯呢？春树的本意是不想再让他们吵下去了，可是言下也带出了他和老七水火不同炉的意思了。春树觉得老七也是水，他和自己根本就不存在水火不同炉之意。只是各自的流淌方式不同罢了，自己只会一味地直流，而老七则能施展闪、展、腾、挪的功夫，使自己不至于碰壁。

小时候街上总有一个打着竹板儿的瞎子，老七也在。他俩就让瞎子给算命，瞎子对春树说，你水命！又一指老七：你火命！然后就向俩人要钱：一人五毛。那时的五毛钱简直就是块金子。在他俩好说歹说之下，瞎子才要了一个人的钱。那时他俩还真不信，可如今他俩还真弄个水火不相容了。

春树做过一个梦，有人对他说，你是神唯一的鱼，所以你是所有鱼的神。春树醒了就想：说这话的人是谁呢？模模糊糊的样子。后来一乐，还不是他张春树自己嘛！春树不免有些丧气。转念一想，春树又得意起来。就对女人说，就让他老七去当鱼神吧，再大也不过是些水兽的头儿！啊，兽的头头儿，那他不是也是兽了？春树为自己的突发奇想兴奋不已。女人就提醒他：别忘了老七可是你徒弟。春树更得意了：是不是的，他那些本事还不是我教的！女人说，对呀，他一个做徒弟的都是兽的头儿，你这个教他的师傅该是啥呀？哗——地一盆凉水泼醒春树。女人说，春树咱不跟他争了，咱又不是非得一根绳儿上吊死。春树想想也是：要不说现在的人们不好管理，有私心杂念的人太多了——除我之外！

春树正这样想呢，还真由坑里冒出个鱼神来。他悠悠地行走在水面上，春树不但不怕，还故意伸长脖子观望，自然已经看出了蹊跷。离近了，春树大吃一惊：咋还长得有点儿像老七又有点儿像自己呢？那东西直逼春树，神情极其丰富，一会儿愁一会儿忧，一会儿又是鄙夷。还在不停地唠叨，不，春树也不知道该不该用唠叨这个词儿，更像是由那家伙心底流淌出来的：你咋就说春树是春树，老七是老七呢？你咋就说春树是春树，老七是老七呢？……可把春树吓坏了，一股暖流由心头慢慢下滑，春树转身尿了一泡尿。春树问那个人：你说我和老七谁才是鱼神？那个人把嘴一撇：我看你们两个都是个屁！春树的脸刷地臊红了。可又一想：反正没说我自己，还有老七呢！老七才是个屁！春树没敢冲那个人念叨。不过谁也做不成鱼神才好呢！看那人模样长得既像自己又像老七的，可他说话倒谁也不向着？由此春树就断定眼前的这位既不是人也不是神，神和人都不可能做到不偏不向。可他既不是人也不是神的，那他会是啥呢？春树猛丁一下想起来了，是秤杆子上的砣！春树低下头不敢看那人，正看到眼下那片开得正绚的黄花花，年年在这个时候都能看到它们，却叫不上名字……春树突然觉得所谓的鱼神不过是牵挂着出坑拉网的心神儿，是一种专心罢了。春树想明白了，神儿也收回来了，再抬头看：那个鱼神就没了。

神儿是啥东西？它是那种扎根于脑袋里，又漂浮于表面的一些东西。春树时常看到自己的神儿化成鱼形，在眼前游来游去。春树真想把这情景留住，拿到那些人的跟前给他们看：就这些……你们还愣说老七是鱼神？

围料台速度要快动静要轻，神不知鬼不觉地将那些吃食儿的鱼们围住，千万不能让那些鱼炸窝。有时春树反倒觉得老七做事情就是这个样子，轻而且快，等你察觉出来了，他连人

马都给你拉拢过去了。

雨越来越密，和那些鱼兴起的浪花混在一起，大多数鱼被雨点儿一砸就沉入水底了，那些欢蹦跳跃着的已经是雨了。春树赶忙跳进水里踩网绳。他冲岸上喊：喂——下来几个踩网绳啊！雨水就不错时机地向他的嘴里灌。春树连一个人都没有喊下来。

春树见雨越下越大，就喊上面的人使劲拉网：你们再不使劲拉网，再不下来踩绳，还偷懒！上面的队员们还是漫不经心，春树嚷，快拉！不好好干及早滚蛋！金网头急了：我看该滚蛋的是你！我们可是你请来的！春树向岸上瞧了瞧，心里也明白——除了一个傻小六，再也没有熟人了。春树只好忍下来了：好吧，你们爱咋拉就咋拉吧。春树一脸的茫然无助。

突然，春树看到老七领着人来了，他们把那些外村的人挤到一边：去去去，一边儿介，你们会拉网吗？就会欺负人儿吧！扑通扑通，张松领着几个人跳下水，来和春树一起踩网绳。老七高喊一声：一二！拉呀——！所有的人都跟着喊：一二！拉呀——！一二！拉呀——！在这片震耳欲聋的吆喝声中，金网头领着他的网队，灰溜溜离开了。春树想：这一切要是真的该多好啊。泪水一下子涌了出来，还好有雨水伴着上面的人看不出来，春树抹了一把脸上的水，心说：过几天我就把棒子打喽！你老七买那么多网不就是想八面都罩（照）着吗？我也置办几挂新的，比你的大而且更多，连去海里打网我都敢应！春树又狠劲儿抹了一把水，前面仿佛也清晰起来了。春树觉得脚底下的网绳时松时紧，好几次春树差一点被勾倒，身子向后一仰，春树沉着脸向岸上看看：那些人哪像拉网的样儿？特别是那个傻小六，像喝醉了酒。春树想发火又压住了，人家咋说也是外村来帮忙的，就用这么一次，没必要伤了他们。春树觉得有很多人都在和他作对，又由耳畔不断的雷声，想到老天爷也在同自己作对了。春树不再计较岸上的那些人咋拉网了，身子倾斜着头向后仰，那个方向的岸上有一座孤坟，荒草上面有一片马兰花开着。春树一下子竟想到了死，眼下的情况让他认为自己正在一步一步逼近着死亡。春树想：死就死呗，干啥让它找我？今儿我就去会它！想死想得越深，春树的身子露出水面的就越来越多，岸上的人喊：您该把脚放松点儿了，我们拉不动了。春树这才扭回酸疼的脖子，发现自己快到岸边了。仔细想想：人家哪有害我的心呢？是自己的姿势不对……那一网是春树意料之中的空网。

吃饭的时候，雨停了，天上也晃了日头影儿。春树自言自语：下午还得接着围呀——样子倒还蛮欣慰。傻小六凑过来问，二大爷，这得围到多天儿啊？春树看了看这位仅存的硕果：黑儿见了！老九过来告诉春树，下午不围了，鱼车不等着了。队员们一听就赶忙拾掇东西，傻小六乐得直撒欢。有一个队员就催春树：哎，头子赶快算账啊！春树说先等等，耳畔却响起鱼车发动的声音。春树说，就让他们等会儿呗，太阳一出来，下网就稳拿鱼！鱼车的发动机越来越响，队员又再催，春树的心也慌乱了。

春树由队员们身边经过时忍不住说，老七真不够意思！队员们替老七说话了：人家没告诉您今天有雷阵雨？春树的脸憋得通红，脑门上的青筋乱跳：他那不是在——春树又把话咽回去了。春树的心噎噎地跳，却也无从发作，咋连外村的人都知道这事儿了？咋连他们都向着老七说话呢？

事后，春树忍不住去找老七：老七，你能不能跟我说实话？老七问，啥实话？春树说那天的事情是凑巧吗？老七反问，哪天？其实他心里早就明白春树问的啥，不过又不想接得那么快，稍稍做了一下铺垫，他就没等春树再问：我不想把他们伤喽。春树问，他们是谁？老七却走掉

了。

酒桌上喝得晕晕乎乎的赵老四说，我有个朋友在气象台工作，他说三天之后定会有一场雷阵雨，没想到还真灵！老七呀？老七才把头抬起来，在这之前老七的头一直低着。赵老四继续眉飞色舞：老七这回你明白了吧？为啥让你下午过来，你可捡了个大便宜！赵老四一拍老七的肩头：跟我干吧，有我在准没他张春树的嘎渣！老七勉强地笑笑：你真是能掐会算啊。赵老四说，我能掐会算个屁吧！我咋知道这雨下着下着就停了？老七呀，这还得说你时气好，该你露脸啊！

一个亲戚打电话说，一个玉米贩子急等配车，高价配车。让春树在明天务必把棒子打喽。春树想：这价格几年都难遇。春树是晚上把电话打给队员们的，他几乎向每一个队员说，不管咋着，你们也得耽误一天来帮我打棒子，抓天儿啊。

女人问春树：你说他们肯来吗？反正我猜够戗！人家老七他们的手上还堆着多少活儿呢！哪有空来给咱打棒子。春树说，我叫老七了吗？老七他吹啥？还不是我张春树替他创下来的！说到这儿春树的心里一阵懊恼。

春树听到当院有哗哗的响声，他赶忙跑出去看：棒子粒正顺着棒子仓的缝隙间向外流淌。春树以为是假的，就故意喊他的女人：快来呀，咱家的棒子仓向外流粒了！女人跑过来也惊呼：妈呀，是真的啊，老天爷——然后撒腿去拿口袋。春树这回信了。于是感动得望着天空流泪。两口子开始抢灌，一袋一袋，家里的口袋都用完了，棒子粒仍然向外不停流着。开始两口子一阵阵地窃喜，后来就有些害怕了，分不明到底是那些已经盛入口袋的是真粒子，还是流了一地的是真的粒子，春树心里一急就醒了，是一场梦。这时外面的雷声已经响起来，老七领着队员们来给春树打棒子来了。春树说，老七你是啥玩意儿？领着我的人来买好我。老七把眼一瞪：你用不用吧？不用我们就走！春树赶忙喊：回来，用！春树一激动又醒了：咋还做这样的梦呢？咋就没完没了了呢？春树的额头沁出了汗珠。春树再不敢睡了，这连续的莫名其妙的梦境折腾得春树的心开始惶惶。

雨是在清晨下起来的，果真是老七领着人来了。春树仍然不相信老七他们是真心的，可不管咋着，他们能摆出在雨中站立的姿势来给他看。春树心想：算了算了，不就是多卖几个糟钱儿嘛！大不了我把棒子低价处理。想到这儿春树冲老七他们说，不管你们是真是假，你们的心意我领了，改天再说吧。说完就走进自家的院子，春树觉得一阵心酸。这时就听老七喊，搭棚！然后就听到叮叮当当和哗哗啦啦的响声。春树开始并不以为然，可是后来外面好像越来越乱，春树就没往好处想：心说又弄啥呢？最后听到突突突的柴油机声，再后来“哗啦啦，哗啦啦……”响声不断。

春树忍不住走出去看：在他的头顶支起一座天棚，棚是用塑料布和细木棍搭的，他们啥时弄来的这些东西？棚搭在新铺的砖道上，砖道砌得很高，雨水很容易流进两边的排水沟里。只是棚顶儿被存在上面的雨水压得很低，队员们在运棒子的时候都得猫着腰。春树赶忙喊他的女人：拿簸箕和口袋来，再拿一根长竹竿！女人很快拿来东西，春树告诉女人：你啥也别干，看到雨水压下来你就用竹竿捅，可别把塑料布捅漏喽！叮嘱完女人，春树也跟着去打棒子了。打到一半儿，雨就停了，等打完拆了棚，白花花的日头已经撒满头顶了。拉棒子的车来了，贩子嫌湿不肯拉，开车要走。老七急了，把贩子拽下车：不就是嫌湿吗？你下来等两个钟头。贩子说，我等不了，后面还有好几户呢！老七说，告诉你，你敢走我就打折你的腿！

然后吩咐：把棒子粒儿摊开！其实棒子装在仓里已经半年了，早已经被风吹干了，今天并没有淋着雨水，只是需要出出潮气就行了。棒子粒被倒在塑料布上，就冒了一阵白烟儿，队员们又来回翻晒，不到一个小时棒子粒抓在手上就哗哗地响了，贩子同意收了。队员们装好车，春树的心忽悠一下：坏了，忘了！赶忙招呼女人：你快去三丫子家问问，冰柜里还有没有猪肉啊。刚才尽顾咱家的事情了。女人一乐：还等你告诉，我早把肉炖熟了，就等一完活儿，咱就揭锅！春树美得恨不能抱住女人的脸猛啃几下。可是看到这么多的人注视着他俩，就没敢，脸上却带出难为情的样子。

后来春树的亲戚告诉他：老七向贩子提了一分钱。春树的心里就感到别扭。女人说，算个啥事儿？不就一斤提一分钱吗？那钱又不是你花的。春树说，你倒会说话，贩子该咋看我张春树？女人说，那贩子心里还会装着你？再说了，他不一定猴年马月来一趟呢。

春树说，他把我的人都拉走了，还反过来拉着他们来我这儿买好！别让我撞见老七，要不，我非打扁他不可！女人说，你快得了吧，你未必就是人家个儿，再说人家单干有啥错啊？春树红着脸：他干啥我是管不着，可他也不该把我的人拉走啊？女人说，他们身上哪疙瘩写着是你张春树的人呢？他们要真是不乐意去，老七能咋着？春树一想：也是啊，他们自己要是不乐意去，就凭他老七？管这些人叫二大爷也不行啊！春树天天吵吵着要见老七，可也邪了门儿了，一条街上住着，就是见不到，有时不过看个影子在晃。其实并不是没机会，很多时候春树见到老七来了就绕着走，而老七又何尝不是呢。不过他们还是相遇了。在一个小胡同，老七家就在胡同里面住。春树好久没从这里过了：不想见老七。可今天偏偏就撞见老七开门出来，也向这边走。春树转身想回去，可又一想：我怕他啥？早把那些揍扁老七的话忘记了。就在两个人擦肩而过的瞬间，老七忍不住回头问：干啥去？春树的心一动，不由得就回答：没事儿！老七转过身：上我哪儿喝酒去？春树没言语，紧迈了几步，到了老七家门口，一边向里迈步，一边说，你早该请我了。老七脸一红，跟着春树进了自家。

春树一边喝酒，一边问老七：一斤提一分，5000斤才50块钱呀，老七呀，你哪如明说，我咋着也得给你们一个工钱……老七并不言语。

春树不想向老七那样把事情做绝，他只想点到为止。春树从老七那张被臊得一红一紫的脸找回了自尊、自信和乐趣，他大口喝酒，放声大笑，仿佛这一刻才是自己的狂欢日。老七突然把手一扬“啪！”一只酒杯被摔碎，春树更乐了，心话儿老七终于恼羞成怒喽！都是因为亏心啊。老七吼，张春树你给我听好喽！柴油机的油钱是我花的，那几大块塑料布也是我买的，是啊，你只听说我一斤提一分钱，5000斤才多少钱啊？我们这些人真傻，咋就不多提几分呢？你张春树多会办事啊，可你多暂提过这些？张春树你就操蛋去吧！老七的话简直就是一个炸雷，劈倒春树的身子，吱儿——地一声，春树的魂儿逃了出去，风风火火想要找一处折臊之处。春树想：唉——人无论做了啥事情，都不能让人家咧嘴，更不能让人家撇嘴呀。

将要醉倒的老七点指着已经醉倒的春树，咬牙切齿地问：你咋说春树是春树，老七是老七呢？你咋说春树是春树，老七是老七呢？老七的一半脸庞渐渐地变成了春树的模样，只可惜春树和老七都没有看到。

朦胧的城市

童艳玲

萧啸一住进这个叫都市阳光的地方，心里就害怕，一种莫名的恐惧包围了她，她也说不清真正的原因，好像是那种仿砖型的暗灰色装饰让她不安，又好像是都市阳光前的古城墙让她不堪入目。有时候，她在房间里坐着，忽然就感觉房间有陌生的男人进来了，她仿佛听见了脚步声，于是她惊慌地起身，朝着那脚步声循去，当她什么也没有发现的时候，她心里的恐惧更甚了。

这段时间以来，萧啸一直处在这么一种不安的情绪里。最初租住新房的那份喜悦，随着这种莫名的恐惧渐渐消失了。她后悔地想：为什么要租住这么一套房子呢？如果仍然是跟人合租在一起，恐怕就没有这么烦恼的情绪了，这种情绪让她后悔自己的一切举动，自己的一切得意和一切可以称为成功的因素。为此，她在公司里上班的时候常常冷着面孔，好像谁欠了她很多钱一样。

萧啸心里也不愿意这样的，她本来是个快乐的女孩，逢人笑咪咪的，一副温和的面孔，她想她是这个城市的过客，她生活得好与不好，关键是她行走的步态，要是她充满自信，走出娇柔的步态，她便将人生的灿烂带出来了。可现实偏偏不让她有这样美好的幻想，她在现实面前碰得头破血流。

萧啸住进这里之前，本来跟一个女孩合租了别人的房子，房子很大，两室两厅，各自住下来都有自己活动的场所，彼此不相扰，也算很安稳。女孩是一家外资企业的，属白领阶层，生得漂亮，身材也好，本来两人开始时的起点是差不多的，时间一久，档次就明显拉开了，时间再一久，萧啸就像底层的贫民一样，看着那女孩的车子在楼下出来进去，萧啸感觉自己跟她合租一套房子很不自在了。

女孩叫葦勤，姓吴，因为大伙儿都喊她葦勤，时间久了，姓氏便变得不再重要了。葦勤既是她的名也是她的姓，葦勤最初也来自乡下，但她灵活地自学了两种外语，后来外资企业纷纷在本城落户，葦勤去应聘，便进了一家中英合资的企业，企业生产阿迪达斯牌运动装，葦勤的收入很是了得。

萧啸在一家商城当营业员。开始她的收入是要好于葦勤的，她下班的时候经常带些零食来吃，什么牛肉干啦巧克力啦小核桃啦。她吃零食的速度很快，有时候为了怕对方看见，就躲在自己的房间里吃，可倒垃圾的时候，葦勤还是知道她又吃了什么高档零食，那时葦勤尚在学外语，在企业工作属于试用期，挣钱只够买青菜的，她基本上没有萧啸这样吃零食的风光。

萧啸有时带着零食坐到葦勤的房间，两人一块动嘴，可时间久了，葦勤觉得总吃萧啸带来的东西不好，也是一份人情，无形的人情，葦勤又无力偿还人家，于是她就不动嘴，只看着萧啸吃，萧啸发觉以后，再也不到葦勤的房间吃零食了。

萧啸所有的活动都在自己的房间进行，吃零食打电话编毛线看电视，在商场的工作虽说

不能发大财，但还是能保障自己的衣食住行，偶尔萧啸还会去网吧聊天，想找个浪漫的异性朋友，但聊了很久，她都没能如愿。

葦勤悄悄变化着自己，先是开始往家里带零食了。葦勤喜欢吃一种饼干，浓浓的奶油香味，还有香蕉片。葦勤第一次带回零食时，也拿到了萧啸的房间，两人一起动嘴，萧啸想到自己曾经这样做过，便毫不犹豫地动起嘴来，她动着嘴，忽然发现了葦勤的变化，葦勤的发型开始变了，从前的一条马尾巴变成了直发，但那直发不是随意修剪的，而是在理发店精心做出来的。衣服也穿起了牌子，虽然是地产名牌，但穿在身上到底有些不同呢。

萧啸说：你好像最近挣到钱了，从上到下都表现出来了。

葦勤故意问：是吗？我怎么没有感觉呀？

萧啸说：别的先不说，你的护肤用品都用了雅芳，这可不是人人都用得起的。

葦勤就微微一笑，不再争辩。反正最近她是赚到钱了，日子比从前滋润了，萧啸这么敏感的女孩看在眼里也是在意料之中的，就任由她说去吧。

令萧啸最不舒服的是葦勤的人际关系复杂起来了。她的房间装了电话，手机也是彩屏的，她在房间的时候，一旦接起电话来，就是一串串笑声，说不上是怎样的一种笑，反正有点风骚在里面，葦勤故意笑得大声，好像房子里只有她一个人一样，门也不关上，笑声和话语就送到了萧啸那边。笑是清楚的，话却怎么也听不清，葦勤故意让萧啸听到音，却听不清实质性的内容。这就越发使萧啸着急醋意。等葦勤打完电话，穿过厅里去卫生间的时候，萧啸就从自己的房间走了出来，故意与葦勤迎面相撞，却不抬眼睛，也不说话，弄得葦勤直问：怎么啦？萧啸你怎么啦？萧啸听到这话就往自己的房间走，砰一声将门踢上，好像葦勤欠了她八百元钱不肯还似的。

葦勤弄不清萧啸是怎么回事，照旧按自己的方式生活着，要是她这一晚上没有电话，萧啸就会在快睡觉的时候跟她聊一会儿天，说一些自己白天的见闻，葦勤也会说一点自己身边的事情。后来葦勤就渐渐感觉了这一点，可她的电话就是不见减少，反而越来越多，最后连她自己也不说清一晚上要接多少个电话了。

萧啸直觉葦勤在恋爱了，她想要问问清楚。这天晚上，萧啸就在葦勤煮方便面的时候，凑上来问葦勤：你说，你是不是恋爱了？

葦勤说：哪里呀，不过交了个男朋友。

男朋友就是恋爱对象，这你还不清楚吗？萧啸说。

葦勤争执说：男朋友离恋爱对象差得太远了，恋爱对象是准备结婚的人，而男朋友则不是。

萧啸一下子笑了说：葦勤真是时尚啊，刚来城市几天，就要脱胎换骨了，小心被人骗了感情。

葦勤说：还不知道谁骗谁呢？

萧啸更睁大了眼睛说：嗨，你真是变了，变得不可思议了。

葦勤说：要是我们不想变化，还到城市干什么？

萧啸感到葦勤这话说得有道理，想了想，也就没再说什么。

半夜里，葦勤都在接电话，她睡觉的时候不喜欢关门，声音从房间里蹿出来，直飞进萧啸的耳朵。夜深人静，声音和话语都清晰多了，偶尔萧啸可以听到一两句话，是男女间的情话，好肉麻呀，萧啸听得脸都红了。

后来，她就陷入了遐想，她想自己是否也应该找个男朋友？一个人生活在外，总有不顺心的时候，要是遇到了困难，葦勤显然不是能帮助自己的人。那么到哪里去找男朋友呢？萧啸想想自己身边还真没有可以让她信赖的男人，从前她也没在这方面用心思，她是想在城市赚几年钱，找个合适的男人嫁掉，至于寻个男朋友玩，她是没有这方面心理准备的。想着想着，萧啸心里就有一种凄楚之感，她觉得葦勤真是个比自己现实的人，进了城市就随了城市。

这时，葦勤的电话正打得火热，葦勤居然对着电话跟男人亲吻起来了，并说：好甜啊！

萧啸起身把房间的门关上了，这回关得很轻。

过了几天，葦勤晚上下班带了很多熟菜，萧啸刚好也回来了。葦勤说：今晚我男朋友来，咱们一块吃吧，你顺便看看他这人怎么样，配不配做我的男朋友？

萧啸推辞了一下，说：那我不成了电灯泡了吗？

葦勤说：今晚我就需要一只电灯泡，越亮越好。

萧啸只好答应下来，顺便到外边买了瓜籽水果之类的零食，又买了一瓶可乐。萧啸将东西提回来时，葦勤看看说：今晚要喝红酒，我买了红酒。

萧啸说：你真是白领起来了。

葦勤说：喝红酒算什么白领啊，你没见我们企业里那些白领呢，喝的红酒都是洋式的，里边还加冰块。

萧啸说：那感觉肯定不一样。

葦勤说：当然了。

萧啸说：那我们也弄点冰块吧。

葦勤说：我们还没有冰箱呢，等买了冰箱再说吧。

两人摆桌子弄菜的时候，葦勤的男朋友就来了。

萧啸抬头一看，进来的男人个子很高，白净，身材笔直，很帅气。萧啸心里不由醋意了一下，想跟对方微笑却没微笑出来。

葦勤急忙在一边说：萧啸，我的室友。又指了指男朋友说：他叫劼正，跟李亚鹏差一个字。

萧啸这才笑出来，心想葦勤真是心劲高啊，把自己的男朋友跟明星李亚鹏相比呢。

劼正走过来跟萧啸微笑着说：葦勤跟你合租一套房子，还是比较安全的。现在社会治安不好，昨天我住的那个居民区又死了一个女孩，是被人杀死的。

葦勤抢过话说：你刚来就报告不好的消息，让人心惊肉跳的，你就不能报告一些好的消息吗？比如谁又中了彩了，谁又发了财了。

劬正这才将手里拎着的袋子放在桌上说：我是个有忧患意识的人，脑子里对社会深层次的东西思考得比较多。

萧啸在一旁听着，感觉劬正是个比较酸的男人，说酸话办酸事。果然，当劬正把袋子打开的时候，里边装的竟是几个西红柿。萧啸一下子就在心里笑起来了。西红柿在当地只卖一元一斤，最紧俏的时候也不过两元一斤，劬正来这里吃饭只带了五六个西红柿，萧啸看着想葦勤怎么找这么吝啬的人当男朋友啊！

劬正见两个女孩都干着手中的活，便举起一个西红柿说：来，今天凉拌一盘西红柿，这是我最拿手的菜。说着就挽起袖子下了厨房。

葦勤趁机走了出来，走到萧啸身边悄悄问：怎么样？

萧啸没说话，也没表态。心想他怎么样关我屁事，又不是我的男朋友。

葦勤见萧啸不语，自知讨了个没趣，又回到厨房忙饭菜，跟劬正叽里呱啦说着话。

萧啸在外边听得真切，索性回了自己房间，减少耳朵的音量。

不一会儿，饭菜就做好了，葦勤喊萧啸吃饭，萧啸从自己房间往外走的时候，心里感到一阵别扭，后悔当初不该答应跟葦勤一块吃饭，当了实实在在的灯泡，关键是那个男人不值得她去照耀。

萧啸在饭桌前坐下来，劬正就把红酒打开了，将各自的杯子里斟满了酒，端起来说：来，让我们为城市多彩的生活共同干一杯！

葦勤跟萧啸碰了一下杯子说：祝你的生活也丰富多彩！

葦勤话音落地，萧啸就有点不高兴，心想你怎么知道我的生活不丰富啊，你不就有个发酸的男朋友嘛，如果去找，我一定找个不发酸的。但萧啸手里的杯子还是举了起来，并一直举到唇边，将红酒喝了下去。她始终记着葦勤说的那句话：白领丽人不仅喝红酒，还要喝加了冰块的红酒。

一杯酒下肚，劬正的话就多起来了。

萧啸在一边听着，终是听出了他当下的职业。他在一家电视剧摄制组，帮人家拉钱，名片上是秘书，实际上就是打着这个幌子拉赞助，对方按30%提成给他。

劬正说：现在最暴利的事情就是电视剧，如果一笔赞助拉成了，你很可能就是百万富翁。可惜的是现在的赞助不好拉，企业大部分都是民营和外资的了，出一笔钱就得跟职工有一笔交待，出一笔钱就要有一笔回报，绝不像过去，企业是公家的，他出钱你给一笔回扣，既有人情又有实惠。所以我跟着剧组跑了一年了，至今没做成一笔业务。不过，最近有位民营女企业家有这方面的意向了，我准备跟她再深谈一次。

萧啸心里说：难怪只带几个西红柿呢，原来也是个穷鬼。

葦勤感兴趣地问：她答应给你多少？

劬正用手比划了一下说：起码要六位数吧。

哎呀，劬正，那你就发了。你去，快去找她谈，你要真发了，我就嫁给你，让你由我的男朋友变为我的丈夫。葦勤伸开两手搂住劬正的脖子，劬正意识到萧啸在场，便将葦勤推开了说：女人啊，真是嫌贫爱富。

葦勤说：当然了，女人只有富裕了，才能把自己打扮得漂亮，难道你不喜欢看漂亮的女人吗？

萧啸在一边看着，心里不舒服起来。直后悔跟葦勤一起吃饭，这灯泡亮得把他们都照耀出光彩来了。

劬正又说：那个女民营企业家可不是好哄弄的，什么样的场面没见过啊，世界各国都走过一遍了。

葦勤说：那你要想办法去哄啊，她喜欢什么你就做什么，她要什么你就给什么，反正你盯住她的钱就行，只要她的钱一出手，你就长了翅膀了，想飞多高飞多高。

我跟一个老女人在一起，你真的不吃醋？劬正问。

我吃醋什么呀？你要的是她的钱，你拿了她的钱能不答应人家的条件吗？葦勤说。

那好，我以后就会放开自己了。劬正将杯子里的红酒一饮而尽。

萧啸忽然站了起来，她扫了一眼饭桌和桌旁坐着的一男一女，鄙夷地走开了。她拉开自己的房门，又将门关上。外边的一切她就听不太清了。

一会儿，葦勤过来拍门，将门拍得啪啪响。萧啸萧啸！她叫着。

萧啸就是不理睬，像是根本不在房间一样。

这以后，萧啸对葦勤越来越冷淡起来，她甚至生出了离开这个房子的想法。

有一天，葦勤下班后眉飞色舞地说：萧啸，告诉你一个特别好的消息，我已经被单位的老总正式录用了，而且上岗工资一下子就给了一千，再加上基础工资，我每月可拿到三千多呢，我是白领了。葦勤说着自己拍起了巴掌。

萧啸先是沉默，当葦勤意识到萧啸没吭声时，才发现萧啸并没陶醉在她的喜悦里，这是她自己的事情。

正在这样想着的时候，萧啸说话了，萧啸说：你吃山珍海味跟我有什么关系呀？说罢，转身回了房间，虽没有摔门，门却砰地响了一下。

葦勤愣在那里，半天。

有很长一段时间，葦勤和萧啸不怎么说话。萧啸下班较早，葦勤下班较迟，两人不会同时碰在楼梯口，不想说话便闷在自己的房间不出来。

葦勤的生活却悄悄起着变化，先是买了彩电，不久又买了冰箱，再不久空调也装起来了。装空调那天，葦勤没有选择双休日，她怕萧啸在家引起不满，她真是不想跟她对立，她们都

是到城市奋斗的人。葦勤知道萧啸单位的效益不好，曾劝她离开另找工作，萧啸就是不肯，萧啸觉得城市这么大，找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实在不容易，而且她相信命运，也许她命里就是该这样子的，发不了大财，只能温饱。

葦勤把空调装好后，真感觉自己的房间有个家样了，这天她又把男朋友请来了，她没有喊萧啸一块吃饭，她不愿意让萧啸扫自己的兴。

当他们吃起来的时候，萧啸在自己的房间又感到失落，她没有把门关死，而是开了一道缝，这样她就能听到他们说的话。

劬正最近好像赚到钱了，口气大得不得了。他说：葦勤，再过两年我们就可以买房子买车了，房子不要太大，八十平方米够了，然后我们再买个车，你开着赛欧满世界疯狂，把帅小伙子都带上。

葦勤笑了说：那你怎么办啊？

劬正说：我再泡新妞啊！

葦勤说：想不到你一肚子花花肠子，男人真是不可靠。

劬正说：这年头谁不花花呀，跟你说不花花你就赚不到钱，真的，不信你去问问我的那些哥们，你知道我最近这笔钱是怎么到手的？上次跟你说过那个民营企业吧，虽然是个老女人，可人家很会生活。我去找她谈钱的时候，她就跟我讲了条件，我只好答应她吧，然后钱就流进我的口袋里了。

葦勤机警地问：什么条件？

劬正说：你别问，问了会吃醋。

葦勤说：那我更要问问了。

劬正有点不耐烦了说：我是你什么人啊，你把我管得这么认真？

葦勤说：男朋友啊，你是我的男朋友我当然要管你了，我怕性病，别的与我无关，但身体是我的，我当然要管。

劬正忽然抱住葦勤边吻边说：我让你管让你管。亲吻声在房间里回荡。

萧啸在房间里听得一清二楚，她把门关上了，悄悄的，没有弄出声响。

这个夜晚，萧啸没睡，一点睡意也没有。先是听到葦勤和劬正在床上折腾的声音，然后就是劬正下楼的声音，再然后就是外边的风声，萧啸想这样的夜晚对她来说真是一种煎熬。

第二天，萧啸就到房屋中介处去了，她想换个住处，不跟葦勤在一起了，她不想看葦勤那繁华的物质生活，那样的生活虽然也是她内心向往的，可是她没有。

萧啸看了几个地方，都不大满意，一是偏僻，二是房价太高。萧啸想放弃的时候，中介公司的人又给她推荐了一套新房子，叫都市阳光之园。房子在小区里，很有规格的小区。萧啸看了看房子，很大，房主已装修过了，但要价不高，萧啸就想租下来住。但没跟房主说定，她说过几天再有个准确的回话。

萧啸回来后，当天晚上葦勤的男朋友勃正又来了，而且开了一辆新车，葦勤这下有车坐了。两人一高兴喝得天昏地暗，房间里弥漫着一股酒气。

萧啸在自己的房间虽然关着门，酒气还是从门缝里钻了进来，她将窗子敞开，想让酒气飘出去，可酒气偏偏在她的房间弥散，直呛得她鼻子发痒。于是，萧啸忍不住了，便拉开门喊：喂，你们俩注意一下好不好？这房子不是你一个人的！

葦勤看了看萧啸说：你怎么总是跟我过不去呀？

萧啸说：我怎么跟你过不去了？你旁若无人，还不允许别人说啊！

葦勤一下子气了说：你不想看到别人，可以搬走啊。

萧啸说：走就走，你以为我想跟你住在一起呀！

两人你一句我一句争执，葦勤的男朋友最后把葦勤拉进了自己的房间。

萧啸也回了自己的房间，半天坐在那里生气。然后就收拾东西，准备离开这里。

第二天，萧啸就到房屋中介处去了，将房子租了下来。

开始，她想就一个人这样住下去了，一个人的生活多清静自在。可是住了几天，萧啸忽然感到房间发空，特别是夜深人静的时候，她经常在睡梦中听到房间里的动静，惊醒以后就再也睡不着了。萧啸就竖着耳朵听房间的动静，在她静静地倾听时，房间里又安静起来，安静得让萧啸能听见自己的呼吸，她越是呼吸急促越是浑身紧张，最后竟出起汗来。萧啸只好坐起身，再也不肯睡了。一连几天下来，萧啸就疲倦了，她上班的时候偶尔会犯困，有一次还被领导骂了一顿。

这样的生活持续了一段时间后，萧啸有一天竟想念起葦勤，葦勤的说话声、笑声，甚至葦勤男朋友的酒气，她很想去找葦勤聊天，又怕葦勤心里生出对她的鄙视，她几乎就要走到葦勤的门口了，却又折了回来。

萧啸就这样漫无目的地走在大街上，心里忽然生出了一个念头，还是要找一个人合住，这样不仅可以省些钱，更要紧的是晚上不会害怕。萧啸这样想着，就走进了房屋中介处，她心里想着一个问题，人都是惧怕孤独的。

（责编：秦万丽）

迟到的拥抱

武保水

清晨，滨海市红十字会主任李志像往常一样早早来到办公室。坐下后，他拿起一份工作人员刚刚呈递上来的“俄罗斯民间慈善组织访问团名册”翻阅起来。看着看着，他的眉头忽然一动，目光停留在“廖苏娜”三个字上。这个名字好耳熟，似乎在哪儿听到过。他站起身，踱步到窗前，望着大道上奔涌的车流，陷入了沉思。

忽然，他一拍脑门，自语道：“会有这么巧的事，难道是她？”

李志推开窗子，深深地吸了一口清凉的空气，三十多年前的一段往事涌上心头。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刚从军校毕业的李志登上了青岛开往上海的客轮，在三等舱的一个下铺位上，躺下来看书。由于连日的劳顿，不觉朦朦胧胧睡着了。不知过了多久，忽然被一阵痛苦的呻吟声惊醒。原来船已进入深海，汹涌的海浪把船体摇动得很厉害。李志站起身，见是上铺的一位高鼻梁灰眼睛的外国姑娘晕船了，她那苍白的脸上布满了难受的表情。姑娘看到李志站起，招手要他帮忙扶她一把下床，李志犹豫了一下。姑娘见他站着未动，便自己挣扎着下床，可她浑身乏力，脚才踏上铺梯，腿一软，整个身体便滑落下来。李志见状来不及多想，急忙伸手将她扶住。那位外国姑娘蹲在地板上一阵呕吐后，无力地倒在下铺上再也不敢动弹。李志忙着为她递毛巾打开水盖被子。对面一位戴眼镜的老者也从铺上半撑起身，递给李志两颗红色的药粒：“赶紧把这止晕药给她服下吧。”姑娘服药后不久，便安稳地睡着了。

舷窗外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见。李志在摇摆中费力地把地板上的呕吐物清扫干净，然后去餐厅请厨师做了一碗榨菜丝清汤面，轻轻地将昏睡中的姑娘唤醒。姑娘摇着手表示不想吃，在李志的劝慰下，她才勉强吃了几口。稍事稳定，姑娘执意要回到上铺去。李志见她还没恢复过劲儿来，示意她不要动，便自己爬到上铺去睡。

清晨，风浪小了，船亦平稳了许多。人们为了看海上日出，大多都早早起来了。待李志来到甲板时，见那位晕船的姑娘不知何时已站立在船头，看着那她俏丽的身影，李志感到一阵欣慰。那位姑娘回头看到李志，主动向他打招呼，并大方地伸出手来说：“谢谢你夜里的照顾！我们认识一下好吗？”李志本也想和她好好聊聊，但考虑到保密条例上有规定，现役军人不准随便与外国人攀谈，只好抑制住自己的情绪，把欲握的手停下来。那位姑娘见状，似乎明白了什么，嫣然一笑道：“没关系。”随后她作了自我介绍：她叫廖苏娜，现在广州中山大学学习。父亲是苏联人，母亲是中国人，哈尔滨有他们的家。她望了一眼波浪涌动的海面，接着说：“爸爸早就回国了，家里只有我和妈妈。”

李志注意到，廖苏娜在说到后面这句话时，声音有些低沉，一双美丽的大眼睛眨动着，流露出忧郁的神情。

东方开始发白，天边渐渐泛起一抹红晕。焦盼之后，太阳终于出来了。它像个硕大的红苹果，在海天交际处漂浮着。只见它时隐时现一跳一跳地从海里冒出来，身上似乎还流淌着

海水。初升的太阳光芒四射，映照得海面万里波光，引得人们争相观看、拍照。

廖苏娜修长匀称的身体上，洒满暖色的霞光，把一头瀑布般的披肩黑发映照得分外鲜亮，散发着青春的气息。她用纤指把一缕飘到嘴角的发丝拢到耳边，对着大海动情地说：“海上日出真美呀！”李志也被眼前的景象所感染，情不自禁背出两句古诗词：“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

“啊，日出江花红胜火。”廖苏娜兴奋地赞叹道，“白居易的词句太美妙了。”说着，她张开双臂去拥向东方，呼喊起来：“红日永恒——”甜美悠长的声音划过船头，在蔚蓝的海空中回荡……

忽而，廖苏娜放下双手，神情庄重起来。像是对李志，又像是对自己有感而发地自语道：“虽然目前两国关系出了点问题，但两国人民是友好的。他们的友谊正如这红日，永恒不变！”

听了这番话，李志的心头为之一动。要知道，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中苏关系恶化的历史背景下，一个苏联女孩能说出这样有见地的话，该是多么有胆有识啊！

上午10点多，客轮穿越海水颜色分明的黄、东海分界线，不久便驶入长江口。江上船只往来穿梭，两岸楼群厂房林立，一派热闹景象。时近中午，客轮缓缓靠上陆家嘴码头。李志帮助廖苏娜提着大皮箱随着熙攘的人流，下了船，走出候船室，短暂的海上旅行结束了。分手时，她展开双臂想拥抱一下，李志退后一步，咬住嘴唇摇了摇头，廖苏娜的脸一下子红了。稍后，廖苏娜取出一支金星牌钢笔送给李志，李志急忙表示不能接受，廖苏娜无奈地摇了摇头。最后，廖苏娜取出笔记本，匆匆地写了几个字，撕下来递到李志手上，神情恳切地说：“这样总可以了吧？”李志接过纸条，一行隽秀的小字映入眼帘：人民万岁，友谊长存。待李志抬起头，廖苏娜已然离去。望着她远去的背影，李志的心里犹如海浪般翻腾起来，久久不能平静。

“嘀铃铃……”清脆的铃声把李志从沉思中唤醒。他快步走到办公桌前抓起话筒，得知俄方代表将要前来。

房门开处，一位风姿绰约的中年女士出现在面前。寒暄之后，李志从她的言谈举止中已猜定她就是当年海上相遇的那位廖苏娜。但他没有冒失，而是试探性地问：“看过海上日出吗？”

“您是……？”那位女士疑惑地睁大了眼睛。

“日出江花红胜火……”

“春来江水绿如蓝！”未等李志把话说完，那位女士马上接出了下句。只见她从沙发上站起来，脸上泛出了兴奋的表情。

“真的是你？廖苏娜！”李志喜出望外，一下叫出了女士的名字。

“是的，我也认出你来了。你就是当年那位年轻英俊的海军军官？”廖苏娜眼里噙满了激动的泪花。

“分别三十多年了，没想到我们还能见面。”李志既高兴又沉重地说。

“这就叫‘山不转水转嘛’”廖苏娜依然像当年那样美丽、热情、大方。

“还记得上海港分别时的情景吗？”廖苏娜接过李志递给她的一杯茶水，动情地问道。

“记得记得。”李志忙不迭地回答，“当年我曾拒绝了你的拥抱和送给我的钢笔。现在想起来，很觉对不住你。对此，我很感遗憾。这种遗憾的情感埋藏在我的心底好多年。我那样做，让你伤心了吧？”

“不，你那样做，是因为当时的历史背景所限，我能理解的。我一直认为，两国人民的友谊是长久的，是不会被一时的政治所分开的。”

“是的，我很欣赏你的胆识。就是因为这一点，你才给我留下了抹不掉的记忆。”李志给廖苏娜的杯子里续上水，感慨道：“如今我们都已不年轻了，再过两年我就要退休了。让我们抓紧时间两国人民的友谊多做一些有益的事吧。”

“说得好。我也有此愿望，并一直在做这方面的工作。”廖苏娜放下杯子，上前一步，向李志又一次展开了双臂。分别了三十多年的朋友终于紧紧地拥抱在了一起，久久没有松开。

（责编：朱新民）

平衡

郝然

表哥“告别人间”时才享年34岁。

表哥大学本科毕业，生前一直在县旅游局工作，是一名普通职员。

我在县第六中学，是一名“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细论起来，我们亲戚虽然不算近，但是关系却不错。

几年前的一天，我在街上遇到表哥，他一脸怒气。我很纳闷，问他为啥生气。表哥把我拉到一边愤愤不平地说：“你知道吗，赵仁义由工业局副局长提拔为工业局局长了！”我愣了：“这有啥可生气的？”

“你不知道，我和赵仁义是初中同学，那时候他又瘦又小，啥也不懂，我看他当局长当不好！”表哥说完气哼哼地走了。

我瞅着表哥远去的背影好久没有回过味来。

一年后，我去表哥家串门。表哥和我一见面就生气地说：“赵仁义这小子去大川乡当党

委书记了。你知道吗，在乡镇干一把手和当局长不同，乡镇复杂着呢，别看他在工业局干一把手可以，我看他在乡镇干不了！”

一年后，赵仁义被提拔为副县长。

再见到表哥时，表哥一脸不屑地和我说：“表弟，赵仁义这小子即使当了县长水平也不高！”

过了些日子，我在街上遇到表哥，表哥把我拉到一边，说：“钱龙一当上三枪镇镇长了，我和他是高中同学，是个书呆子，书呆子当镇长，肯定当不了！”

一年后，钱龙一任三枪镇党委书记。

表哥对我说：“别看钱龙一成了书记，在我眼里还是书呆子，没啥了不起！”

我想了想对他说：“人家能被提拔肯定有被提拔的原因，组织上不可能提拔一个一点才能也没有的人。你这样关心人家的事累不累啊，人家被提拔关你啥事啊！”

表哥听后默默无语。

过了些日子，表哥对我说：“孙强壮成了教育局副局长了，他和我是小学同学，没有能力，那时候傻乎乎的！”

过了些日子，表哥又对我说：“李皇会被提拔为文化局副局长了，我和李皇会是大学同学，大学期间人际关系搞得很僵，这样的人当副局长简直是笑话！”

我听后只能报以苦笑。

几年后，表哥在县城工作的同学差不多都有了一官半职。

表哥仍旧是愤愤不平。

一天，表哥来学校找我，面色苍白，眼睛通红。

我连忙叫到一边问他出了啥事，表哥眼泪在眼眶里打转转：“你知道吗，我们单位小孙成副局长了。他比我晚来单位五年呀！他办事能力和说话能力都不如我，可现在我却成了他的手下！”

我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安慰他说：“当官是机遇，只不过有些人没有机遇罢了！”

没想到事情发生了。

几天后，表哥喝农药自尽了，留下一封遗书：不如我的人都被提拔了，我能力很强却提拔不了，活着还有啥意思！永别了，同志们……

（责编：朱新民）

小虎

李传起

小虎今年八岁了，头脑聪明活泼可爱，小家伙长得墩墩实实，浓眉大眼，虎头虎脑，很是招人喜欢。村里人见了都夸他几句。听别人总夸自己的儿子，小虎的娘心里就像喝了蜂蜜一样，脸上乐开了花。

小虎的爹娘都是土里刨食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一家三口日子过得紧巴巴，但很幸福很知足。

有一天，小虎放学回家扔下书包，拿起弹弓对娘说：“娘俺出去玩了。”

“小心一点千万别打着人。”小虎娘嘱咐道。

“知道了！”小虎蹦蹦跳跳地跑了出去，他来到了村西口小树林里，打死了两只麻雀，高兴极了。心想打的挺准的，突然小虎发现远处树后面有什么东西在晃动，可能是一条狗。小虎拿起弹弓装上石子瞄准后“嗖”地一声打了出去。“哎哟”一声有人倒下了，原来是本村的老王头。八十有五的老王头，来到小树林想解大手，蹲在一棵大树后就方便起来，说来也巧，老王头刚蹲下就被小虎射来的石子击中太阳穴，老王头本来心脏就不太好受到惊吓死了。

小虎误打死老王头的事，被人们添油加醋一传十，十传百，不到半天的功夫就传遍了全村，人们议论纷纷。有人说：“小虎可闯大祸了，他们家可倒大霉了。谁都知道老王头的大儿子大毛是有名的活阎王，心狠手黑，蛮横不讲理，十里八村的没人敢惹他。”

“是呀是呀，老王头的二儿子二毛是个老好人，可没个主心骨，啥事全听别人的，这下子咱村可有好戏看了。”

“小祖宗你可闯大祸了，娘说你啥好呢，一点都不让娘省心，看我不打你。”小虎娘一边打小虎，一边呜呜地大哭起来。

“老娘们家家的头发长见识短，哭有个屁用，快点想个补救的办法才是。”小虎的爹说。

“要不咱们找村长说说，求村长找老王头的两个儿子协商此事，看看他们能提什么条件。”

小虎的爹娘一前一后来到村长家，见到村长两口子“扑通”地一声跪下了，“哇哇”地哭了起来，哭得像个泪人似的，一边哭一边说：“村长俺知道娃闯大祸了，可他是个孩子又是误伤，麻烦你找一下老王头的两个儿子，问他们有什么要求，他们的条件能接受的话我们一定会满足他们的。”

村长心痛地扶起小虎的爹娘，语重心长地说：“理亏的是咱们，谁叫咱的孩子把人家的爹打死了呢，可话又说回来小虎是个孩子又是误伤，打起官司他们也不一定能赢。都是乡里乡亲的，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赔一些钱也就算了。”

“谢谢，谢谢！”小虎的爹娘点头哈腰。

第二天，掌灯时分村长去了小虎家，小虎的爹娘见了村长就像救星似的，一把拉住村长

的手焦急地问：“咋样？他们提的啥条件？”

“让你们赔二十万，下葬的那天让你们夫妻披麻带孝。”

“啥，二十万就是咱家砸锅卖铁也拿不出那么多钱。”小虎的爹低着头皱着眉急得就像热锅上的蚂蚁团团转。

“少给一点行吗？”小虎娘笑着说。

“不行，开始老王头的大儿子非要三十万，我把你们家的实际情况都跟他们说清楚了。好说歹说最后压到二十万，少一分都不行。限你们七天的时间把钱凑齐，亲自送到他们家去，不然的话给你们全家放血。”

停了一会儿，村长无可奈何地说：“老王头的大儿子你们是知道的，这家伙出了名的混混，咱们惹不起他，赶紧回家准备钱去吧，我先借给你们十万。”

小虎的爹娘又向亲朋借来十万块钱，他们拿着借来的二十万，心里就像压了一块石头沉沉的，猴年马月才能把这些钱还上，以后的日子可咋过……

小虎的爹娘怀着忐忑的心情来到老王头的大儿子家，老王头的二儿子也在那里。

“钱准备齐了吗？”老王头的大儿子横眉立目地说。

“二十万全在这里你点一下。”小虎爹打开报纸将两捆钱放在桌上。

“后天下葬，你们走吧。”

小虎的爹娘走了，老王头的儿子大毛和二毛“咬”起了耳朵，二毛听完又惊又怕“哥，这么做行吗？”

“瞧你那怂样，一身软骨头，胆子那么小啥事也办不成。”

这天夜里小虎没有回家，小虎娘想这孩子知道自己闯了大祸胆小不敢回家，也可能去村里他奶奶家，夜里小虎娘做了一个梦，梦见小虎全身是血，说：“娘呀！儿死得冤枉，你可要给我报仇。”右眼皮总跳，小虎娘心里很纠结，百思不得其解……

六月的太阳像个大火球似地高高地挂在天空上，大地被烤焦了。十几个人抬着一个大红棺材“浩浩荡荡”地向坟地出发，后边跟着吹鼓手吹吹打打。小虎的爹娘披麻带孝走在下葬队伍的前面，脸上不知道是泪水还是汗水，像水捞拟的。“棺材怎么那么沉那？”

有人说人死了抬着就沉，所以就有死沉死沉的这么一说。棺材被放进坑里刚要埋土，要下雨了，六月的天孩子的脸说变就变，刚才还是万里晴空，现在却乌云翻滚，电闪雷鸣、闪电就像火舌一样在空中乱舞，突然，轰隆隆“咔”地一声震天响的惊雷，将棺材盖劈开了。眼前的景象把看热闹的人惊呆了。小虎被钉在棺材盖后面，七窍流血表情极其痛苦。

小虎娘像疯了一样扑在小虎的尸体上，气得满脸铁青满目喷火，手指着老王头的大儿子破口大骂：“你还是人吗？丧尽天良！你们家提的条件我们家全答应了，实指望保我儿子一条命，可你也太没有人性了，连八岁的孩子都不放过……

小虎娘一边哭一边骂，大毛被骂得哑口无言，脸上热辣辣的一红一白的，自言自语道：

“怎么会打雷呢？怎么会打雷呢？”

小虎的爹娘为讨回公道，拿起了法律的武器，请律师打起了官司，相信法律会还他们一个公道。

（责编：秦万丽）

财经作家张建云新书《微国学》问世

近日，由蒋子龙题写书名、已故不久的国学大师南怀瑾及其子南国熙先生倾情推荐的《微国学》口袋礼品书，已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微国学》是财经作家张建云编著的。作者将八年来为国内众多企业家和领导发送的国学短信整理、编辑、注解、翻译、评说而成。分为“建德篇”、“养心篇”、“修身篇”、“齐家篇”、“出世篇”和“为政篇”。

《微国学》融合了儒家中庸思想、道家无为思想、释家出世思想和法家法治思想的人生哲学。其文字简练明隽，兼采雅俗。似语录，而有语录所没有的趣味；似随笔，而有随笔不易及的调理；似训诫，而有训诫所缺乏的亲切醒豁。

（武文）

给每一粒种子 匀一点阳光

陈满意

好友琳是一所学校的英语老师，一位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由于领导的器重，第一年就当上了班主任。琳的班上有一位特殊的学生元，琳对元给予了太多的关爱。

元来自乡下，父母托关系把他送到了琳所在的重点学校，元的成绩差，经常拖班级后腿，而且特别自卑，在那所学校里他就像一株生长在百花园中的玉米，有些另类。整洁的校园，

整齐的桌椅，让他看得惊奇，有些目瞪口呆。他很少和别人交流，有时反应也比较迟钝，同学都说他弱智，可是他也不去辩驳，一直沉默着。

老师上课提问时，元总是非常紧张，磕磕巴巴，把脸都憋红了，答案还没有说出呢，常引起一阵哄堂大笑，这时他会低着头，默默坐下。无论老师如何鼓励，他都不会再抬起头，直到下课铃声响起，他又默默离开课堂。“不合时宜”的他成了全校师生关注的对象，说到他时，很多老师都会摇头，琳怕元这样下去会出事，所以关注的机会也就多了。

那年，学校有一次外出演出的机会，大家都争先恐后向校长报名，他也偷偷报了名，校长看到他的名字感到很奇怪，想都没想就把他的名字划掉了。校长想，伶牙俐齿的孩子在台上紧张时都会忘词卡壳，更何况他呢？

一位同学知道了，找到了琳并告诉琳。“不紧张的时候，他的歌唱得很好，经常在被窝里独自唱歌，而且歌唱得很好。”一个沉默寡言的孩子，讲话结结巴巴，反应迟钝，能把歌唱好吗？不仅校长疑惑，其他的老师也都不敢相信。但琳相信，琳和他交谈过，发现很多人不了解元的内心世界，她坚信元能做的更好。

琳去找校长，刚开口，校长就打断了她的话。校长的拒绝是有理由的，在校外的演出，面对的是无数双眼睛，台上每一位学生都是学校的符号，代表着学校的形象。万一元演砸了，学校的形象自然难以挽回。

但是，在琳的坚持下，校长同意让元到舞台上演出。那天元出现在舞台上，精神焕发，用辽远悲亢、苍凉柔美的歌声唱了一首《2002年的第一场雪》，惟妙惟肖，掌声数次淹没他的歌声。琳笑了，校长也笑了。台下的观众高喊：“再来一首，再来一首。”这让所有反对的老师都刮目相看。演出非常成功。从那以后，元也像换了一个人一样，活波、可爱，在同学艳羡的眼光中逐渐变得自信，学习成绩渐渐好起来。

后来，我问琳如何说服校长的，琳说只给校长讲了一个小故事：

小时候，在农村，每年收获后，都会留一些颗粒饱满的麦子，在打麦场上晾晒，准备做来年的种子，琳跟在母亲后面，用脚底在种子中来回趟着，让阳光把种子晒得均匀，让每一粒种子享受阳光。母亲告诉琳，给每一粒种子匀一点阳光，种子才会有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的梦想。

有时，梦想是一粒等待阳光的种子。一种信念，一个想法都是一粒期待发芽的种子，只有享受了充足的阳光，它才不会霉变，才有发芽、生根、成长的机会。人也是如此，渴望生活在被认可的阳光里。

（责编：孙玉茹）

稻垛上的星空

费城

我回到了故乡，回到童年的故乡。走在乡村静朗的星空下，沉浸在稻穗和草叶的馨香里，让我烦躁不安的心开始变得沉静。在熟悉的场院里，我又遇见了熟悉的稻垛，那是童年的稻垛，宁静、温暖、厚实，给我温暖的感觉。我静静地躺在稻垛上，抬头仰望的瞬间，便望见了浩瀚的星空。刹那间，我的眼角涌上一滴泪珠，心头划过一丝惊悸，犹如星光陨落心间，内心安静、微凉。

已经不记得有多长时间，没有这样仰望星空。那么多年，我在城市里奔忙，身心被世俗填满，早已淡忘了故乡的模样，难得有闲情，静静观赏头顶上这片静美的星空。

我多想像儿时一样，像一头疯狂的骡子，欢快地在稻垛上打滚，捕捉草叶间清亮的虫鸣，细致咀嚼那些洋溢着草香的山野故事。远处又偶尔传来几声犬吠，把乡村的夜衬托得静穆深邃，我依然像少年时代一样，嘴角叼一根细细的稻草，细致咀嚼昔日成长的滋味，内心平静而又激动。当我的目光越过深黛色的群山，猛然抬头仰望，一颗流星划过夜空，把天幕擦亮了許多。故乡的夜空，原来有这么多耀眼的星辰！原来故乡的星空这样美丽，这样璀璨。一颗颗星星调皮地眨着眼睛，似乎在嘲笑我，这些年来奔波劳碌而终究一事无成；而似乎又在安慰我，现世安好，生活无虞、身体无恙便是人生最大的福。

是啊，这些年来，我甚至已经忘记了头顶的星空，更忘记了星星的模样，为着前途、理想、事业四处奔忙，早已经淡忘了可以随时抬头仰望天空，注视璀璨的银河，欣赏飞逝的流星，回忆儿时长辈们给我讲的牛郎与织女的美丽传说。

现在，在这故乡的星空下，我头枕着芬芳的稻垛穿越成长的岁月，将无限的遐想铺开，儿时的童趣历历在目——稻垛上的嬉戏，追逐萤火虫的快乐，还有，老祖母边摇蒲扇边娓娓道来的永远也讲不完的故事……忽然，一声凄厉的猫头鹰叫惊扰了我的思绪，它把我送回到现实的今天。我小时候特别怕猫头鹰叫，因为家乡有这样的俗语：“不怕猫头鹰叫，就怕猫头鹰笑。”人们认为，猫头鹰一叫，预示着要死人了。所以只要听到猫头鹰叫，幼时的我就赶紧把头埋进被子里，大气也不敢出。但现在，我却觉得这猫头鹰的叫声如此婉转动听，它似乎在提醒我，夜深了，稻垛上方的星星已经疲倦了，你也该回家了，当心着凉。我站起身，抖去衣衫上夹带的稻禾，徐徐走回屋里。

夜里，我做了一个奇异的梦，梦见自己长了一双透明的翅膀，在故乡的星空中追逐着流星飞翔，一直畅游到银河深处。我就这样变成了一颗星星，挂在天幕上，守望着故乡，也守望着故乡的稻垛。星星点点的光，照亮那稻垛上的孩子，他的目光清澈、明亮，犹如稻垛上的星空一般寂寞、深邃……

（责编：李蔚兰）

家乡的梨花

赵学俭

我的故居在燕赵腹地上的新河县，以前的交通极不方便，我退休前一直没能回去过。我想象中的老家，全是从我父亲的讲述中得知的。

“老家”其实是父亲的姥姥家，他从小在姥姥家长大。他的故事里总离不开梨树。他说，老家村东头是一片沙土岗子，起起伏伏好几里地远，上面长满大大小小的果树，一到春天，花儿开闹得不行，而开得最多最美的是梨花，远远望去，白色的花像春潮翻滚的雪浪花。遇上灾荒，村子里这千把号人就靠沙土岗子上的梨树果子，得一条活命。就因了这，周围村子裡的姑娘都愿意嫁到“东团”（老家的村名）来，家乡在新河县是个大村，远近闻名……家乡无时无刻不在吸引着我，我真想回去看望亲人，看看那片梨树林，拥抱那春天里绽放的梨花，释放我与家乡的那份连根的情怀。

那年表弟来电话说：表哥，退休啦？闲着没事儿回家来看看！家里的梨呀、枣呀的正收着呢，咱家的秋收可比天津那边多一份热闹！那次是我第一次回老家。老家满是沙土，从祖辈上就种谷子和高粱，谷穗儿长得像狼尾巴似的弯垂着，火红火红的高粱穗粗壮而饱满。头上裹着羊肚手巾的乡亲们赶着牛车往家拉着一年的收成，脸上那淡定的表情里含着满足。村头临时支起了一溜苇席棚，收购梨的招幌一个挨一个。你看人抬的、驴驮的、车拉的，老人们用筐提着金黄的梨子的络绎不绝，地磅、大杆秤、台秤忙得不迭，一旁城里来的卡车上装得满满当当，一派收获的繁忙景象。

表弟递给我一个熟透的黄梨，脸上隐隐地露来自豪，说：你尝尝咱家的梨！我咬了一口，啊，怎这么甜呀！表弟狡黠地说，别看咱家沙土地地薄，梨的个头儿不大，糖分特高就是一个甜！咱家的这梨树在沙质土上，一代一代地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品系，根系大，抗病力强，就像咱家乡的人一样，吃不着好东西却个个腰板结实，能干活哩！说着他哈哈地笑起来。这时我突然想起父亲讲的家乡梨树花怒放的样子。我原本是想，那一定是梨花在争奇斗艳，在宣示自己的隽秀，在尽情地张扬自己的美！现在我明白了那绝不是张扬，却像家乡的乡亲们一样，那是对生命的信心，那是一份从容，那又是一种面对未来的坚强。

那年我特意在梨花盛开的时节回了一趟老家，这次我挎了一台蛮专业的相机，转遍了村东的沙岗，想把家乡梨花灿烂的景象拍照下来。我左寻右找只见梨花锈色斑斑，不像传说中的那样俊俏，不见那千树万树梨花开的壮观，眼前一片凋零。田里春忙的老乡说，叫你赶上了，本来厚厚的一层梨花，就是凌晨上了那么一阵儿霜冻，打成了这个样子，你看地上一层落花。我惊骇地脱口叫了出来，哎呀，那不该冻死了吗？表弟说不会，今年结不了果子，明年照样结，咱老家的梨树皮实着呢！像咱庄稼汉子似的有股子扛劲，一星半点的灾摧残不死他。我望着顶着败落残花的枝条仍然挺拔着、抖擞着、洋溢着向上的意志，没有一丝颓态，我倏然被它们那种顽强的精神感动了，眼睛湿润了……

今年三月底，表弟来电话说，老家的梨花就要开了，这回肯定会给你一个惊喜。我撂下电话，没犹豫就登上了大巴车赶回老家。哇！老家变了，沙土岗没了，一片片望不见边际的

滚滚白浪，那是家乡的梨花！阵阵幽香袭来，我悠然如进梦境，柔情地呼唤着她——“香雪海”！我终于扑在了她的怀里。看，那梨花成簇成簇地怒放，素白的花瓣儿绒一样的质感，阳光下犹如蝉翼般娇嫩，花蕊嫩得透亮，鹅黄色的孢子神圣地在花心中昂首挺立着，蜜蜂嘤嘤地在花海里奔忙，梨树林间不时地看见朝气蓬勃的青年男女，蹬着矮梯在梨花丛中科学授粉。不知道是梨花把姑娘们打扮得美若天仙呢，还是姑娘们把梨花映衬得如此娇艳，我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是家乡的又一辈亲人，这是家乡的新一代梨树。表弟说，咱村也实行了村官民选，竞争上岗。新一代村官在工作中大刀阔斧，第一招就是科学改良老家老梨树的树种，嫁接成目前国内优质梨树品种，果大，糖分高，口感好，抗病力强。我听着表弟的话，凝视着那一串串粉白的梨花，像是邂逅了梦中的情人。我贴近了她，嗅着她沁腑的幽香，悄悄地问：梨花，你为何出落得如此迷人？梨花含羞不语……我要轻轻地告诉她，此刻，我又多了一份对家乡的爱恋！那是因为有了你——家乡的梨花！

（责编：李克山）

仰望村庄 三章

季川

那些炊烟

我一直想知道炊烟的斤两，它们在一座村庄里到底有多重的分量。

我一直想为村里的炊烟写一首赞美诗，但不知道它们内心的洁净是否源自白云的故乡。

一日三餐，民以食为天。日出日落，披星戴月，村民们祖祖辈辈将汗水与心血一次次播洒在熟稔的土地上，一回回将祝福与祈祷种植在希望的田野上。

春天来了，万物向上。炊烟是草绿的，它们早早起床，把袅娜秀美的舞姿献给蓝天。

夏天来了，酷暑难当。炊烟是火红的，它们顶着狂风暴雨的袭击，把灶膛里的明亮扛在肩上。

秋天来了，丰收在望。炊烟是金黄的，它们俯视田野里喜悦的收割，把更多的稻穗谷粒一声声呼唤入仓。

冬天来了，雪落纷纷。炊烟是银色的，它们和白雪一道记录村里的温暖与感恩，把每次的咀嚼与反哺写在脸上。

是的，那些丰满的粮食就是炊烟活着的见证。那些干脆的柴禾就是炊烟点燃的助手。那些密密麻麻的叮咛与望眼欲穿的期盼，就是我们走出村外又毅然回头的理由。

是的，我愿意和炊烟一起走到白发苍苍，走到岁月静好，走到幸福安康。

那些树

不用说，那些树就是村庄的一部分。

它们朴素、干净、无欲无求、入乡随俗。无论刮风下雨，电闪雷鸣，那些树扎下根，就不再动摇，不再挑三拣四，在房前屋后，路边河旁，从幼苗开始慢慢生长，不抱怨，不争执，不偷懒，不推辞，一直长到成熟的模样。

我相信那些一圈圈的树纹，这就是树们难忘的胎记。它们记得根须吮吸大地养分的分分秒秒，它们记得有人施肥、浇水的忙忙碌碌。

它们见证过村庄的喜怒哀乐。谁家的新娘子进门了，树叶们就会随风翻唱亘古不变的迎亲歌曲。谁家的老人出殡了，老树们就会一言不发，任凄婉的唢呐哭泣，默默护送入土为安的老人。

我见过一棵树被砍断被锯倒的场景。它们对自己生命的消逝毫无准备，就被放倒在地，再被削去枝叶，最后被修理成木头，任凭木匠们打造成各式各样的门窗、板凳、桌椅。是的，村里的确是有些人在掠夺它们的生命。

我宁愿那些榆树、柳树、泡桐、桃树、枣树、梨树、柿子树、苹果树好好活着，与村民们互相依靠，与那些鸟儿互为知音，与炊烟旺盛的好日子们心手相牵。

我敬佩，这些安安静静的守卫，这些绿色环保的引领，这些不会嫌贫爱富、不放弃不抛弃的村里的树木们。

那些鸟儿

羽毛稚嫩的，羽毛丰满的，都是村庄的孩子。

高处飞翔过的，地上行走过的，都是村庄的孩子。

挨过冰冻的，受过饥饿的，都是村庄的孩子。

灰头灰脸的，光鲜体面的，都是村庄的孩子。

就是它们，年复一年，清晨站在枝头鸣唱，叫醒村庄的黎明，叫醒村庄的牛羊，叫醒村庄的农具，叫醒那些把梦枕得高高的村民。

就是它们，日复一日，黄昏蹲在林间讨论，夕阳下山后的活动，星星点灯后的眼神，农事墒情的走向，家长里短的缘由。

燕子们你肯定见过，它们跟着春风，回到熟悉的村庄，熟悉的屋檐。它们是春天的信使、

宠儿，它们是春天最可爱的精灵。它们一来，村庄就热闹起来，村庄是它们永远的家。

麻雀们你肯定见过，它们虽小却五脏俱全，它们与村民们一样喜欢丰收的田野，村民们为颗粒归仓而喜悦，麻雀们为填饱肚子而满足。

喜鹊们你肯定见过。它们嗓门响亮，自信满满。它们说出的不是外语，而是标准的普通话：报喜报喜，吉祥如意。报喜报喜，祝福不已。

还有更多有名的无名的鸟儿，你肯定见过，它们一往情深地栖息在村里的树木间、电杆上、房屋顶，它们热爱村庄，用数不清的理解与追随，与村庄共患难同生死。

请熄灭那些黑洞洞的枪口，请阻止那些野蛮的驱赶，把它们的捍卫与忠诚刻在村庄的使命上。

请尊重那些可爱的孩子们，让它们在村庄里自由自在地飞起或落下，把村庄当做自己理想的家园。

（责编：李克山）

“我的中国梦”读书征文大赛启事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全区进一步形成读书学习的良好风尚，扎实推进文化强区建设，武清区文化广播电视局决定举办2013年武清区“书香飘万家”读书征文活动。

一、**征稿时间：**2013年4月—9月10日

二、**征稿事项：**

1、**征稿内容：**围绕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坎坷追梦历程的深刻启示，围绕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以来的辉煌成就，讲述自己亲历亲见的“中国梦”，感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制度的优越性，表达自己的爱国之心、强国之愿、报国之志。结合自身实际，抒发对党的情怀，对劳动创造幸福生活的感悟，以及如何以此次活动为契机，不断提高和完善自己，明确自身责任和使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智慧和力量的梦想。深刻领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

2、**征文要求：**体裁不限，题目自拟，以“我的中国梦”为主题。要求主题鲜明、观点正确、内容充实、中心突出，表现积极向上的理念。字数在1500字为宜。原创，一经发现剽窃他人作品立即取消参赛资格。

3、**格式要求：**A4纸打印，正文用宋体4号字，交电子版一份，文字稿一份。请自留底稿，参赛稿件一律不退。

4、联系方式：文字稿邮寄或报送至武清区图书馆三楼辅导部（天津市武清区雍阳东道18号），请注明读书征文字样，电子文档发送至：yshhyx@sina.com稿件必须注明作者单位（住址）、姓名、联系电话。（见附件2封面格式）。

三、征稿范围：仅限本区各界年满18周岁以上干部、职工、群众。

四、奖项设置：征文大赛设一等奖4名，奖金600元；二等奖6名，奖金400元；三等奖10名，奖金200元。

江南谷雨

李笙清

这是春天深处最美的画面：一帘蒙蒙烟雨，饱蘸声声鸂鶒的呼唤，踏着一江清波的节奏款款而来。此时的季风，在青青的桑葚上，在浮萍复苏的浅水塘畔，在农人的蓑衣竹笠上面，在采桑女的背篓里，在碧波潋滟的河流之上……一点点恣意渲染，将柔情的雨线素描，将江南的暮春写生，柳丝如烟，氤氲漫漈，宛若阆苑仙境，人间桃源。

“四月江南黄鸟肥，樱桃满市粲朝晖。”谷雨时节的江南，虽然已到“人间四月芳菲尽”的时节，但柳絮轻扬，牡丹吐蕊，杜鹃红遍山野，樱桃也在枝头嫣红熟透。一旦打开江南暮春的轩窗，那灵秀黛绿的山，那乡韵清澈的水，那些在严寒中蛰伏已久的乡野气息，便沐浴着淅淅沥沥的雨丝，焕发出无限的生机与活力。撑一把雨伞，就这样安静地走进雨帘深处，用心灵去听雨，品雨，去触摸谷雨中蕴涵的一缕绵绵情愫，那感觉就像在阅读一篇生动抒情的散文，就像手握一管羊毫，忍不住要填一阕谷雨浸润的清词。

雨丝淅沥处，人间四月天。在江南这张湿淋淋的宣纸上，谷雨就是一首流动的诗，洋洋洒洒，晶莹剔透。在谷雨的滋润下，春笋怒发，漫山遍野鹅黄淡绿，景色宜人，撩人深思。“春令有常候，清明桐始发。”淅沥的谷雨中，摆渡的舫公，弯弯的拱桥，古老的乌篷船，打猪草的村姑……这些江南原生态的自然景观组合在一起，恰似一幅季节的水墨风情画，这时候看开满泡桐花的江南乡村，就像一位慈祥的母亲，用一帘暮春雨，滋润着一衣带水的家园。在山野，在平原，在现代都市的公园，在古老的村落……踏青的游客，撑开五颜六色的伞，犹如开放在雨中的百花，美丽，韵致，饱含着原生态的人文底蕴，这是江南谷雨的另一种妩媚。

江南的谷雨，是布谷鸟久唱不衰的歌谣。陆游有诗曰：“时令过清明，朝朝布谷鸣，但令春促驾，那为国催耕。红紫花枝尽，青黄麦穗成。从今可无谓，倾耳舜弦声。”——布谷布谷，快快割麦，雨生百谷，润物无声。江南的谷雨，润泽着肥沃的土地，一支悠悠牧笛，回响在雨帘深处，为江南拉开了一年丰收的帷幕。行走在垄上，倾听布谷激情的鸣叫，一遍遍，一声声，伴随着初生的蛙鸣久久回响。行走在垄上，看桑林青青郁郁，看结穗的麦子丰

实饱满，看秧苗青青地拱出泥土，看油菜花似锦、荚如黛，心头总会充满对生活的美好向往。

江南的谷雨，是一杯清香馥郁、滋味绵长的茶。谷雨期间，也是春季采茶的时节，民谚云：谷雨谷雨，采茶对雨。明代许次纾在《茶疏》中认为采茶时节以“清明太早，立夏太迟，谷雨前后，其时适中。”走在斜斜的雨线里，吟哦着“采焙谷雨趁芳辰”的诗句，满目都是采茶女忙碌在茶园中的袅袅婷婷的身影，舌尖上也仿佛沾满了谷雨茶无与伦比的芳香。茶煎谷雨春，静谧的午夜，听窗外潇潇雨声，品一杯热气升腾的谷雨春茶，那滋味恰似甘醇浓香的美酒，一滴滴，化为暖人的潮汛，让人舌尖生津，怡然陶醉。

又到江南谷雨时，一缕乡情一首诗。每到谷雨时节，我就会想起沐浴在谷雨中的遥远的故乡，想起那些顶着谷雨忙碌在田间地头的父老乡亲，他们日出而作，种瓜、点豆、种棉、养鱼，一辈子行走在“清明玉米谷雨花，谷子抢种至立夏”的农谚里，就像雨帘中袅袅不绝的炊烟一样，在村庄上久久不散。我眷恋这绵绵如织的江南谷雨，就如同眷恋着我的乡土故园，一辈子，将岁月串连成无法分割的雨线。

（责编：李善成）

老屋顶，旧故事

黄家双

临窗而立，发觉自己的住宅日渐矮了。思忖一番，才知道是四周高楼不断崛起的缘故。曾经能够俯视的房舍屋顶已难寻觅，我突然感到丢失了很多故事。

我的所思很遥远。是的，那些灰黑色的屋顶从我儿时一直伴我到鹤发初生，它们从来都置于我的视野之中。风萧萧兮雨飘飘，想当初，在我始读“人之初，性本善”时，我曾端起小凳坐在屋檐下，听父亲讲述有巢氏构木为巢的古老传说。崇敬之情油然而生，太阳西斜，抬头仰望归来之燕，我又为构筑于屋檐间那泥巢里嗷嗷待哺的乳燕动了恻隐之心，由是想到小房子对护佑生灵实在重要。及至后来赴外地就读。默诵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又进而理喻为了拥有一座御寒之所，天下寒士曾经阅尽了人间沧桑，这首诗教化了我。从此以后，每每周游乡里或市井，只要见着断壁残垣难避雨漏的民舍，我要长长叹息一番，哀民生之多艰了。屋顶，不单是抵御毒日的袭击和暴雨的侵蚀，同时它也对着天宇诉说着人世间太多的凄婉和欢悦，为人类赖以生存的空间记录着绵绵不尽的衰荣。

当然，那些渐次寥落的老式屋顶给我留下的印象不完全是苦涩的，它们也具有很强的传奇色彩，足够我回忆。穿开裆裤年龄，我时常举着竹棍去兜取屋角的蜘蛛网。那竹棍的上端绑扎着铁圈儿，当粘附性很强的蜘蛛网捞进铁圈，飞舞竹棍去追捕蜻蜓或蝴蝶往往十拿九稳。

但喜形于色之中也时常出鬼，那竹棍不是碰掉了东家的瓦瓴，就是戳穿了西家的纸窗，结果当然要招致一顿痛骂，裸露的屁股也因此饱尝父亲的鞭子。到了换牙的时候，我已是少年。这时倘若下颚牙掉了，母亲便要我笔直地站在空坪里，教我恭敬地将那颗牙抛于屋顶，只有这样新牙才会笔直地生长出来，否则将会无端地出现獠牙怪齿。我信奉这个训条，并视屋顶为圣地。

冬天和春天，屋顶上的故事最多。雪日过后，天气出奇的寒冷，于是屋檐上便挂着一条条冰棱儿。这时我当然急于搭着木梯去把它们摘下来，然后偷偷地舔食。女孩子不敢攀梯，但是冰棱儿照食不误，以致经常出现追逐扭抱属于两小无猜的嬉戏趣事。惊蛰鸣雷过后春天到了，那些曾被小鸟衔落于瓦脊间的草种已经发芽。屋顶冒出绿色，生机便悄然萌动，猫儿也大胆地表露爱情。但它们深夜的亲昵举动实在过于粗鲁，不单是嚎春的誓言令人浮躁，追撵常常闹得屋顶一片翻腾，惊醒的小孩于是啼哭起来。

现在，那些属于史实的、传奇的、童话的屋顶，渐次退出舞台。对着大地竞相攀比而上且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我有很多的感奋，欣慰之余也游弋着淡淡的惆怅。因为它们没有那恰似“人”字般相互支撑的屋顶结构，平坦的阳台少了些坎坷和碰撞。它们虽然是新时代的产物和骄傲，却失去了许多令人思索的故事。

我推开城市安装有铁栅栏的窗口，看不到飞翔的鸟儿，听不到汨汨流水声。只有人来人往的喧哗和汹涌奔驰的车流，我们的窗口日益变得单调。还好，我家附近驻扎着一个武警支队，每天我都可以从窗口看士兵们高歌，看他们拳打脚踢。看到士兵们浑身泥土时，我便感到些许亲昵，似乎嗅到了他们身上的汗味和泥土味。别了，那些消失于钢筋水泥建筑群中的旧式屋顶。望着矗立的座座高楼，那一扇扇玻璃窗已在黑夜中紧闭。在这风雨之夜，又有谁能敲开我的心灵之窗呢？

交出多少年的血汗钱，我又住进了一个铁门猫眼的门牌号，自做一个新的钢筋水泥茧。没有山，没有水，只有层出不穷的垃圾袋、无处不到的下水管、横穿五脏六腑的电线杆。我像一只蜘蛛，爬行在一面巨大的金属网里。我无法摆脱这张网，就像无法摆脱我的命运。我分明看见了一只翻云覆雨的手，把我摆成了一枚了无着落的棋子。

我从云层中的楼梯上下来，我与鸟同在，但不能飞翔，更不敢俯瞰。绵延无尽的水泥城，灯外霓虹楼外楼，机动车首尾灯的鬼火正在提示你，我是比广场更为孤独的灵魂。我谁也不认识，楼梯里的人们相见不相识，我只认识借以寻找世界的电话、站牌、车卡、笔直的交警，谁都是在提示我，规则是唯一应当熟记的格言。

就这样，我从楼上到楼下，又从楼下到楼上，从卧室到办公室到会议室，肌肉始终紧张，表情不断变化。我身上散发出金属的气味、货币的气味、水泥的气味。要得到一丝芳草的香味，我要到公园、到郊外，到小说与艺术的理想国度去。食品全有消化不良症，而厨房里边没有一样是我的，它们都经过了千万只手，白的、黑的、老的、嫩的，批发商的、零售贩的；再经过转运司机的方向盘、保管员的钥匙串，一道菜实在来之不易啊！等我吃到嘴里，它已经辗转了多少公里？

我想象着磨刀霍霍向猪羊，我想象着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阿妹拿豆阿婆抱瓜。田园啊田园，我的灰黑色的屋顶青瓦小院啊，我的老父亲是不是正在冬日暖暖的太阳底下眯着双

眼？

就这么过吧，我凭什么奢望寂静，难道我不知道城里最贵的是寂静，最走俏的是宽阔？我现在要做的是把花盆搬进来，我还要请一只鸽子，请来灵牙俐齿的鹦鹉，请来温驯多情的狗。会有一日，我请来土壤，在我的墙上，在我的玻璃镜框中镶嵌着故乡原野的一寸免冠照；终有一天，我不用马赛克，不用铝合金，我会把树叶，把草皮，甚至是最昂贵的花瓣贴在墙上。

（责编：李蔚兰）

好雨知人

王丽

好雨知时节，好雨知人心。从背上书包起，我就沐浴在风雨里，但滋润我心的，还是春夏间那一场场纷纷如丝的飞雨。

风雨送春归，天醉江南人。故乡立春时节，东风吹暖，轻云薄雾，散作细雨潇潇，飞落红梅枝头，化成胭脂泪，浸透着春的气息。春到，雨水也到，争得城内城外的百花娇艳开。

早春的雨，是山城的催花雨。

三月杏花雨，淡荡满城春。走进假日的公园，雨雾濛濛，轻风徐来，吹得杏蕊闹，紫玉枝梢，摇动一园花，人在花中行，雨细杏花香。漫天飞舞的杏花雨，落到身上湿红妆，照看池面红透影。一枝出墙的红杏，关不住的满园春色，正如诗人当年之笔。多少年来，杏花红雨，红了山城风月，扶得醉人归。

印象最深的是桃花雨，领着弟妹挎着竹篮，提起竹篓，到野外挖野菜，抓小鱼虾，是童年开心的一幕。早上八九点，纤纤小雨刚停，柔柔微风拂，人出了小城，村头桃花含雨红，村尾梨花带水白，沿着溪边走去，万条千缕绿相迎。一路春景，姹紫嫣红，我们却像春天的小鸟，你推我躲地跳跃着，追逐着。

春色中，我们来到溪涧抓鳅鳝，水塘捞鱼虾，竹山拔笋子，田埂挖苦菜，收获满筐后正起身欲归。但听见咕咕咕的叫声，弟妹们又要我带去抓田鸡，闹得忘了回家。三月的天，孩儿的脸，午后雨又飘起，前来寻找的娘打着伞，呼唤着我的小名，才依依不舍地离开那片充满梦幻的田野。

桃花汛后又清明。时过惊蛰，轻寒乍暖，刚看堂前飞燕含泥忙，骤然又见南风轻吹，云浓烟滚，一道闪电划过，漫天纷飞起细雨，大街上来往踩青的人们撑着五颜六色的伞，似一

长串在雨中飘动的花朵。清明不明，时雨淅沥淅沥地下着，去乡下外婆家送寒食果的我，仿佛走进杜牧的《清明》画景：“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

谷雨，是春夏间的好雨。那雨，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让我静心读书。天亮开门一看，雨停地润土湿，小草芬芳，花落红消，万家青烟色，几只催醒人们早起的报春鸟在欢歌：“布谷，布谷啦……”

小时，听父亲说过“好雨如金”。

布谷声中，红紫纷落，大地忙起播种。正如宋代蔡襄所诗：“布谷声中雨满犁，催耕不独野人知。荷锄莫道春耘早，正是披蓑化犊时。”大诗人陆游也说：“时令过清明，朝朝布谷鸣。但令春促驾，那为过催耕。”

早饭后，村里的后生青壮们，不约而同，头戴斗笠，身穿蓑衣，扛犁牵牛，走上了耕耘的田间，那条条翻犁起的肥沃土壤，被初夏之水灌溉而漫出的馨香……有春种夏耘，方有秋收冬藏，人们震撼，这就是生命之水的活力！

偶尔，我放下书包，偷偷加入一群放牛的顽童队伍，冒着小雨到村野的草坪上玩泥巴，相互打起泥仗，泥点落在身上，溅在脸上，个个滚得像泥猴似的，叫人乐笑开怀，回家时娘给我洗下满盆的泥汤。

上了初中，杨梅雨让人心烦又有趣。“昨夜雨疏风骤……应是绿肥红瘦”。黄梅时节，雨催青梅熟，家家雨如帘，青草池塘，处处蛙叫。雨，滴答起声，一场接一场地下个不停，阴暗的天如人阴沉的脸，梅雨霏霏，飘进门，钻进窗，在天花板上，墙壁上化作滴滴水珠，湿漉漉的，洗的衣服干不了，干的反而潮湿，梅雨成了“霉雨”。

梅雨天也叫杏梅天。读陆机的《诗义疏》，梅属杏树类，有红梅、杏梅、萼梅和鸳鸯梅等品种，树与叶像杏树，比其他树都开花早。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说，梅古文写作呆，杏字倒过来就是呆，后来写梅，就是有媒的含义，媒能调众味，所以也有人把杏子叫甜梅。不过，杏花雨是花开花落时，而黄梅雨是果子成长期。上了高中后，星期天与同学去采梅子，爬上山，见梅子口就酸，笑得牙都软。

几场风雨后，暖阳终于从云层中钻出来。夏令日新，老师带我们去写生，抬眼望去，碧瓦烟昏沉柳岸，绿荫庭院莺声俏，洗得世间一片绿清清。走到郊外，雨过池塘荷盖小，湿花汀草涨痕添，再看远处的农田，已是麦随风里熟，油菜黄花了，让人感到小暑一滴雨，遍地是黄金。

手持画笔，凝视夏绿的山城，江水绿沉沉，郊野绿无涯，草绿，树绿，山绿，水绿，连雨后的天空也是绿蓝蓝的，绿色宜人，美好，使人心旷神怡。绿，生机盎然，蓬蓬勃勃，是大自然的本色。然而这充满生命力的绿色，却是缘于知时节、知人心的好雨！

暑风和日，当你喝着绿茶，轻摇把扇，听着动人心扉的广东音乐《雨打芭蕉》时，取材就是模拟于江南的芭蕉雨。隔窗知夜雨，芭蕉先有声。夏晨，我拉开窗帘一看，小院里“红了樱桃，绿了芭蕉”。夏雨凉爽，给人精神，夏雨滋润，长育万物。由于雨与“育”谐音，因此，也有人说夏雨育人。

最美丽的雨，是“彩虹雨”，晴又雨，雨还晴，常在山城的午后或是黄昏。夏日的天，小孩的脸，刚是青天白云，骤然南风突起，天空变得乌黑，几声闷雷响，倾盆大雨下，阵雨过后，一道灿烂的彩虹飞架天边，予人多少美丽的遐想。刘禹锡诗“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望景生情，我猜想这天下的雨，是“情雨”，那雨虹该是与梦中恋人相会的彩桥？

好雨如诗，好雨如画。自古以来，人们把上天带来的好雨，演绎了一个又一个动人美丽的故事：“及时雨”比的是行侠仗义，助人为乐；“柳枝雨”指传说中观音菩萨以柳枝洒净瓶中宝露救助天下苦众；“久旱逢甘雨”喻为人生四喜的第一之美……还是圣人说得妙，孔子曰“天降时雨”，老子道“上善若水”。

雨水情，乡梓情。往昔，故乡的风雨，伴送我青春走出故乡大地，而今，故乡的风雨，又迎接我回到小城，那好风好雨，点点滴滴，化成血液长流在我的心间。

好雨润人，好雨知人。

（责编：李蔚兰）

东方，有一片圣洁的土地

我感觉到了一种地老天荒的浑厚。从未品过的文化之鳞从那百年木楼上纷纷跌落下来；我似乎听到了什么，却什么也抓不住，留不下。

那片纯净的水域，那片诡异的土地蕴藏着人类永远无法企及的神秘。

我总在想，那些千年的古树根到底隐藏着多少文化的灵魂呢？

唐通全

泸沽湖，长久以来神秘地在我心里风一样飘来飘去。去年五月，我的步履终于踩踏在这片土地上。而我的心太大，走一趟又能说明什么呢？我只想一个人住在摩梭的地区拍照、作画、写文字。

后来，我知道了一件事，曾经一起学摄影的友人，她去泸沽湖，四年来，专注地做一件事——用幽深、谦虚、寂静的真诚去记录摩梭，用文字和影像描摹日出日落的仪式与劳作、出生与死亡，记录走婚男女的暮合朝离……

我真惊讶！友人，非一般女子，注定有一种生命的孤独。可她是幸运的，藏起自己的快乐和忧伤或者说她的快乐和忧伤在那里找到了存放地。

在世界上最长最古老的情人桥上，我总想寻找到一点什么。木板铺成的桥面，留下了深深足痕，不知有多少对情人悠悠而过。长长的桥一如我的思绪意味深长，多少年前摩梭男女的月光曲也只能去想象罢了。

太阳升腾着力量，灿烂在天地间回旋，同行男女在镜头里瞄，瞄那无际的草海。我独自去了附近的村落。

村里很静，见到的人多，却无法用语言交流，我做手势，他们只笑。突然想起，摩梭没有文字，它的历史和文化靠什么传承，仅仅通过口述吗？也许，正是这样神秘的族群吸引了无数远涉者。

我明白，想真正进入他们轨迹之中却是一个循序渐进甚至很漫长的过程，太多太多的东西于我们是陌生的。

我感觉到这里仍很穷，需要融入文化教育。能用汉文化去统一一个教育模式去教育他们吗？倘若行，会不会导致民族语言的丧失，或许会使原始居民的生态遭到毁灭性的破坏？

在这片地域里，我观察到体现在日常生活各个细节上的是一种宗教的教育，它约束着百姓的行为，平衡着村落的秩序。

那天一大早，我提起相机去湖边，原以为我是最早到湖边的人，而湖边早有了很多摩梭男女，他们守纪律、安静地坐在猪槽船上，等候预约的客人来游湖。他们以村为单位诚实守信为游人服务，男女同工同酬，人之间少纠纷，家庭和睦，集体和谐。

我知道的太少，但所到之处，与我所对视的目光都那么镇定从容、祥和温馨，我所能感受到的是他们那令人不能不仰望的人格素质。

参加锅庄舞会是离开泸沽湖前那个晚上，手牵手与摩梭女一圈一圈地疯跳。

摩梭女说，如果钟情于谁，就在跳舞时发送爱的电波：用手指触她手心。

站在女儿国的疆土上，夹在美女之间，我这个异族大男人不仅左右为难，更要命的是，我的“海拔高度”仅及她们的眸下——哪敢去触动那温热的手心！

突然，歌声中断，队形散开，一群摩梭女神速地将我包围并高举，在一浪一浪的欢笑助推下，数十只手让我整个身体隔离大地，在半空中一次次升起、降落。

回过神后，我学着摩梭女的音调高喊了几嗓门：玛达米、玛达米……

那晚，月光从天上泻下来，流得满山满坝都是；

那一夜，我的身驱连同我的嗓音凝固在泸沽湖美丽的夜空。

身边有人与摩梭女开玩笑时很不中国，他问：小妹，你今天和谁走婚？问得女孩儿满脸羞涩。

摩梭人的情感是纯净的，就像透明的泸沽湖水一样，没有一点杂质。但近些年来，摩梭人的情感生活被炒得沸沸扬扬，人们提起摩梭人便言及走婚，并且对走婚也存在很大的误解。

晚上，和几个会讲普通话的摩梭青年男女吃烧烤，便聊起了她们的男欢女爱。

其实，摩梭族群的性格是害羞和含蓄的，他们的情感生活远不像传说中的那么随意。摩梭人尊重自己的情感，不会委屈自己也不会纠缠别人。他们更看重的是自己的血亲，不会被任何别的情感颠覆。外来人踏上这片纯净的土地，好奇和误解不知不觉地伤害着摩梭人的尊严。现代性要求现代人具有宽容的美德，让阳光下的每一个有限的生命每一个民族都保持自己的信仰和福祉。

“天上的星星都是花，是我们全人类的花，是地球上所有生命的花……”

听摩梭人唱颂的歌，一种被净化的东西在心灵里慢慢动作流淌、浸润。

天水之间，星月之下，人进入迷离的境界，不知自己身在何方，不知是在今生，还是在前世……

我感觉到了一种凝重，好像一张无形的网一样罩下来……我感觉到了一种地老天荒的浑厚。从未品过的文化之鳞从那百年木楼上纷纷跌落下来；

我似乎听到了什么，却什么也抓不住，留不下。

那片纯净的水域，那片诡异的土地蕴藏着人类永远无法企及的神秘。我总在想：那些千年的古树根到底隐藏着多少文化的灵魂呢？

（责编：李蔚兰）

真切的乡土

（组诗）

王志刚

我的出生地——棠粮务

1

写下这个名词与我的出生有关

与牛有关与马有关与驴子有关与诗歌无关

与锄头有关与镰刀有关与犁铧有关与火无关

与姓氏有关与老屋有关与火炕有关与异乡无关

与爷爷有关与蔓草有关与蚂蚁有关与天灾无关

2

爷爷打开粮仓的举动是我童年战栗的隐痛
对于这个名词蹩脚的注解贯穿梁上积尘的中枢
祖辈传承的荣誉和面具被一只灰麻雀的审视逼近
真相的底线循辙印捡拾温饱的蚂蚁
奔命于村庄通往粮食的土路耗尽
一生的体温父亲最终以匍匐的姿势
始终也不能抵达一个名词被动地转换为动词时
虚拟的高度

3

我要感激的是农具骨子里的铁
村庄唯一的锋芒割断脐带与我的胶着时
滑落一个滚烫的感叹被原地禁锢
十八年后镰刀用收割和扼杀的极端
敌视我的叛逆锄头的进化让我始料未及
父亲第五个肢体的增生使墙根沉默的犁铧更憔悴
倚着台阶的磨刀石依旧铁青着脸
村西头李铁匠的炉火熄灭后村庄的春天
患了软骨症

4

我要面对的是一粒种子的爱情
我已准备好一份聘礼用父亲娶母亲的那挂马车
备足草料从异乡缓缓而来
马蹄激活柏油路下虫豸紊乱的气息惊蜚的冲动
牵引欲穿透冻土的心跳村庄
已准备好炊烟马灯和纯粮酒等我引着春风

吹过堤坝吹开衣襟吹落我怀揣的三十七度的乡土
在一个惊雷里和芽苞携手
趁乡亲都在场

5

我能做到的只有对世俗的执拗和崇拜
用世俗的方式爱你亲近你
——祟粮务
我选择穿过土坷垃的缝隙躲避稻草人多疑的目光
用我尚未被污染的血跟你交换父亲头顶的动词
你祟给我是石头的钝骨头的硬
脉管里的绸我会还给你
你赋予我的纯粹的铁支撑一个名词原始的高度
和你亲手揭开我的粮仓时的
——一声长啸

说出热爱

1

我出生那天牛棚里产下一头小牛
爷爷说它比我大半个时辰
我才会爬行它已经上套拉犁
那是我第一次萌生嫉妒
它桀骜不驯的踢套动作我在十几年后才发出共鸣注定
我的思想和一头牛的思想混淆

2

从此

我只关心土坷垃的温度和稻草人的手语
只模仿父亲扶犁挥鞭的佝偻以及比牛的叹息更沉重的细节
只想象一场大旱或洪涝后我能以铁的骨头
连根拔起泥巴才有的绝望
父亲走在爷爷的农谚里我在父亲的农谚里
横冲直撞

3

镰刀在收获的季节取代锄头
锄头在墙角说出爱情
指纹在光滑的锄杆上攥紧拳头
掌心的潮湿催化你我的一段姻缘
镰刀秋水般的锋芒撂倒土地底气不足的假象
高潮在秋收之后久久不愿回到农事的低处

4

一扇磨盘躺在十字街回归石头的本性
另一扇封着废弃的老井相隔五百米
终结一场相濡以沫的乡村爱情
关于石头和五谷的纠结关于水和炊烟的牵扯
关于废物和古董的敌视
以使命完成为终点失去高度和觉醒

5

我要说出的只有热爱
我必须为此付出代价

农具上的铁锈提醒我接近阳光的底线
是用二十年交换一个无法兑现的承诺
——向路过村庄的人证明我骨子里的盐和水
足够浇灌父亲坚守的一亩三分地
这不止是时间的问题

老屋

两栋新房的缝隙老屋还在
院子里的石磨盘还在门口拴牛的木桩还在
只要爷爷还能抽烟老屋的脊梁就在
只要父亲还能抡锄老屋的精神就在
只要母亲还能挥镰老屋的细软就在
只要我还有时间回头老屋的筋骨就在
从一个异乡到另一个异乡
偶尔吼几句拗口的乡谣接近田埂的延伸
接近一头牛的幸福接近童年
这一定和我的出生有关老屋的土炕上
烙着我和脐带的契约
因为一个喷嚏我想补偿老屋一个春天
爷爷叼着旱烟杆儿吞吐春天遗漏的部分
父亲的拇指划过锄头的锋刃守着我唯一的
——退路

远

乡关远就远吧我喜欢有风的日子
喜欢被风吹远或吹近的事物向往塔吊的傲岸
对方向的执著喜欢恣意翻滚的落叶
对归宿的执拗渴望沙子吹进眼里的疼痛

不用转身随时可以伸出手
掩饰自己莫名的失态
因梦里的一声叹息模拟了千百次的聚首
被镰刀收割在麦芒之上未能填满村庄连接粮食的辙印
路口扼守的稻草人张着双臂
是迎接还是驱赶
那是无法穿越的结界啊乡音与蛙鼓蝉琴的默契
只差一步之遥
那只跟我同行的蚂蚁依旧在风尖上前行
淡淡的炊烟从天上迂回经过我们
又飘向天外此刻的天地
静谧得不敢想象蚂蚁小心翼翼地转动触角
向我传达战栗我还来不及回应
头顶上孤飞的大雁一声惊叫翅膀痉挛了
机械地做出本能的挥动逆着风
把五月扇得更高更远

近

霓虹近就近吧正好镀亮季节的马达
驶向秋天身后的河岸这里的石头很坦白
一座崩塌在时间之外的山隐藏在嶙峋背后的隐喻
铺排成一种装饰让石头剖开石头的内核
还原或者展现一种脱离纯粹的本质
达到理想高于尘嚣的高度
如果城市允许我把脚手架延伸向梯田
如果脚手架上的汉子以种田的姿势不再失信于田垄
如果扳手斧子瓦刀融入农具里的铁
会不会在秋天之后直接掀翻冬天如果春天只剩下一滴水

我们就用汗蒸的方式让种子发芽用安全帽撑起一片天
让庄稼蔚然成林环绕成一道风景
一个圆一个湖
请允许我放下稻草人放在肩上的自尊
和斑马线交叉和红绿灯对视
或者掏出五毛钱去路边跟老乞丐用方言交谈
或者在草坪上打个滚拔掉“请勿践踏草坪”的牌子
想象一群羊从洞开的天空跑下来啃光我血液里滋生的蔓草
请允许我对眼前的事物刻意地亲近
或者借路灯的光晕写下一些叫诗的文字
我知道自己不可能成为诗人
只是想把兄弟们在混凝土上种出的庄稼在梦里
——分行

山水之间 (组诗)

朱新民

华山魂

压抑已久的愤懑
喷发出排山倒海的烈焰
混沌初开——
冷峻着刺破青天的威严
这群桀骜不驯的汉子啊
黄河岸，千年万年
晾晒着雄性四溢的伟岸

咬出血来的不屈里
山林呼啸
蓄势再度爆发的冲天呐喊
山下不乏缠绵
阳刚的爱意里
演绎着千古艳丽的婉转——
杨贵妃的丰腴
隐约在华清池里恣意缠绵
武媚娘环佩叮咚的彩裙
虽只是一声轻嗽，也吓得
那些骄狂的须眉心惊胆战
西楚霸王猛狮一样的悍野
仅借了华山的一点雄性
一举怒烧阿房宫殿，让绝代虞姬
舞剑哭出柔肠百结的哀怨
还有长安街上香车宝马诗铺路
还有大明宫中不夜天
还有关中地下残肢断臂的兵马团……
参拜华山，就是
参拜历史，参拜
大中国厚厚实实的凝固与沉淀
华山是累累白骨堆起的魂灵
层峦叠嶂里，依然
波动着千载不竭的汨汨泪泉
这里每块石子都浸透了千代黎庶的血
聆听地下，那些不甘泯灭的暴君们
还在狞笑着咒骂怒放的花蕾和春天
华山，你是造山运动喷出的一团火

你是压弯秦川八百里江山的愁和冤
你是黄河怒涛凝固的遏云浪
你是刺破大中国上苍的通天剑……

蓬莱海滩的足迹

在蓬莱沙滩
秦始皇来过
汉武帝来过
宋皇儿来过
明太祖来过……
历史上许许多多的显贵
几乎都到这里
来过，他们的足迹
清晰地还都睁着
至今也难以闭合的眼睛
今日，我也来了
我的双足无意间
重叠在他们的足迹上面
不小心竟——扑噜噜
踏灭一片残暴与贪婪……
浪花亲吻着我
我的足迹闪动着微笑的光

走进盘山

甩掉喧嚣
在怪石耸立的宁静中
寻觅知音
石的表情有些冷漠

我觉得它总比那些
虚伪和带着险恶的笑
干净得不知要有多少倍
先饮一口清凌凌的山泉水
让大山的血脉
滋润我的灵魂更加透明
恢宏溶解着我
我把汗水和毅力
淋漓尽致地洒向博大
我步步登攀
大山激动了
她将我高高驮在肩上
我冷峻的目光
穿越云层审视着红尘
历史的足迹纵横交错
每一个足迹上面
都压着一座沉重的山
我听见大地在呻吟
松间滴落的清幽
滴滴答答——在哭
我倾慕月亮
挂月峰又欺骗了我
我倚着松树呼呼喘息
谁知不小心
竟吸进一朵白云

孔子坟

走近孔子坟

如走近太阳
目眩身慌，孔子
依旧坐在坟头
目光如炬，审视
灰飞烟灭的无数朝纲
孔子颌首笑了，自忖
还没有任何一个人
能把两千年晨钟暮鼓
撞响，我播种文明
播种桎梏，也播种
东方儒家的精深思想
在黑发黄肤的瞳孔中
影印礼仪之邦的善良……
孔子坟是个强力磁场
坟前荒草萋萋的土地上
没留下荷锄者的足迹
竟都是显贵与帝王

（责编：李蔚兰）

王彦明的诗（六首）

低语

晨雾中，稗草藏林间
唯有鸟雀惊于谎言。

风语者，眷于斯
唯有蜂蝶之流。
做噩梦的人，心已不跳
手执利刃面向蝼蚁。
车轮碾过，不止有
车辙，还带着风尘和秘密的低语。

大寒

叶子卷曲，最后的一点温度
也已凝结成霜。
我暂居这城市的高处
俯身阅读那些神秘的文字。
我断断续续写下诗篇
每一页都好似悔过书
所有细节，早已渗入骨头
寒彻内心。我相信：
我的泪水
也可以凝结成纯净的水晶。

旧照片

那些照片
被框定在木质的相册里
容颜依旧
而他正在老去
头发仿佛一夜白了
黑白的色调
呆板的动作
还有那些沉睡的往事

都还在保持着
他仿佛一直那么年轻
这些时光啊 朝朝暮暮
多像一场春梦
美好而又虚空

夜晚

夜晚就是夜晚
我放大了我的忧伤
让它开始悲凉
我为它涂抹上浓重的色彩
我试图降低它的温度
我还努力拉伸它的长度
是的 我放大了我的忧伤
我就这样孤独地
度过如此悲情的一个夜晚
好像一个人穿过幽深的峡谷
随时可能粉身碎骨
清晨的时候发现
外面下雪了
雪后的世界 一片清凉
我知道过不了多长时间
世界还是那个老样子

等待

很多时候 我们
都在等待 靠在树桩上
瞅着茫茫的原野

只为那一只兔子的出现
我们可能要消耗
一支烟的时间
或者更长
在日出日落的间隙
我们可以小睡一会儿
也可以打个电话
给关爱自己的人
无聊的时候 就给自己讲个笑话
疼痛的时候 活动活动自己的手脚
要知道人生的际遇
也许一生就那么一次
也许一次都不会有

两代人

他越来越像他父亲了
见到他的时候
已经是深秋
在乡村的卫生所门前
他穿着臃肿的大棉袄
带着他憨厚的女人
和我小心的交谈
我们都有着
不为人知的焦虑
他黑色的面庞
略显浮肿
看起来很像他的父亲
那个死于肝病的

乡下木匠 如今他早已
住进了自己亲手打造的
柏木棺材
而他的儿子 我曾经的兄弟
显然越来越像他了
从行为到面相
乃至生命的轨迹
都没有多大差别
这命运多像从幕后
伸出来的一双魔爪
它迅捷地逼近
让我们无从闪避
只是在面对一个生命的时候
它的动作 过于简单
过于速度
且过于轻巧了

这一片净土

——写给《运河》

中华民工

允许我在飘雪的季节 说出热爱
说出早春二月 草籽的冲动
说出一群席地而坐的人 风中悬挂着各自的乡音
拉近春天的距离

允许我说出 一滴雨水的胸怀
她包容的 不止是一颗心颠沛流离的疼痛
当流水洗净霞光 所有的虚妄之心
都会被花骨朵瞬间爆破的脆响 归于
最初的宁静

允许我说出 一粒尘埃的愿望
在灰色的途中 挂起一盏经年的灯盏
激活夜里行走的人 血脉里纯净的闪电
印证诗人所歌吟的光的知音

允许我的诗歌被一只喜鹊叙述 然后
再被一群喜鹊传播 都朝着一个方向表白
在时光深处 在一片净土上
这群搭鹊桥的巧匠 轻易地竖一盏航灯
搭一座精神花园

《运河》她让光阴里不朽的芬芳
归于人间最后的栖息地 让在春天回归的燕子
产生了许多联想 每个来到这里的人
都忘记了候鸟的愿望 敛翅随风
在她怀里悠游地回旋

（责编：朱新民）

雍阳

——我心中的明珠

王丽颖

雍阳，我心中的明珠，
你承载着历史的变迁，文化的交融。
你闪烁着耀眼的光芒，
与缓缓流淌的运河伴随着我的成长。

雍阳，我心中的明珠，
你瞬间亮出崭新的姿态，擦亮人们的眼睛。
你张开宽广的胸怀，
迎接五湖四海的朋友来往。

雍阳，我心中的明珠，
你如巨人般悄然崛起，让人刮目相看。
你挥洒着汗水，默默无闻，
为武清修路架桥，累坏脊梁。

雍阳，我心中的明珠，
你用音乐喷泉，演奏着动人的旋律。
你用凯旋之门，荷塘栈桥，
勾勒出文化公园如画的长廊。

雍阳，我心中的明珠，
你让佛罗伦萨小镇，演绎异国他乡的风情。
你热情如火，斗志昂扬，听.....
引来凯旋王国游客们的笑声在长久的回荡。

雍阳，我心中的明珠，
你引领科技，招商引资。
你不怕艰险与困难，

请城际高铁来到我的家门前。
雍阳，我心中的明珠，
你心系百姓，制订出各种惠民政策。
创意示范镇建设，
让多少人实现住进楼房的梦想。
雍阳，我心中的明珠，
你的魅力，深深地感染着我。
你的激情，创造出亘古未有的盛世辉煌。
啊，我爱你雍阳，
我要用自己柔弱的肩膀，
跟你并肩前进，奋斗，拼搏，
去迎接明天灿烂的朝阳。

樱桃烟丝

邢广悦

樱桃味的烟丝
飘散着记忆中的香气
在明媚湛蓝的天空下
缓缓将思念燃起
我的兄弟
在遥远的坦桑尼亚
在闷热的房间里
你是否也在回忆
这香甜的烟味
那灼热难耐的风沙
是否改变了你的气息
那青翠辽阔的草原

是否已挽留了你的心意
我已戒烟很久
但每年的这时候
我都会擦净烟斗
把这香甜的樱桃味
盛满一钵
点燃
在世界地图上
仔细搜寻坦桑尼亚
在坦桑尼亚里
仔细分辨你的影子
一口口烟圈
朦胧得像一场梦的回忆
燃烧的
灼热鲜红的烟丝
像当年灼热的血
奔流在我们年轻的心上
滋润了沉默黝黑的大地

（责编：朱新民）

西游随想

徐领

看西游，忆童年，
朝夕中，三十年，
人生路，风雨满，
用勤奋，把运转。

为梦想，去追赶，
有成败，心无怨，
育儿女，榜样先，
孝父母，责任兼。

人间情，辗转间，
往事里，泪潸然，
惜眼前，幸福满，
有无奈，且随缘。

再回首，已暮年，
心平淡，身康健，
随夕阳，想当年，
尘世物，皆成烟。

词二首

王向丽

浪淘沙·似水流年

孤夜冷风寒，独自凭栏，牛郎织女信难传。万里银河遥相望，怨满霜天。
多少雨山前，翠雾红烟。今宵却是玉笙怜：美眷如花皆不见，似水流年。

小重山·佳期颂

袅袅婷婷急步行，小桥鸿照影，绿波横。清姿堪比百花琼，回眸处，鱼堕悄无声。

庭下月华生，仙音传玉阁，道恩浓。红楼痴语漫杯觥，惺惜醉，媚眼满含情。

古绝·贺武清文代会（二首）

张万军

手剪心裁又五年，文联硕果压枝弯。

丹青翰墨文章赋，户晓家喻赞口传。

群贤济济古雍阳，翰墨结缘诉衷肠。

盛世豪情抒不尽，亲民颂党谱新章。

（责辑：李善成）

来过，活过，留下过

肖紫韞

一

早春三月，枝芽绿，雀鸣啾，寒意已退，万物复苏。深吸一口空气，满是阳光和青草的气息。远远望去，绿林掩映依稀可见的村庄，春色越发明媚起来。这是大伯最喜欢的时节了。没有寒冷，春意盎然。

静静沉睡于村西绿林和青草间的大伯啊，我来看你了！带一壶酒，焚一炷香。

二

大伯1925年生于这乡土气息浓郁的村庄，便再也没有离开这片热土直到逝世，享年81岁。用大伯自己的话说，这一生，两句话便可概括：“没上过学堂，种田、养羊、出外打工。还有，看着我的侄子侄女们长大！”大伯说这话时神情坦然带笑，一脸的沧桑在皱纹里舒展。我知道这看似简单平实的话语其实远远道不尽大伯81年的人生足迹。

60年代末期，幼小的我自懂事记事起，就知道大伯是独自生活的。那时大伯已进入不惑之年，中等身材，结实挺拔，性情和善，少语慎言。不知是村庄里独有的太阳明灿灿的照耀，还是长年田间地头劳作、出外奔波的缘故，印象中的大伯总是面庞微黑，眼神清亮、平静温和，一如村边明澈见底的溪水。老家古旧的大宅院里，大伯、父亲和爷爷奶奶的房子紧挨着，三处三间一套的平房连成了一排整齐、高低均匀的农家院落。幼时的我们便在这里成长生活。

大伯一生未娶，却喜欢孩子，尤其在劳动之余无事可做的寡淡的日子里，大伯更喜欢让孩子们陪伴在左右，于是我和弟弟成了大伯屋里的常客。每天无需呼唤，便从自家屋里跑出去，喊着大伯、大伯，就雀跃地进了他的屋子，爬上他总是干净宽大的炕上，央求着让他讲故事。大伯虽未曾读过学堂，但他心性灵，听来的评书、故事都印在脑子里。每每此时，我们睁着童真无邪的眼睛，听他娓娓道来。新奇地被故事吸引，惊叹于大伯脑子里储藏着如此多的神奇童话和寓言。幼时的我们常常粘在大伯身边，及至后来我们上学读书，无论晴好天气还是刮风下雨，大伯的身影总在村口、校门抑或小路上出现。在爷爷奶奶体弱多病，父母忙于工作的许多年里，为我们端上热饭、给我们买书买本，边抽着旱烟边看我们写作业、督促我们做个“会混学堂”的好少年，几乎占尽了大伯种田、放羊之外的所有光阴。

遇上节假日学校放假，我们便和大伯一道，赶着几只白白的咩咩叫着的小羊，嬉笑着跑进村边的草地牧放，那一幅青草牧羊的画面至今仍在我的梦中幸福地闪现。大伯说，所有的活物里，他最喜欢羊，羊不贪婪，一片青草地，能够吃饱，足矣。羊又通人性，和善，不凶猛。大伯说，人亦当如羊。

三

故乡地穷水瘦，并不富足，但大地辽阔，天空蔚蓝高远，太阳明烈地照耀着那里氤氲的炊烟、古朴的院落、幽深静寂的小巷、明净的河水，还有这里的人们，那善良质朴、爽朗坚韧、爱憎分明的品格，祖祖辈辈流传。此外，我眼里的大伯骨子里更多了一种隐忍与忘我。

70年代中期，国家粉碎了“四人帮”，中国大地上一段“运动”的历史宣告结束后，父亲告诉了我1966年10月间发生的轰动了这个原本平静小村落的一件事。原来村里有位自幼读书习字的“秀才”，头脑聪慧写一手好字，赶上1947年国民党部队征兵抓壮丁，秀才没能躲过而被抓，做了军队急需的后勤干事，负责书写方面的文职工作。转年冬平津战役打响，秀才成了共产党俘虏，经教育后释放回乡。秀才这短暂的“国军”史到了如火如荼的“文革”时，竟被公社干部知晓，于是召开群众批判大会，并要带走以“反革命”分子论处。在此危急时刻，人群中的大伯却毫不犹豫地站出来，为秀才辩护，说当时并非自愿，实在是被国民党兵胁迫带走的，后来共产党解放了他们，才得以重新做人，本本分分地在生产队劳动。由于大伯出面，村里人们也壮了胆气，围成一团，请求公社干部不要冤枉了好人。经这一番坚

持与努力，公社干部在无凭无据情况下左右权衡，终于取走秀才头上的“反革命”帽子，只做批判教育对待。可想而知，当时境况若以“反革命”分子定性，轻则“进牛棚”重则吃枪子。大伯正是以一种悲悯的情怀和无所畏惧的气概，冒着被牵连的危险，大胆陈词，将危机扭转。后来秀才得以赡养卧病在床的双亲并抚育幼女，对大伯有着不尽的感激，称颂大伯是个贤良之人。

四

乡村有乡村独特的迷人景致。每逢夏秋季节，田野上、菜园里、农家的院落中，尽显葳蕤，生机一片。我家院落中的小菜园，枝叶葱茏，花儿灿烂，果实饱满。在一缕缕炊烟袅袅中，鸡鸣犬吠追逐嬉戏，置身其中，令人感受到一种浓浓的乡土情。大伯总是喜欢坐在自己打制的小板凳上，静望着满院田园景色，有时神情专注，竟至手上的旱烟已悠悠地燃成灰烬也未发觉。我终于发现，其实大伯常常痴痴凝望着的是他春日里播种八九月间便热烈绽放的向日葵。朵朵金黄，追逐阳光，直到果实成熟，无悔凋落。我于是孩子气地问大伯，为什么要格外喜欢向日葵？大伯不语，问得时候多了，便微笑着，轻言慢语：“……果实熟时，花儿也落了呀，花儿与果实总是不能在一起的……”年少的我懵然不懂，只觉大伯心里埋藏着什么，似有诉不尽的难言之隐。

后来偶然的一个机会，我从父亲那里得到了大伯终生未娶的原由。大伯年轻时曾与乡邻外出打工，辗转去了四川一个建筑工地，期间结识了一位当地姑娘，他们在那陌上怒放的向日葵下两心相许，但姑娘父母却执意反对。最终使这段两情相悦的姻缘没能如愿。两年后，大伯落寞回乡。从此，每年春天他总会在院落里种下大片大片向日葵。后来热心人多次上门提亲也不再为之所动。人生如梦，或许大伯想在梦中与四川姑娘永远相守，可谁知永远会是多远呢！在大伯心里，能恒久地将彼此留在心头就是永远吧！大伯面对向日葵时的自语也让我想起一首小诗《花儿与果实》中的语言：“花儿问果实，果实啊你在哪里？果实说，花儿啊，我就在你的心里。”

五

岁月如流，光阴荏苒。离家读中学、大学的我们渐渐远离了故乡。故乡眷念着的人，故乡留恋的景致都难得触摸得到了。

直到工作后，每逢周末、节假日回故乡与大伯团聚。此时，大伯已是满鬓霜白的老人。身体还算硬朗，性情依然淡泊，依然抽着一口旱烟，随身听着收音机，偶尔看看电视。吃得清淡，穿着洁净，依然喜欢侍弄满院青绿和一片片向日葵。

我提出接大伯来城里住，享享清福，聊以想念，也便于照顾。大伯推辞说，老家院落大，住着心里豁亮，自己身体硬朗，还没到用人照料的时候。其实是不愿麻烦我们。

年少时，大伯曾说我们在他身边给他带来了无尽的欢喜。我们当时只是傻笑。长大后我才明白，我们一点一滴成长的岁月里，始终没有离开大伯的呵护，他为我们带来了生命中最宝贵的幸福时光。虽非父女，情同父女。

2005年盛夏，大伯满院的绿色生机盎然，馥郁四溢。尤其那一片耀眼的向日葵兀自开得绚

烂，直到秋日将尽。大伯看着眼前景象，眼神里忽然多了些许不舍和怀念。大伯像有预感地对自己又像对我说，不知来年春天还赶得上播种不……

大伯果然没能赶上播种他喜爱的向日葵。送走寒冬，春已至，一个晴好的清晨，阳光明媚地照进大伯的窗里，照见他一脸的安静祥和。大伯，我们的亲人，在睡梦中静静地去了！

那一天，我泪眼中抬头望向湛蓝的天空，它蓝得透彻、深邃，纤尘不染，俯视大地和众生万物。大伯，这一路白花飘飞，车马引路，愿你的灵魂在天堂里安好无忧。

又是早春时节，清明将至。我们默立于村西绿林和青草间，面对大伯肃穆的大理石墓碑，洒一壶酒，焚一炷香，虔诚悼念，为亲人寻常又不寻常的一生，为他在尘世间来过、活过、留下过……

（责编：杨振关）

母亲

刘国华

有一个人，无论你走到哪里，都不舍对你的牵挂，她愿意把一生无私地奉献给你；有一种爱，它可以让你随意地享用，却不求回报。这个人叫“母亲”，这种爱叫母爱。

也许，在我的生命中，有许多人，许多事，转眼即逝，但我心灵深处永远不会因岁月的流逝，而消减我对母亲深沉的爱。母爱67三重恩，“生我之痛，养我之辛，育我之苦”。从呱呱落地，嗷嗷待哺的婴儿到如今，四十几年的世事沧桑，是母亲给了我温情与呵护，也注定我这辈子永远走不出母亲那双饱含深情的眼睛。

母亲今年86岁，生于1928年，满族关姓，属黄旗瓜尔佳氏。从小饱读私塾的她，极其热爱生活，她目前身体健康，精神矍铄，不仅生活能自理，还能照顾别人。平时喜欢看电视，喜欢摆弄花草，更喜欢观赏大自然中的一景一物。岁月的沧桑虽然毫不留情地在母亲的脸上烙下了深深的印记，但那每一道褶皱与斑点，都刻画着母亲一生的勤劳、善良与仁爱，提笔写母亲，往事历历在目。

在我几十年的成长过程中，如果没有母亲平凡而伟大的爱，也许我会像一株野草，不懂得什么是最伟大的爱。所谓不养儿不知父母恩，直到我的女儿步入大学校门后，我才真正的彻悟母爱的概念。母爱其实就是一种无私的力量，它像春天的甘霖，悄无声息地洒落在孩子心中，细细的滋润着孩子成长。这种爱，不用太多的言辞，却用实际行动教育着我们，感染着我们。

从小到大，母亲对我们10个（4儿，6女）子女，要求都十分严格，从不让我们沾上半点恶习。母爱，又像是一个摇篮，培养着我们健康成长；母爱，也是一支民歌，歌唱团结，传播文明；母爱，还是一座丰碑，镌刻过去，启迪着我们的未来……

1958年，父亲被错误的打成右派，在遵化劳改，母亲带着5个孩子艰难度日，等候着父亲。每年七夕母亲都要提前半个月，带着窝头开始步行一千多里地走着去看父亲，幸运的时候能搭上一段路马车，有时一走就是半个月，每夜她都借宿沿途人家，有时甚至睡在人家的灶台前。父亲劳教四年，妈妈每年七夕都去看他，母亲说父亲被人带走时巧逢七夕节。七夕那天，母亲给爸爸带去的不仅是爱，更是精神食粮，因为母亲会告诉父亲，孩子们都很好。母亲的温暖是带给爸爸唯一的生存勇气。

母亲只向父亲报喜不报忧，当时的年代父亲何尝不明白妻子和孩子们的艰难与困苦，夫妻之间的感情是超越一切的。母亲的坚毅与智慧一直是学习的楷模。

由于年代的遭际，家里孩子多，条件极差，所有孩子的衣服都要母亲亲手做。北方的冷冬，迫使母亲每年必给每人做薄厚两套棉衣，众多的家务及针线活，使母亲的手指逐渐变得弯曲。由于长期熬夜做活，妈妈的眼睛很早就坏了，在50多岁的时候做了手术。

母亲在六十多岁的时候，得知我的小家有了难言的变故，决然来到我身边随我一同住进冬冷夏热的出租屋，同床一住就是几个月。任凭天寒屋冷，硬是伴我走过人生的最低谷。母亲的呵护，让我备感温暖。临回老家时母亲戴着花镜给我女儿做了4条棉裤，那时女儿才3岁，直到女儿4年级时还穿着姥姥做的棉裤，因为我母亲做的四条棉裤，一条比一条长，是预计着女儿每年增长的身高做的。在寒冷的冬天，每当我给女儿穿上母亲用她那弯曲的手，为我女儿做的棉裤时，我的心都会内疚地酸痛，感觉亏欠母亲的太多。母亲把无私的爱又传递给我的孩子。

记得2010年春节时，母亲被大姐接来小住。有一次，我下班赶过去看母亲，正赶上母亲要洗澡，多少年来，我都没有照顾过母亲，更没有陪伴过她，当时我只想给母亲细细地洗个澡。

当我的手拿着浴巾划过母亲依然柔软的肌肤时，我不由得用手轻轻触摸着，这感觉既亲切又心酸。母亲的肌肤明显感觉松弛无力了，虽说她一直还和早些年一样热爱着生活，也保持着良好的心态，但却不知从何时起，随着年纪的增长，脸庞的肤色已经没了光泽，随之布满了雀斑和褶皱；我也不知从何时，她的身躯失去了往日的挺拔，变的这样驼，更不知从何时起母亲那双从灵活变得弯曲的手，又变得枯瘦且青筋暴露。她的眼睛也好像比以前小了，看人有些眯，脸上的皱纹仿佛是世界地图，纵横交错地在诉说着她跨世纪的辛劳经历。

一行热泪伴着浴室的蒸汽顺着我的脸颊流下，成串的滴落在母亲那已经不再坚实的臂上……我的心在疼痛，现实让我承认母亲真的老了。我感觉到臂弯下，只能由我扶着才能从浴盆里出来的人多像个婴儿，可她真的是我的老妈！

我一时不知道能和母亲再说些什么，可我分明看清了，母亲的脸上和我一样，都挂满了浴室里滴下来的水滴——她一直最牵挂的人其实就是我。

2013年春节，我决定带着大学二年级的女儿回老家陪母亲过个年，在众多的孩子中，我也许是最没能力去关照母亲的，但是母亲依然等待我放假能带女儿回家。这次看到母亲，感

觉母亲的精神依然矍铄，唯一又有新变化的是母亲的背明显地又驼了些，话也没从前的多，除非儿女们提个话题，否则她不再多唠叨了。耳朵有一只听力在减弱，视力还好，依旧不减当年，依旧能戴着老花镜做针线。每天她都笑呵呵的，吃饭香，睡眠也不错，团聚的春节让母亲的脸上又多了一层笑容。头大的哥哥已经63岁，最小的妹妹也年过40。远途的、近道的儿女们都赶回家围坐在母亲身边谈笑风生，母亲是家人的凝聚核心，祥和欢笑的气氛围绕着她，举杯祝福四世同堂的母亲健康长寿。

母亲只是千千万万个母亲中最普通的一员，她的生活经历并不轰轰烈烈，但有些也是常人难以想象地历经磨难。

从母亲身上我看到了母性的伟大与坚强，人生道路即使偶尔伴着泥泞行走，也要努力活得洒脱与充实，让伴随我们的沿途风景斑斓些才是生活。前方的路有宽，有窄，经过宽敞的路口，舒坦着走过开开心心，那是幸运；如果路径狭窄，请耐着点性子斜斜身肯定能过去。因为人生的路不会太平坦，必须接受和面对一些事实，坚强些、坚持就是胜利。阴影留在身后，前方的阳光才会指引你继续前行。

母爱就像一片衬托起蓝天的云，这片云带着绚丽带着色彩飘在空中，随时能够与蓝天相应，就已经彰显了云的职责与己任。

（责编：李克山）

我与收音机的情缘

孙锐

我是听收音机长大的。小时候，我生活在某座小城市，家里较穷，只记得墙柜上摆放着一个大电匣子。想听的时候，只要拉一下开关绳儿，里面就开始广播，给我带来许多乐趣。尤其是下午放学后，我会歪着小脑袋，全神贯注收听中央少儿节目中孙敬修爷爷讲的《西游记》。至今，孙爷爷“我说那孙悟空啊”的腔调还萦绕在我脑海里。

后来，我随父母下放回到农村老家。为了生计，听电匣子无奈中断了。直到上个世纪70年代，我在生产队里参加劳动时，才又买了一台由江苏省无锡市无线电厂生产的红鹰牌收音机。它有一块砖那么大，外面是棕红色的牛皮外套，声调清晰杂音少。那时候，小说、评书是我的最爱，长篇小说《第二次握手》，中篇小说《许茂和他的女儿》，刘兰芳的评书《岳

飞传》等，滋润着我贫瘠的文化生活。记得1980年一个夏天的中午，我骑着自行车走街串巷到各村去卖大葱，家家户户的后门开着，鸦雀无声，一家子围坐在饭桌前，边吃饭边收听《岳飞传》。我呢，大葱先不卖了，坐在邻村一家后门口的木墩上，也专心致志听起《岳飞传》来。那场面，简直成了那个特殊年代我们农村夏晌的一道靓丽风景。

1979年9月，这台“红鹰牌”收音机更成为我昼夜不离的好伴侣。当时，我考上了天津市广播函授大学汉语言专业，每天就是通过它来收听汉语言专业知识。从这台收音机里，既能听到王达津教授传授古文学的沙哑声音，又能聆听到谢文庆教授讲授词汇部分的标准普通话；既能享受宋成福教授传播两汉文学的那种评书腔调儿，又能领略到高琳女士讲当代散文的那种激情韵味儿……

从1979年9月初到1982年8月底，整整三年，几乎每个静谧的夜晚，这台红鹰牌收音机都伴随在我身边。通过它，我的语文知识，由薄变厚；阅读能力，由低到高；写作兴趣，由淡到浓。已经成为一名教师的我，传授语基，得心应手；朗读课文，绘声绘色；舞文弄墨，潇洒自如。通过这部小小的收音机，让我在知识的海洋里遨游，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让我在知识的宝库里拾取，启迪了智慧，陶冶了情操。通过这部小小的收音机，我的文化程度从中专提到大专。电大毕业后，政府按照相关政策把我这个民办教师转为正式公办教师，实现了做教师的美好理想。

如今，我掐指一算，这台红鹰牌收音机已和我相伴了35年，我至今仍珍藏着它，因为，她是位功臣，不仅为我人生定位立下汗马功劳，还给我留下许多美好的记忆。

现在，我们每个家庭，不但有了大屏幕电视，有了能上网的电脑，有那MP3、MP4，还有那能播歌的手机。因而，有人说，收音机作为单一媒介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然而我却认为，收音机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而且随着这几年各级电台广播节目的创新和完善，其时效性、娱乐性和实用性又成了大家追捧的热点。最近我也买了台多功能的微型收音机，样式之漂亮、声音之清晰，储量之大，绝非当年老收音机能比拟。为了听我所喜欢的红歌、老戏，清晨劳作时兜里开着收音机，骑电动车出行时车筐里响着收音机，晚饭后散步手里提着收音机，睡觉前枕边相伴的还是收音机，人到哪儿，歌声、唱腔就飘到哪儿……

无论是从前曾爱不释手的老收音机，还是今天形影不离的多功能新收音机，伴随了我的多半生，与我结下了难舍难分的情缘。

（责编：周淑艳）

铁头的“洋快餐”

桂杰

不知从何时起，铁头对麦当劳、肯德基这类洋快餐开始感兴趣，隔一段时间不吃就像大烟瘾发作一样馋得难受。周日早晨，他在家懒床，“妈妈，我们去吃肯德基！”他笑咪咪地望着我，我知道那是他要的一个小圈套。“儿子，那是垃圾食品！”我说。铁头默不作声，过一会儿又跑过来做我的工作，“妈妈，我们去吃垃圾食品吧！”我哭笑不得，勉强点点头说：“好吧。”懒在床上的他如同弹簧一样从床上跳起来，噼里扑噜地穿衣洗脸，恨不能插翅飞到肯德基餐厅。

对于这些洋快餐，我虽深知有害，但觉得偶尔让孩子享受一下也未尝不可。但是，爷爷奶奶对于这些洋东西的态度却是“NO”，常年居住在山村老家，吃惯了米面杂粮鲜鱼水菜的他们，对于麦当劳、肯德基里颜色发白的鸡肉简直不屑一顾。一次，我请爷爷奶奶去见识一下洋快餐到底是什么东西，没想到被爷爷奶奶说得一文不值，勉强吃一点儿。

其实，我清楚地记得，第一次带铁头吃肯德基是在他两岁多的时候，只见他尝了一点点土豆泥又迅速地吐出来，说“不要不要”，但后来随着电视广告的浸泡，他对洋快餐的好感竟与日俱增。

那一天，我又犯错误了。开了一天会的我晚上回家晚了，想到铁头正满心欢喜地盼我，下了城铁，就冒着小雨到麦当劳买了他喜欢的儿童套餐。一进家门，铁头马上放下手里的饭菜扑将过来，抢下我手里的吃食。爷爷奶奶见状一脸怒气，看着我恨铁不成钢地说：“为什么要买这些东西回来？他本来吃得好好的！”我辩解说：“让孩子高兴高兴！”爷爷奶奶还是在一旁摇头，说：“这些都不是正经货，对孩子一点儿好处也没有！”我又解释说：“我买的是汉堡、果汁，没有油炸的东西，您放心吧！”“我们真不能放心，你这样做就像用刀子扎我的心！”爷爷撂下一句狠话，离开了饭桌。铁头则在一边又跳又叫：“好吃，好吃，谢谢妈妈！”

快餐事件发生后，爷爷奶奶又和我语重心长地谈了一次话，主要观点就是不要我随便给孩子买零食，而铁头爸爸则给了我一个更明确的忠告：“千万不要用快餐讨好孩子，不要让吃快餐变成孩子的期待！”我笑着点点头。

如今，铁头和我偶尔还会跑出去吃洋快餐，但我不再拎着一袋子洋快餐回家，也不会把吃洋快餐当成对儿子的奖励。但是，在爷爷奶奶的眼睛里，我仍然是一个“危险分子”，孙子的身体可能随时会毁在我的手里。

（责编：李克山）

群众文化活动要打“民生牌”

古人讲：“天下顺治在于民富，天下和静在于民乐”。有了民富民乐，社会才能和谐稳定，事业才能兴旺发达。当今时代，人民群众通过群众文化活动来实现“我的文化我做主”的愿望已基本实现。文化活动的轰轰烈烈乃至其色彩上的鲜艳、形式上的丰富，令人赏心悦目。心情愉快实际上就是人们富足后的追求。人们的基本需求离不开它，社会发展中的许多环节离不开它。文化活动从它本身所具有的天赋和质素来说，包含着令人着迷的精神陶冶。它展示着一种兴盛，渗透着一种文明，展现着一种气派，呈现着一种和谐。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重要的是从根本上认识群众文化活动的价值，在群众文化的高度发展中，让人民群众的文化创造活力和热情竞相迸发，让群众文化为文化繁荣发展提供源头活水。以活跃城乡人民文化生活为目的，以“保和谐、促发展、建设文化强区”为出发点，武清群众文化活动具有凝聚人心、陶冶情操、宣传教育、娱乐休闲、普及知识、生活审美等功能，促使群众产生参与热情，带动消费、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还肩负着传承文化的使命。

以武清区为例，武清从事文化艺术活动的个人和社团众多，有政府文化部门，也有许多来自社会的各个方面，它集文学、美术、书法、音乐、舞蹈、戏剧、曲艺、摄影、集邮、收藏、健身、棋牌、球类、游泳、钓鱼、武术、太极拳等于一体，各自独领风骚，他们是传承先进文化的主体，他们的文化艺术活动是丰富多彩并且互相补充的，有力推动着、引领着、渲染着群众文化活动的繁荣和发展。

近年来，武清区政府对文化事业的投入逐年在增加，各类公益性文化设施相继建成或规划中，群众文化事业呈现繁荣发展的良好局面。但由于多种原因，全区群众文化活动整体发展不平衡，经费缺乏、设施数量不足、活动形式单一、资源利用率不高等困难和问题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不管是文化部门、还是与之对应的社会团体和个人在艺术活动，很少有来自正常渠道的政府资助。尽管他们热情高、人势众，所取得突出成绩者也并不在少数，但大多是凭着对文化艺术的执着在开展活动。虽能得到一些民间资助，但总的来说杯水车薪，这直接影响了可持续的提升与发展。如全区有8个注册登记的群众文艺协会，650多名会员，只有两间分别为15平方米的办公室，无活动经费。全区有182个业余文艺（花会）团队，活动经费全部来自个人出资或团队集资。为了保证文化活动的正常开展与不断创新，让全区百姓共享社会经济成果，特别是在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的号召落到实处，进一步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为了更好地推动文化繁荣发展，建设文化强区，现提出以下建议：

一、整合财力资源，加大对公益性群众文化活动资金支持力度。

群众文化有自发性特点，大家参与、大家喜爱、大家受益。但是它的壮大和提高，离不开政府财力物力的保障。各级必须多渠道加大财力投入，确保基本的、正常的活动开展经费。建议之一，区一级财政每年度划拨固定经费，设立公益性群众文化活动基本经费。按所辖人口数，制定每人每年最低文化活动经费数量占当年财政收入支出的百分率，保证对公益性文化活动投入的资金增长幅度不低于当年财政收入的增长幅度。之二，乡镇财政也要投入一定比例，同时开展社会

捐资等方式多渠道筹措活动经费，鼓励、支持社会资本捐建、捐款兴办群众文化团体，保障群众文化活动的正常运作。还应确保“好钢用在刀刃上”。财政投入不能平均用力，要有优先战略和投资重点，应重点扶持我区以下公益性群众文化活动：

社区、广场等开展较好的公益性群众文化活动；“消夏、春节”两大文艺品牌活动；对乡镇基层文艺骨干、自发成立且活动经常的文艺团队、花会团队的培训、辅导与扶植，因队制宜，配发活动器材；开展文化艺术的研究、交流、演出、出版等；增强对濒临灭绝的花会品种、民间小戏以及非遗项目的传承与保护；加强“中国书画之乡”建设。进行书画人才的培养提高、交流展览等。经费向参与者众多、活动经常的社区、乡镇、村街、家庭、企业自发成立的书画社团倾斜。

二、创新文化人才引进机制，建立一支稳定、素质高、专兼结合的文化队伍。

区一级的文化人才的引进，采取自主公开招聘的形式，着重从业资格考评，乡、镇、街宣传文化站，要配有专职干部，并保证人员专职专用，保证工资按时足额发放，宣传文化站的专职经费每年应比照上一年经济增长指数增长。社区居委会和村宣传文化室也要配备专、兼职工作人员，以引导、组织群众开展健康有益的文化活动。专、兼职工作人员要有相应的从业资格考评制度，采取公开招聘的形式，鼓励和吸引优秀人才到农村文化机构工作，以适应新形势下农村文化发展的需要。要把乡镇文体中心、农家书屋是否保证按时免费开放，是否有专人管理等文化工作，纳入年度乡镇领导政绩考核。

三、充分发挥馆、站的职能作用，提升群众文化活动水平，实现从“送文化”到“种文化”的转变。

随着农村城市化、农民非农化及小城镇建设的进程加快，城乡间的差别大大缩小，农村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农村对文化产品的欣赏水平也在逐步提高。这就给农村的文化活动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务之急应使活动在创新的前提下，以广泛性更强的新活动载体和文化样式，不断提高基层群众文化活动水平。作为区一级的文化馆、图书馆负责给乡镇宣传文化站和村街文化室人员的业务进行培训，不断提高他们的思想水平和业务素质。一定要看到广大农民中蕴藏着巨大的人才资源，要充分利用，充分发挥，充分调动文艺骨干力量到乡镇跟进节庆相关活动，从策划到实施多层次多方面的业务辅导，让乡镇干部乃至农民群众在活动实践中得到学习锻炼，要为农村人才的脱颖而出创造条件，不遗余力地推动农民群众登上大剧场、大舞台、走进主流媒体、进入新的传播渠道，让群众文化在高水平、高质量的展示平台上亮相生辉。从而实现从“送文化”到“种文化”的转变。

四、推进文化活动创新，增强活力，打造品牌。

文化活动也应不断推陈出新，打造品牌。与其举行一些形式化，一般化的日常活动，不如将一些群众喜闻乐见的特色活动做大、做强，使之形成良好的社会反响，打造几个群众文

化品牌。如“消夏晚会”，自1989起开始，前几年还以文化部门、中小学校和区直机关参加演出为主，从1991年，开始组织一些乡镇到城区演出，再到如今29个乡镇街个个举办“消夏晚会”，唱老百姓自创的歌，跳老百姓自编的舞，演农民自导的戏。光是城区节目多达20台，演员3000至4000人，观众超过50万人次。不仅丰富了城区文化生活，促进了乡镇文化活动的开展，极大地增强了文化活动的吸引力，使其由单一的文化行为，变为群众广泛参与、关注的社会行为。再如，2000年筹建的七省市大运河书画院，是另一个被打造的文化品牌。武清撤县建区后，文化的发展提出了由田园文化向都市化发展的要求，再加上武清地处京津之间，京杭大运河在区境内穿过，此地是全国著名的书法家刘炳森先生的故乡，还拥有一大批在国内享有盛誉的武清籍书画家，本土各级书、美协会会员就有600多人，爱好书画艺术的上万人，形成了一个强大的书画人才群体。基于此而策划的书画院成立后不久，举办的一次“大运河风情，七省市名家书画精品巡回展”活动，在运河沿线七省市乃至全国书画界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实践证明，文化活动，应是展示本地域优势、艺术魅力的个性化文化，也应是这个地区走向外部世界而又属于自己的品牌文化。因此，打造个性突现、高雅享受的“品位与品牌”型文化也是非常重要的。只有这样，才能把发展有特色、有品牌、不同层次的公益性群众文化活动，逐步步入快速持久发展的轨道。

总之，群众文化活动要打“民生牌”，这不仅利于提升群众的文化素质，转变社会风气，更能使先进文化在更广泛的领域得以传播，从而达到春风化雨聚民心的功效。

（责编：孙玉茹）

《武清地名趣谈》出版

一部由天津市地名研究会会员、地名文化学者、武清区退休干部张洪生先生编著的《武清地名趣谈》，近日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发行。

全书分“县名探索、村名寻脉、城区地名”三个部分。书中以作者长期以来搜集整理的大量弥足珍贵的史料，真实详细记录了武清区（县）、乡镇村（741个自然村）及城区的道路街道与住宅区的地名来历、区域位置面积、传闻故事等，是一部集知识性、趣味性、可读性于一体的好书。对于了解武清历史、推动武清未来更好更快发展，将有着一定的积极推动作用。

（武文）

飞扬的气韵、神韵和情韵

——读朱新民诗歌有感

孙玉茹

我与朱新民是多年的文友和朋友。我不仅知道他是中国诗歌学会、天津作家协会会员、《天津日报·武清资讯》副刊编辑，还了解他的经历和一些创作的印迹。他几十年笔耕不辍，发表诗歌、散文数百篇（首），几次获全国奖项。1995年出版诗集《大野诗草》（散文集和第二本诗集正在筹备中）。在各种文学样式中，他最爱的是诗，最大的财富是诗，使他在文学之林“挺立”的是诗，当然，我最欣赏的也是他的诗。生活的磨砺和艺术的“修炼”，使诗的元素渗透到了他骨子里。旅游时见景心动，他以诗感怀（《倾慕西湖》《华山魂》《蓬莱阁断想》）；生活浪花冲击心灵，他用诗抒情（《悼诗人郭小川》《敬老院写真》）；万物杂陈激联想，他用诗吟咏（《竹》《雾》《茶》）。无论是时代精神风貌，还是现实生活掠影，无论是自己的人生体味，还是对山河壮美的深沉之爱，他都能用诗作出敏锐生动的感应与表现。他的诗物我交融，大气恢宏，朴实中见通透，自然中见睿智，清新中含深意。在语言上，不设置古怪的障碍；内容上，不追求朦胧晦涩；形式上不故弄玄虚。读他的诗，不会感到“心累”，反而会产生一种首次观看“中国航母style——走你”时的那种气荡、神摇、情动的审美愉悦。

一、生动的气韵

“气韵生动”，本是针对人物画提出的审美标准，指画的内在神气和韵味达到一种鲜活生命的洋溢状态，特点是“画外有画”。诗和画相通，表现在诗中，则是诗人把对大自然的感受敲击成富有诗情画意的生命节奏。布局呈“势张”，犹如惊涛拍岸，能溅起层层涟漪，使人有一种大感、动感。

如他的《运河·长城》：“一个由北向南/ 卷云吐翠，蜿蜒奔涌 /一个由西向东/ 攀绝爬陡，迤迤雄风 /一个凹一个凸/一个动一个静/仿效兽形拼凑的膜拜/在穿越时空的呼啸中/尽显大气磅礴的恢宏/东方视野，舞动着/挥血抛泪的两条长虹”。诗一开始就抓住了对“运河”和“长城”印象最深刻最生动的东西，进行了风驰电掣、如飞如动的描述和渲染。接下来叙写时代的变迁：“孟姜女的恸哭，被吸入/夕阳恹恹的一抹残红/隋炀帝满载歌舞的彩船/积厚了怨怒，也化作/河底龟裂的一缕空蒙”。仅两句，却如闪电般穿越读者的记忆，击发出无数历史画面，使人浮想联翩，感慨万千。接着作者又“蘸足”了骄傲的情感写了今日的长城和运

河之神姿：“长城/吓矮了覬觐，挺直了威严/高傲着千载不倒的惊醒/运河悠悠，桨声灯影里/摇曳着幽燕吴越的绵绵乡情”。读到此，长城、长江、运河、黄河等无数“江山如此多娇”的镜头在眼前闪过，自豪之气也在胸中升腾。最后作者直抒胸臆：“每到风雨之夜，睁大彻夜难眠的眼睛——看夜空龙在穿行”，此时，读者的心不由随作者进入了“一片神行”的境界：看到了龙的腾飞，听到了祖国前进的滚滚车轮声。

《为英雄雕塑》（歌颂“非典”期间那些为人民牺牲的白衣天使），也是以气韵取胜的诗作：“我站在/二十一世纪的手架上/蘸着谢忱和敬意/蘸着感激与骄傲/为白云裹着的圣洁/雕塑”起句就大气回荡，如大鹏一样张开了欲飞的翅膀。在回忆了一个个“灿烂的生命，悲壮地常青在烈士陵园的怀抱”之后，作者满怀深情“以一个中国公民的良心，用虔诚/为归来或永远再不会归来的勇士们/洗却疲劳，为英雄塑雕/我的锤声脆响在白云下/激扬大海/震撼山坳……”诗人惊天动地的“锤声”，在读者心中激起了强烈的共鸣——“白衣战士，我们心中永远的英雄！”于是不朽的雕像已在读者眼前耸立。全诗气贯长虹，韵如涛起，产生了无限的生命张力。

以气韵取胜的诗，往往给人一种站在钱塘江边观海潮般的震撼。

二、超逸的神韵

“神韵”，简单说就是“自然传神”，“意味深远”，其特点是“画中有画”，“布势”呈“势敛”，带给人的是深感和静感。神韵超逸的诗，往往有“我在画中，画在我眼”之意境，读罢常有一种琼浆入心般的美的享受。

如《茶》：“喷云吐绿/栉风沐雨/被一双巧手/搓揉的卷曲含蓄/辗转千里万里/又让一杯滚烫的问候/唤醒沉沉睡意/任命运升华沉浮/却像个飞天少女/旋转得妙曼迷离/我大悟——茶/她以清纯和芳菲/洋溢着同样被搓揉的叹息/人茶同曲——/淡中有甘/苦中有喜”。

再看《雾》：我走进/奶油的乳白色里/走进/乳白色的小树林里/……我迷失了方向/索性躺在树林里/身底下的小草/轻搔着我缭乱的记忆/一只小鸟飞来/撞在树上——死了/我俯身捧起它/捧起这个葬送在迷雾里的美丽/血顺着它的嘴角儿/染红了我的深思/也染红了/姗姗来迟的晨曦/我用我的泪/为它做了最后一次洗礼/黄土埋葬了它/也埋葬了昨天——/我们这代人的不幸和痴迷……

这两首诗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清新淡远的意境。《茶》表面看来是写茶的生长、制作，最后被“一声滚烫的问候”完成了的“生命历程”。然而读者却在“人茶同曲”的图画中品出了“人生如茶”况味，给人一种“犹矿出金，万取一收”的感觉。《雾》则以雾天中，一只小鸟被撞死和被埋葬的画面为焦点，之后天人合一，映出了另一画：倒掉用泪酿成的苦酒，将昨天的“不幸和痴迷”连同小鸟一起“埋葬”。到此，言已尽而意未止，犹如从荒野中流出一湾溪水，抚过读者的心田，生出一种叮咚作响的无穷神韵。

三、浓郁的情韵

朱新民的诗之所以给人“荡气回肠”般的感受，我想除了诗的气韵、神韵因素外，更重要的应该是受到“情韵”的浸润和感染。

情韵，起初多指和谐悦耳的声音，引申后表达一种独到的情感悠扬的审美状态。一首好的诗歌作品主要是看它的灵魂，而灵魂离不开情感的表达。诗意的语言，精妙的形式，唯美的意象，都是灵魂的奴仆。没有灵魂的人是行尸走肉，缺少情感的诗是无病呻吟。诗歌理论一向有“诗言志”、“诗缘情”、“情动于中”、“发乎情”之说，这些无一不是把感情视为产生诗的原因。作家凯尔纳说过：“真正的诗歌只出于深切的所炽着的人心。”在新民的诗歌中，虽然也有“小我”短暂的忧戚，但却难掩心灵之泉浇灌的勃勃生机。他的诗没有风花雪月的小资情调，笔端流出的多是“大我”的浩然之气，浓郁之情。

“东方龙的神威/横空出世/忽拉拉腾出一片哗然”，“我攀上高山之巅祭拜/泪水冲刷山岩/我扯出一颗鲜红的心/作巾/对着漫天星斗/轻拭着/母亲晶莹的喜泪”（《天祭——为中国成功举办奥运而作》）。作者热爱祖国母亲的赤子之情如烈火一样在字里行间燃烧，在读者心中也激起了如除夕夜鞭炮齐鸣的爆响。“我抱着牧羊鞭杆儿/在叶落夕阳的荒凉里/寻找美好，光阴如刀/刺伤的渴望里/盼一声惊雷/震惊广袤”，“可今日毕竟不是昨天了/松柏挺直的国格，决不会/让天平于倾斜中再度嘲笑/中国伸开双臂，真诚/已编织成地球的经纬线/将世界的各种肤色/紧紧环绕/永远拥抱……”（《梦圆今宵——经济开发区速写》）从诗句中，我们似乎看到了诗人那双企盼家乡巨变的饱含深情的眼睛，听到了为“挺直的国格”而欣喜的砰砰心跳声；再看《正月花会》：“鼓点密/笛声细/撒欢扭的乡里人/嗓门儿淌着蜂酿的蜜……腰上的雄风手上的茧儿/扳弯了苍白/迎来开放和欢喜……”读到此，隐隐觉得有一种贺敬之写的《回延安》的味道，在热闹的场面中，我们不仅感受到百姓欢庆“好日子”的激情焰火，而且找到了燃点——作者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热爱生活的火辣辣的情感！

诗人于坚说：“一首诗就是一次生命的体验，一首诗就是一个活的灵魂，一首诗就是一次生命的具象。”朱新民历经坎坷，生活中经历了许多磨难，可贵的是他没有被痛苦的阴云遮住双眼，而是总能从中发现明丽的光色，擎出一束橘红色的火焰来。我很赞同作者明磊《在苍茫的时空里吟哦——诗人朱新民印象》文章中的话：“发现是需要本领的，需要敏锐的。而这种敏锐和本领的前提，是对于生活的刻骨铭心的难分难舍的爱。”

客观地讲，新民种出的花并不是每朵都韵味悠长，加上我摘取的只是其诗歌中的几个花瓣，还很难闻出整个花园的芬芳。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已在多姿多彩的文学原野上建起了带有自己风格、明丽夺目的“诗歌公园”。作为园丁的他，一只脚踏在圣洁的艺术殿堂，一只脚踏在现实生活中，有了这双重的滋养与锤炼，加上他的智慧与执着，坚信他的诗歌定会追寻着阳光，沐浴着晨露，绽放出更加醉人的馨香……

（责编：李蔚兰）

两个尊贵灵魂的相遇相守

周淑艳

很久没有读朴实如一杯老茶一样的小说了，很久没有读一读便进入状态的小说了。翻开这本有着朴素封面的《老三》，真实、细腻的描写让我以为这是作者的亲身经历。

老三是一只狗，给一只狗赋予“老三”这一人性化的名字，是狗的主人鹰岩，也是作者对一只狗，对一个生命的尊重。老三也确是鹰岩肝胆相照的朋友，是共苦共难的亲人。在那个波谲云诡的年代里，老三与鹰岩在卧虎崖大队共同经历着时代的变迁，见证了人性的美好与阴暗。

老三是一只有情有义的狗，一只有尊严，明是非的狗。它咬死潜藏在孩子身边两米长的大花蛇，英勇解救落水儿童，村人给予它英雄般的敬重和爱戴，被视为大队的一员，享受大队社员的一切待遇。当读到村里召开全体社员大会“决定每月发给它一份40斤壮劳力的口粮”时，不禁心头一热，这是淳朴的乡人对恩情的隆重回报啊。老三当然不懂世态的险恶与人性的复杂，但它心里有好坏，对赵大妈、杨大爷这样的好人，老三充满信任和依恋；对鹰岩，老三付出的是全部的情感和生命，忠诚守卫，生死相随；对坏人，老三机警狡黠，嫁祸苟石，偷袭董山花的举动让人感到可笑又解气。

小说中描写的老三的爱情令人动容，我愿意称之为“爱情”。老三这只不寻常的狗与一只母狼结为夫妻，便做了个响当当的大丈夫，为解妻子危难，它机智找人救母狼脱险；为保证怀孕妻子的营养，它自己“节衣缩食”；妻儿被无良猎人困住后，它苦心营救。深夜，“老三带着母狼和两个狼崽齐刷刷地站在门前”，这一幕颇有认祖归宗的味道。老三忠诚地尽着自己做丈夫和父亲的责任。读罢，不由感叹，同老三相比，现代人对婚姻，对家庭的责任感却有着许多的不靠谱儿。

小说中所表现的狼性颠覆了我们对狼的认识，老猎人杨大爷说：“狼是非常通人性、讲感情、是非分明的。只要人不主动去伤害它们，它们是不会轻易进攻人的。”母狼获救后“挣扎着爬到我们脚下。闻了闻我们的裤管，继而前身匍匐在地，后身缓缓拱起，向我们重重地点了点头。”老三携妻带子来看望鹰岩时，“10只眼睛相互凝视，活像困境中的一家人，相互慰藉，相互体贴，又依稀懂得前程未卜，生死别离！”人与动物相契相合，这样的情景与人何异，而人间又有几多这般真情？有一个词叫“狼心狗肺”，真真的冤枉了这两种动物。我们实在没有理由轻视一只狗或是一只狼，因为它们拥有高贵的灵魂。在狼和狗面前倒是有些人的心肺狼毒而肮脏。小说中的欧阳潘为了个人利益，谋害忠良，干尽伤天害理之事。动乱的年代恰是一面镜子，丑陋与良善都一览无遗。有时，人不如狗，人不如狼！

老三的忠诚对应的是中正仁义之士，小说中的鹰岩在人生的巨大磨难面前，在黑白颠倒，奸佞当道的时代面前，保持着一个正直的人，一个共产党员的良知和操守。作为一名教师，一个小时候经历过复式班的读者，读到鹰岩在卧虎崖小学教复式班的情景亲切又感动，“每天当我为一年级上课时，必须同时安排好二、三两个年级的预习和作业。在给下一个年级上课时，则必须为上完课的学生做好安排。下午，我坐在教室里，一面看着四年级学生复习功

课，随时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一面要完成收交上来的一年级学生课外作业的批改工作。”

“每天的8节课，直教得我嗓子冒烟，两腿酸软。晚上还要批改二、三年级学生的作业。一天下来，真是累得筋疲力尽，常常连饭都不想吃。”至于更新桌凳，修缮门窗，制作校牌，安排体育活动，做广播操，升国旗等一系列举动，更是彰显着一名人民教师的责任与担当。在作者细致、传神的描写下，读来仿佛身是卧虎崖的一个学生，一名乡亲，目睹着鹰岩老师治学从教，为人师表。这样的主人，老三值得拥有！

在政治斗争中，鹰岩在赵大妈等人的引领下逐渐成熟，他坚守信仰，坚守道德，与欧阳潘斗智斗勇，一次次的言语交锋读起来痛快淋漓。鹰岩落难不落志，他身上的凛然正气和仁义勇敢赢得了卧虎崖村民的敬重，也赢得了姚玉含、李亚男等女性真诚的爱。妻子欧阳敏虽然软弱，但对鹰岩的爱却是由衷的。我甚至认为小说中以反面形象示人的董山花对鹰岩的爱也是出自真心。董山花可恨可悲，但这并不妨碍她对一个好男人的向往。读董山花让人在愤慨中又不由生出同情，如果不是时代与命运的悲剧，也许她只是一个寻常的安稳的村妇。

在信仰匮乏的当下，《老三》无疑给了我们慰藉和力量，作者在小说的结尾部分写道：“我们这一代人，唯一可以自慰的，就是在千难万苦中挺直了腰板，守住了人格，维护了尊严，从而把握了生活的真谛……”小说里面有着作者鲜明的态度和历史观，有着作者正直、温暖的情怀，卧虎崖是当时中国社会的缩影，但最黑暗的天空也遮不住美好人性的光芒，就像卧虎崖的人与狗。鹰岩与老三正是两个尊严而高贵的灵魂的相遇相守。

或是作者有意为之，感觉这部小说没有写足，宏大的框架没有填满，让人读来深感意犹未尽，总希望能读到一个更为丰满厚重的故事，那就期待张保庆老师的下一部作品吧。

（责编：孙玉茹）

浓情淡香扑面来

——赵学俭散文、小说印象

孙玉茹

第一次见到他，是在一位文友为评上高级职称举办的朋友聚会上，当大家纷纷用语言表示祝贺时，只有他站起身微笑着向文友献上早就准备好的一束鲜花。那次我只记住了他浓重的天津口音和谦恭的笑脸。第二次见到他是在文联举办的联谊会上，当主持人宣布李克山老师获得“何二水”教育文化奖后，又是他站起身手捧一束鲜花表示祝贺，依然是天津口音和谦恭的笑脸，与上次不同的是，系鲜花的一条红绸带上写着他的名字——赵学俭。而真正认识他，是读了他的作品之后。他虽然花甲之年才开始在文学之路上起步，但三年内竟在《中老年时报》《武清资讯》《运河》等报刊上发表了30余篇文学作品，其数量之多不禁让我这样的老作者都为之惊叹。而更让人瞠目的是，在他的作品中，很难看出初学者的娇柔与造作。

尽管风格不同，色彩各异，但都蕴含着真挚的情怀，散发着淡淡的清香。

读着他的散文，仿佛走进鲜花盛开的原野：有玫瑰，也有野菊；有五色花，也有星星草。写“游历”能做到情景交融，“岁月漫步”能引人入“境”。“我痴迷夏日里南运河的黄昏。太阳火红火红的渐渐西落，映出一片火烧云，映得河水金光闪闪，像散碎的金子撒得无边无际。河面上荡着一叶渔舟，男人站在船舷撒网，女人蹲在灶前添柴煮饭，袅袅炊烟带着柴禾的青涩香气弥漫着……”（《南运河畔的往事》）读着这灵动形象的语言，不仅眼前浮现出了美丽的画面，闻到了乡土气息，而且还感受到了他渗透在骨子里的浓浓的乡情。如果说读他的游历散文（如《漫步成都“宽窄巷”》、《走进新汶川》）如欣赏一幅幅优美的风情画，那么读他的回忆性散文则是黑白片的电影镜头在眼前闪现。“昨天还穿着白大褂在医院里呢，转脸就蹲在集市上卖起小衣裳来了，丢面儿！……头上戴了一顶草帽，把帽檐拉得低低的，我曾在那边搞过四清，生怕见到熟人。一会儿把裤衩背心摆在东边，一会又挪到西边，整个上午倒腾了四五个地方。”（《我家第一台黑白电视机》）语言质朴无华，但读者却从中看到了作者热爱生活又颇感无奈的心灵轨迹。由于他真切地写出了对历史“这一个”的记忆，并“写得使读者看到语言描写的东西就像看到了可以触摸的实体一样”（高尔基），所以和他同时代的读了他的《吃派饭》、《打麻雀》、《拾废铁放“卫星”》、《我当“扫盲”小老师》等文之后，也溅起感情的波澜，不由沉浸在了历史感怀之中。

作者的思想感情，在散文中像一股股流动的汁液，在小小说中则是激发选材“触点”和推动情节展开的风。如他的《那一捏儿家乡的土》，就是通过写“拇指与食指给每人捏一捏儿”家乡土，来表达台湾老兵对故乡浓得化不开的思念之情；又如《阿秀》，写废品站的阿秀几次“倒垛”为“大姐”找“红鞋盒”装的存折，按常规结局定是在“垛”中找到。但作者却由此荡开，写她白忙活了半天，最后只是帮大姐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线索。先关上一扇门，接着又打开一扇窗，这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的结尾不仅让读者看到了人物的大善，而且隐约感到作者对真善美的高层次追求。

生活中有这样的现象，热爱文学，却疏于写作；坚持耕耘，却难出佳作。而赵学俭却是另一种，执着耕种且佳作不断。他说，自己起点并不高，第一篇稿“像是工作总结”，之后是在朱新民等编辑老师指导下才有所提高的。我想，他之所以由“好吃”者变成“厨师”，并不断向人们捧上他精心雕刻的朵朵“鲜花”，除了老师的指点之外，主要是他有一种努力探索和不断追求的精神。老话说得好，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如今，尽管他的一些作品的结构还略显“模式化”，尽管有的散文还缺乏“智慧的悟”，但都不影响他作品淡淡的香气。虽不浓烈袭人，但却清新诱人。

“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相信，在他的苦心经营下，献给读者的鲜花定会越来越多，越来越美。

（责编：李克山）

等待春天 外一篇

冬天里，生命在风刀霜剑下不断地挤压着自己。但尽管如此，它心里的火种却从未熄灭，只焦急又雀跃地跳动着，等待那个可以绽放每一分华彩的春天。

一题记

钟荧

我曾经不甚理解，为什么自己要在每个冬日的清晨或月夜抱着书本匆匆走过。甚至来不及捧杯清茶在窗前发呆着消磨掉一下午的时光。那些理论与公式还在排着队被我的脑海包裹，我却更像漂浮在它们的海洋之中。有时合上一本习题，搓搓僵硬的脸颊，会向窗外望去。那里，阳光温暖，蔷薇灿烂，葱郁的草丛散发出淡香，世界的春天如此美好。我却仿佛与之隔了一面墙，停留在冬日的彼岸。

不是不焦急的，我牵着青春的裙边，却无法如她轻盈而耀眼。梦想对于现实本就过于沉重，从现实奔向梦想的路途又霸道地掠夺了每一分光芒。很多次都想停步转身，那些迫切的渴望又逼我隐忍着向前，望着身后同伴离去的身影，想出言叫住，却最终沉默，只在心中叹息，安慰自己说：“罢了，这是一场孤独之旅。”然后继续一个人，安静地等待。

等待又不仅仅是焦急，那些雀跃的微小的希望如枯井里的一口甘泉，在茫茫的未来面前愈发显得撩人。我做过无数个关于春天的梦，青涩的柳丝在我面前飘过，在熹微的晨光中甚至有些晶莹。我看见柳丝影里的大学，一刹那的感觉却不只欣喜。手在梦中轻轻拂过，眼底却只有一句：“春天来了。”

梦醒时分，我会对失落露出一个淡淡的微笑，然后将记忆小心封藏起来，作为等待时偶然接到的珍宝。

白日里，却连梦的浪漫都不再有。理智的阳光照耀下，一切都像永不停止的木车，咯吱吱地碾过一个个土坡。我依旧日复一日地重复着应做的事情，年复一年地等待，不过这次，再无疑问。

如未完成雕琢的玉器，在刻刀下于木屋中平静地忍受着琢磨。青春也不再轻薄地飞扬，只坚守着心中的火种，等待那个因生命的华彩而姹紫嫣红的春天。

人约黄昏后

钟荧

很多人叹息忙碌的节奏似一锅滚水，冲淡了几千年节日渍在人们心底的精华。甚至连一向弥散着爆竹烟火的年味也一年年失落，却很少有人觉得正月十五也在失去它原有的味道。春节的最后一天，人们不舍地向慵慵懒懒的日子告别，准备穿好制服，投入到一年之计在于春的谚语中去，到底不太甘心良宵飞逝，于是无论如何也不愿省下这最后一场欢。

虽然是最后一场，它却并没有暗淡匆忙的意思，与除夕乃至初一那气势恢宏的主建筑相比，正月十五便像宫殿收束处一角精巧的拜月凉亭。你看那斗拱廊柱，纤巧细弱之处惹人怜惜，却又不肯随意挥洒了去，而是细致地一笔一划都要做到完美。这时再有人过来告诉你，这亭子是千年来多少人心血萃成，你再望那梁间壁画，是否看到了更多呢？

这亭子，从西汉文帝那里开始动工。那个开创了文景之治，让大地上的生灵从先秦战火中喘息过来的皇帝，最喜欢在这一日出游，看到百姓们欢喜地挂起花灯，将五彩的焰火掷向天空，他能体会到他们从内心中散发出的敬仰与爱戴，这让他觉得自己所做的一切值得。于是皇帝朱笔一批“每当正月，万国来朝，留至十五日于端门外建国门内，绵亘八里，列戏为戏场”，“从昏达旦，至晦而罢”。开启了那一夜鱼龙舞的狂欢。

“去年元月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

说的便是在灯火通明的欢乐海洋中，不知是谁家的小女儿，偷偷派丫鬟递了帕子，与心上人约定了在黄昏时刻，共同出来游览胜景。这黄昏并不是如今人们所知的日落时分，两个年轻人也没有并肩共看夕阳红。在他们那个年代，黄昏是戌时的特指，即现在的晚7点至9点，从华灯初上到烟花最繁密时，正是盛宴中最令人难忘的时刻。从家中溜出来的韶华女子，微微得意地望着身旁艳红与明黄交织出的风景，心中却略略焦急地盼望着，直到在人海中渐渐慌乱，蓦然回首，灯火阑珊处对上了一双熟悉的温和笑眼，这才放下心来，顾得上扬起手中的莲花琉璃灯，挡一挡娇羞绯红的脸颊。

不过这一年元月，早已不是汉文帝的时期，这首诗流出来时，已经到了宋代，元宵节也有了另一个名字：“上元节”。这喜庆热闹的节日却是被一向清净的道家所冠名，“天官赐福，地官赦罪，水官解厄”，这赐福的天官便是在上元节之时接受祭祀。不过想是被这些平民俗世里的快乐感染，那戴着高帽子躲在云后的神仙也在这一天喜乐起来，并以正式的身份说：“在这一天，我们燃花灯吧。”

时光不断旋舞，转眼就到了现在。傍晚，我用筷子小心地挑破汤圆黏黏的表皮，黑芝麻泛着柔光软软地流出，点缀在暖玉般莹润的糯米上，完成一个甜美的弧度。我却来不及仔细欣赏，一口吞下，在微烫的疼痛中体会所有的香气，身边已经有人在催着出去看焰火。漆黑的天穹顶上，月亮在高寒处静谧着。下面，是一朵朵绚烂饱满的烟花。

这一年出去，也正是黄昏时节，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年轻的男孩女孩在灯下相约。但是，全小城的人，在这灿烂的天空下，在这明亮的黄昏后，都已悄悄约定了。

（责编：李克山）

风雨之后是彩虹

徐 颂

他独自一人走在街上，车辆川流不息。他哭丧着脸，手里拿着自己设计的产品图纸，耳边萦绕着刚才那家公司的老板说的话：“很抱歉，我们很欣赏你设计的东西，但你技术入股的要求我们不能答应……”

这已经是这个星期以来第五家公司拒绝他了。几个月来，他为了这张图纸没日没夜地工作，这张图纸几乎倾注了他全部的心血。本以为可以凭借着它来改变现在的困境，让自己的生活过得好一些，但现在看来，这似乎很困难。他现在的心情就像这灰蒙蒙的天一样，暗淡、压抑。

他怎么想也想不通：难道自己的付出就不能与回报成正比吗？难道自己就真的会一事无成吗？他越想越压抑，冲着天空大喊了一声。

似乎是他的喊声惊动了上天，原本就阴郁的天空更加的阴沉了。几声闷雷之后，豆大的雨点从天而降。他没有带雨具，慌不择路地跑进了对面的一家商店避雨。雨越下越大，瓢泼似地洒到地上，汨汨地流向洼地。他觉得自己的设计成果就像这雨一样，马上就要付之东流。看着眼前这雨，他陷入了沉思。

突然，一对男女闯入了他的视线。男的上身穿了一件白色的背心，底下是一条黑色的裤子，裤腿上还有些泥；那女的穿了一身碎花的连衣裙，两人都戴着一顶草帽，一看就知道是农民。那男的冲着那女的说：“这雨来的还真及时呀！旱了这么久，地里的庄稼都快死了，幸亏来了这么一场大雨呀！”女的显然也很高兴，边乐边说：“是呀，前几天我还在发愁今年粮食要减产呢，不过，这雨过天晴之后，庄稼就会缓过劲儿来，然后就会疯长的。”

听了他们的谈话，他顿时醒悟过来：这几次的失败不就像这场雨吗？看似挫折，其实是自己成长路上所不可或缺的营养剂，只有用了这营养剂自己才能更加茁壮地成长。“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人这一生，没有谁会不跌入低谷，关键在于怎样走出低谷。面对挫折，要想尽一切办法去战胜它。无论怎样，雨过之后天就会晴。

想到这，他觉得脸上暖洋洋的。抬头一看，雨已经停了，太阳渐渐从云彩中露了出来，一道美丽的彩虹挂在天空，虽不甚清晰，却格外动人！拿着手中的设计图纸，他大步走向下一家公司……

（责编：李克山）

走过那一个拐角

王明玮

拐角，有很多含义。比如：你玩游戏“贪吃蛇”，遇到拐角就要拐弯；你走到某个胡同的尽头，也要拐弯；你围着一个方形的物体转的时候也要拐弯……

“拐角”，在人生中的意义就是一个转折词，一个改变人生命运的词。而每次的“拐角”都会让我瞬间明白了人生中的某种意义。

那一次是我小学六年级最后一次返校。我们都装作若无其事地在学校楼道里乱转，从一楼转到四楼，从四楼转到一楼，希望能遇见老师，希望最后印下母校和老师的样子，直到累得走不动了。后来，有的学生直接去帮老师干活了；有的跑到办公室，趴在老师的桌子上哭了好久；还有写些东西来表示不愿离开母校和老师的心情。

我在四楼和三楼疯狂地来回跑着帮校长和老师干活。返校完毕，两个班的同学都相继排队回家了，而我想再为母校干点啥。当我送完他们后在校门口回头的那一瞬间，“消失”在了桥头的拐角，那时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普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更没有永远都可以上的六年级。

另一个是在一个“肯德基”的拐角。那天妈妈带我去逛街，就在“肯德基”的店门口，我看到了一个衣衫褴褛的老奶奶坐在那里。我的脑子都没有想，就把买书的十多块钱给了老奶奶，老奶奶只有不停地说“谢谢”。过了一会儿，“肯德基”店里出来两个人，把老奶奶给撵走了。妈妈说：“这些人没有爱心，竟把一个无依无靠的老人家扔到了马路上！”我走到“肯德基”拐角的时候回头望了一眼那个老奶奶，一下子又明白了一个人生的道理——人与人之间如果多一点关爱，世界上的犯罪和战争应该会少一点吧。

每一个拐角，都会让我明白人生的一个道理，使我不断成长。

莫叫生命空空走过

周媛

生命如金，也如水。它是珍贵的，却又因为人们的无知而变得稍纵即逝。从小到大，在我心灵的深处已经有无数条生命从我身边轻轻走过，让我对生命的价值感受颇深。

历史课上常讲起人类的进化史，语文课上女娲造人也不是第一次在耳边响起。生物的定义

义是有生命的物体，可是生命是什么呢？生命是神秘的，美好而未知的，就连我们人类最高级的生物都百思不解。

生命有时是很脆弱的。没有人会忘记2008年5月12日那一天，四川人民及全国人民的心在5秒间破碎了。8级，是一个令人畏惧的数字。5.12是一个令人可悲的日子，若不是当时的我还是个离不开母亲的孩子，我宁愿去当那用生命助人的志愿者。我愿意撑起一个蓝色的帐篷，为他们的心灵再造一片蓝天；我愿意为他们端上一碗热汤，为他们赶走失去亲人的寒冰。

生命不会和你开玩笑，可是也不代表你不会和他开玩笑。也许你并不知道珍惜自己的生命，最后却害了那个释放生命的你。无论怎样，没有人拥有掌控别人生命的能力，唯有你自己紧握着打开自己生命之门的钥匙。但如果你真的把自己的钥匙送给了他人，同样也没有人有能力挽救你。

生命快而轻地走过，抓住它是我们唯一的目的，因为我们要为生命画上亮丽的一笔，生命并非用来虚度，享受的。我们要利用它，它是一种权利。把握生命是每个人的职责，不要让生命轻轻的与你擦肩而过。

（责编：李克山）

首届“武清·李润杰杯”

全国快板书大赛启事

一、主办单位：中国曲艺家协会、天津市文化广播影视局、天津市文联、天津市武清区人民政府。承办单位：中国快板艺术委员会、天津市曲艺家协会、武清区文广局。协办单位：天津电台文艺频道、天津电视台《鱼龙百戏》、《今晚报》社。

二、活动意义：我国著名曲艺表演艺术家、曲艺作家、曲艺改革家李润杰先生出生于武清区大桃园村，是快板书艺术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他创作并演唱的快板书《劫刑车》、《抗洪凯歌》、《立井架》等佳作，脍炙人口、家喻户晓，形成了“平、爆、脆、美”之高超而精湛的李派艺术风格。举办首届“武清·李润杰杯”全国快板书大赛旨在新时期进一步振兴和繁荣快板书这一重要曲种，不断推动我国曲艺事业的发展，弘扬民族优秀文化。同时，随着近年来天津市武清区经济社会的不断进步，文化广播事业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结出了累累硕果，举办首届“武清·李润杰杯”全国快板书大赛也必将会进一步提高武清区社会知名度，在较大范围内宣传推介武清，扩大武清对外影响。

三、活动安排：活动分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2013年4月12日至5月30日）为作品和节目的征集报送初评阶段；第二阶段（6月10日至15日）为报送作品的筛选复评阶段；第三阶段（7月3日至6日）为快板书大赛决赛颁奖阶段。

四、奖项设置：本次大赛设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和特别贡献奖若干，组委会届时将颁发证书、奖牌和奖金。

五、首届“武清·李润杰杯”全国快板书大赛组委会名单：

名誉主任：姜 昆 中国曲协主席、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主 任：董耀鹏 中国曲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秘书长

金永伟 天津文化广播影视剧副局长

李伯怀 武清区人民政府副区长

委 员：曲华江 中国曲协分党组成员、副秘书长

张志宽 中国曲协快板艺术委员会主任

黄 群 中国曲协研究部主任

刘晓梅 天津市文化广播影视局社文处处长

李少杰 天津市曲艺团国家一级演员

尤鑫栋 天津市武清区文化广播电视局局长

秘书长：黄群 （兼） 尤鑫栋 （兼）

评奖组：组长 刘 冰 中国曲协研究部干部

演出组：组长 哈 达 中国曲协组联部副主任

宣传组：组长 杨晓雪 中国曲协研究部副主任

接待组：组长 黄德龙 天津市武清区文化广播电视局副局长

2013年4月12日